

國學名著

售廉價低 版本可靠 字體清晰 閱讀便利

競賣預約

預約愈早——收費愈少（樣本備索）

▲分購各書預約半價		▲合購六種優待辦法（廿四年訂）	
影印 資治通鑑	一千一百二十五頁 洋價十元 紙收五元 已出書 寄費四角六分	在六月底前預定	半價外再打八折 原價十七元 特價十七元
影印 續資治通鑑	一千二百餘頁 洋價九元 紙收四元半 十月出書 寄費四角六分	在七月底前預定	半價外再打九折 原價十七元 特價十九元
影印 四史	一千零七十八頁 洋價八元 紙收四元 七月出書 寄費三角八分	在七月底後預定	一律半價 原價十七元 特價廿二元
影印 文選	計五百頁 洋價四元 紙收二元 八月出書 寄費二角三分		
影印 十三經注疏	一千三百九十三頁 洋價十四元 紙收七元 十二月出書 寄費六角一分		
足本 龔定齋全集	計四百零四頁 洋價二元 紙收一元 已出書 寄費一角五分		

合購名 加贈 資治通鑑讀法 王編歷編 一冊
著六種 國學講話 王編歷編 一冊

如同時預約二種以上者亦得照前項折扣通融辦理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廿日 收到

學術世界

第壹卷
第三期



世界書局印行

曉望諸君入聖做學我為幸
 莊人不你一字、遠獲留大劫標林
 古而務究石第奇獨我亦一值且
 持取法病並起龍教山中苦日考
 與生薛子除烟

元僧詩

牛車記

目 要

陽明學為今時救國之本論 唐文治
關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之討論 鄭師許劉祖仁
科學化與八股化 陳柱
心齋格物論 唐文治
光度與工作效率及工業災害 陳一百
古屯城考 潘仰強
讀易誌疑 李源澄
兩漢書經說考(續) 蔣庭曜
研究論語答問下(續) 陳柱
古詩十九首新箋 王繼塵
韓非之時代背景及其學說淵源 陳千鈞
考古學研究法(續) 鄭師許胡慶椿
虹廬筆乘 黃寶虹
文苑 汪吟龍葉長青馮振等
論學書四首 張其淦張爾田吳經熊等
理堂家訓 焦循遺著
講壇 唐文治
世界學者介紹 陳松英等
世界學術消息

學術世界雜誌簡章

- (一)宗旨 本刊以闡明學術發揚文化為宗旨
- (二)內容 本刊門類暫分如下
 - 一 通論
 - 二 述學
 - 三 文苑
 - 四 專載(刊布前人遺藁)
 - 五 通訊
 - 六 談叢
 - 七 世界學術消息
 - 八 世界學者介紹
- (三)體裁 本刊行文力求明暢雅潔辭足達意為歸惟一律須加新式標點符號(文苑欄例外)
- (四)文責 本刊由發起同人擔任編輯其文字由作者箇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 (五)來稿 本刊由發起人編撰外並收外間來稿投稿祈逕寄上海徐家匯交通大學 陳柱尊 鄭師許 先生收但承登之稿暫以本誌為報酬惟已登之稿請勿投寄

學術世界編譯社啓事

敬啓者。本刊創辦伊始。諸多草率。聞見未周。學力未逮。大雅君子。進而教之。幸甚幸甚。謹啓。

學術世界編譯社徵稿啓事

敬啓者。本刊原為同志數人所創辦。委託世界書局印刷發行。為月刊性質。除由創辦人自撰稿件外。極歡迎全國學術界同人惠賜鴻文。以光篇幅。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邦人君子。幸鑒愚忱。謹啓。(投稿規約並收稿地點詳見本刊簡章中)

學術世界編譯社啓事

凡各雜誌社如與本刊交換。請逕寄上海海格路交通大學內陳柱尊先生收轉為荷。謹啓。

學術世界編譯社啓事

本刊蒙各大著作家惠賜鴻文。無任感謝。凡本期以限於篇幅未能登載者。以後當次第發表。敬祈原諒。並望源源賜教為荷。謹啓。

坐看千起時
 王元吉日寫唐人
 詩卷為
 廣州世界社詩友之一
 黃賓虹印



黃賓虹先生山水

本社珍藏

辛丰骨刻辭 (一)

正反兩面一刻辭一花紋為殿
 虛最近出土聞已流出外洋云

(二)

惜已折其上字亦毀虛最近出
 土今在估人黃某手頗新惜云

東莞鄭氏四部書齋藏



新羅山人真蹟



黃賓虹先生藏

學術世界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 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論……………唐文治
- 關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之討論……………鄭師許 劉祖仁
- 科學化與八股化……………陳柱
- 心齋格物論……………唐文治
- 光度與工作效率及工業災害……………陳一百
- 古奄城考……………潘抑強
- 讀易誌疑……………李源澄
- 兩漢書經說考(續)……………蔣庭曜
- 研究論語答問(下)(續)……………陳柱
- 古詩十九首新箋……………王緝塵
- 韓非之時代背景及其學說淵源……………陳千鈞
- 考古學研究法(續)……………鄭師許 胡肇椿
- 虹廬筆乘……………黃賓虹
- 文苑

文五首

汪吟龍 葉長青 馮振 陳柱等

詩二十九首

黃寶虹 陳衍 汪兆鏞等

詞曲六首

王玉章 章楨等

論學書四首

與陳柱尊教授論老子書

張其淦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

張爾田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

李源澄

與陳柱尊教授論諸子書

吳經熊

理堂家訓

焦循遺著

講壇

李遐叔弔古戰場文研究法

唐文治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研究法

唐文治

世界學者介紹

陳松英等

世界學術消息

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論

唐文治

余未弱冠時治性理學。先讀陸清獻三魚堂集。繼讀陳清濶學蔀通辨。張武承王學質疑。陳定齋明辨錄。羅忠節王學辨。吳竹如拙修集諸書。於凡論心論性。專以闡王學爲務。後讀曾惠敏日記。謂程朱之徒。處事過於迂謹。陸王之徒。頗能通敏於事。余時閱世未深。未之省也。迨中年兩遊東瀛。究其立國之本。則自崇奉王學始。遊其書肆。覽其書目。爲王學者不下數百家。其數遠過於吾國。爲之驚歎不置。夫視國者非徒審國勢探國風問國制也。必研究其國性。考王學之入日本。傳自朱氏舜水。朱雖籍隸姚江。實未嘗專習王學。而東鄰得陽明之學說。推衍張皇。以激厲其國性。遂成霸業焉。揚子有言。彼我易處。未知何如。余於是反觀默察。以彼邦之國性。與吾國之國性相較。乃知盛衰興廢之由。固大有在。而致良知之學。決然可以救國。知行合一之說。斷然可以強國也。曩編陽明學術發微。既詳其緒。茲復論其大綱。冀我國人猛省焉。

曷謂致良知之學可以救國也。吾國民所以泯滅其良知者有三端。一曰貪鄙心。二曰昏昧心。三曰間隔心。因貪鄙而昏昧。因昏昧而間隔。有己無人。而國性乃日益戾。陽明之教。首以拔本塞源祛人之貪鄙。其言曰。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

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見陽明學

術發微

更復激厲氣節喚醒人心。其言曰。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

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

見陽明學術如發微卷一

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是人欲以漸淨盡。不爲風氣所撓。乃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由淺入深。如鏡之明。如淵之淳。而熒之時。昏昧日消。間隔乃日去。於是人已一貫而天下定。且夫良知者。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其內心而言之。則有事物已往之良知。有臨事警覺之良知。有事物未來之良知。見其過而內自訟。有不善未嘗不知。則已往之良知。不遠復而無祇悔矣。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則靜慮動直。臨時之知覺靈明矣。事前定則不困。道前定則不窮。先明乎善。則事物未來之良知。燭照而無遺矣。而貫徹之者。尤在好惡之大公。樂記曰。物知知之。然後好惡形焉。此即大學致知之功。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性卽良知也。良知順人之性。則無作好作惡之私。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良知之屬於內心者也。其屬於外心者。良知發於家庭。則爲愛敬。達之天下。卽爲仁愛。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又

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陽明所謂致。卽孟子所謂達所謂充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陽明所謂致。卽孝經所謂通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陽明所謂致。良知。卽中庸所謂致中和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覺周浹宇宙和氣充盈。安有所謂貪鄙昏昧而間隔哉。如是乃可以善我國。乃可以善我國性。是謂大同。

易謂知行合一之說。可以強國也。吾國民習性。又有二端。一曰怠惰。二曰因循遲緩性。每辦一事。今日調查。明日調查。今日預備。明日預備。凡事滯滯不決。墮壞於無形之中。沾沾自是曰。吾以審慎也。不知事機一失。早已審之無可審。慎之無可慎矣。陽明之教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又曰。人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意。意卽行之始。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親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易耶。並見答顧東橋書按孔子言知智仁勇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陽明之教。實本聖門。合自誠明。自明誠而一以貫之。坐而言者。立即起而行。辦事如疾風之掃箒。如雷出地奮而無不動。舉國民之怠惰性。因循遲緩性。一掃而空之矣。抑更有進者。知行合一。則言行無不合一。禮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下將治。則尚行也。天下將亂。則尚言也。吾國議論之人多。力行之士絕少。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文告之繁。累寸盈尺。無一語能見諸

實行。又如爲孝弟之言。其言儼然孝弟也。而所行適與孝弟相反。講廉恥之言。其言儼然廉恥也。而所行適與廉恥相違。色厲內荏。口是心非。遂至相向以欺。相率以詐。上下蒙蔽。百姓怨咨。豈不痛哉。或曰。謹慎小心。古人所貴。如陽明所言。行之太速。不幾鹵莽而僨事乎。曰。不然。夫所謂謹慎小心者。謂行之之時也。非謂迂緩而不行也。以余平日之經歷驗之。凡勇者任事。其能成者十之六七。其僨事者十之三四。然尙可補救也。若游移不定。則無一事能辦。周易所戒。盱豫悔遲有悔是也。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卽知行合一之道也。凡入之心畏縮不前。皆當聞斯行之。此聖門之家法。吾特大聲疾呼。正告國民曰。知而不行。卽非真知。言而不行。不必空言。物恥何以振。國恥何以興。當學陽明之知行合一。

或曰。如上所言。則陸清獻諸先儒之說。皆非歟。曰。是又不然。陳氏清瀾之書。或謂其擠排王氏有爲而作。可置不論。至於清獻諸儒之辨。皆出於不得已也。明隆萬後。無善無惡三教合一之說。猖狂無忌。私心自用。束經不讀。不有以闢之。流弊伊於何底。此末流之過。非王氏之教本然也。見論王錢學派夫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也。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君子立教。譬諸寒暑風雨。各以其時。又譬諸醫家用藥。審其寒燠虛實而調劑之。偶一不慎。施教失其時。行政惟影響。誤哉。權哉。吾國比年來。醉心歐化。科學滂興。學術壹歸於實矣。夫實者宜濟以虛。而用必端其體。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學說。所以運實於虛。而明體達用之大本也。

狂熱疾不服清涼散不瘳。惟无妄之藥貴以誠。不以偽爾。嗟我國民時哉。不可失矣。昔孔子晚年好易。提其要於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者。良知也。易能者。良能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知行合一之道也。孟子舍滕文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欲陶淑吾民之國性。急救吾國之亡。惟有取陽明之學說。上溯羣經。心體而躬行之。毋詐毋虞。猶可以為善國。

子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關孟。關荀。卷二。原道。關管。關老上。關老下。關莊上。關莊中。關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關商。關韓。原名。卷四。原墨。關墨上。關墨下。原從衛。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眾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為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為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為達人。亦可以為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世界書局 精刊古書

- 經傳釋詞 四冊 連史紙 二元二角
- 經詞衍釋 四冊 連史紙 二元二角
- 章太炎叢書 二十冊 連史紙 七十三元
- 胡子衡齋 三冊 連史紙 一元六角
- 老莊正義 六冊 連史紙 四元
- 袁註劉子 四冊 廿四元
- 元四家集 十六冊 十元
- 崔東壁遺書 二十冊 十二元
- 棟亭十二種 二十冊 十二元

(中3)

關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之討論

本刊第一期啓事，本擬於本期出縮短假期特輯。而本期集稿之期，適在六月。此一月為各校學期之總結，研究此問題者，多為各大學教育科教授。以是之故，多無暇為本刊提管，僅得兩篇而已。無以副讀者之望，無任抱歉。編者謹志。

其一

吾國學校減短假期之商榷

鄭師許

本誌欲發刊減短假期特輯，遍徵教育專家及從事教育者之意見，囑為一文，略佈鄙見。余自維於教育一學原是外行，以既經從事教育，自學生時代以迄今茲，三十年與學校為緣，似於此嚴重問題不能忽然置之，因為文以論其事。

茲者在未入本文之先，擬先將民國十年時所成舊文直錄於下，以代說楔。當時余尚肄業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一時見學校放假之多，自維是一貧苦自給之學生，旅費籌措不易，以如許金錢，作無益消耗，遂發憤為之。文成後交教育科同學核閱，羣焉以為此教育專家範圍內事，豈有以全國之大，專家之衆，而猶慮不及此？此中必有至理，非局外人所得置喙。囑勿發表。因將文稿收入，我云如是。蓋書卷一中，祕之絨筵，遂不敢

示人矣。來滬掌教十年，間有與教育院同學論及之者，未嘗不點首稱是。蓋以十年之間，吾國經濟變遷極大，昔之有寬裕經濟之農村子弟可作此不經濟之消磨者，今已不多，時勢所趨，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茲不復珍秘，鈔錄如下：

中國學校制度大改革之又一問題

星期制度還有存在的理由嗎？

暑假的制度還不該改良嗎？

秋季始業還要全國呆守嗎？

中國學校制度，快要根本改革，已成一般人的思想言論了。諸君

試看近日中華教育界、新教育、教育雜誌的言論很多，有的是說中學

制度的改革，有的是說專門學校制度的改革，有的是說農業學校制度

的改革，有的是說教科書的改革，有的是說兒童用書的改革，可謂盛

極一時了。但是有幾件事情是老前輩盲從西洋的，沒有科學上的價

值的，現在還沒有人提出來供大家的討論，所以我今天大膽地提出

來，供全國教育界學生界的討論，這是作者意見。望關心此事的人拿

來研究，把研究所得發表意見，待有廢除的必要時才廢除，有改良的

方法時才改良，豈不較勝自從西洋嗎？現在把他逐條提議如下：

(一) 星期制度問題 世界現行七日為一星期的制度，怎樣起源的呢？因為在文化未開的時候稍有思想的人，見太陰的盈虧，自上弦至月望，月望至下弦，下弦至月晦，月晦至上弦，為期各約七日。經了許多年頭，驗之不爽，因是有以七日為一週之期。其週期內日名，即以日月五星命名。因為當時天王星、海王星還未發現，太陽系中所知的除地球外，只有日月五星的原故。七曜的次序，自星期日起，為日 *Sun*，*day*，月 *Mundi*，火 *Mordi*，水 *Meridi*，木 *Judi*，金 *Nendendi*，土 *Samedi*，推原其始，實出於埃及。據這樣看起來，七曜週期，實源於初民野蠻時代，並無科學上之價值。當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大革命時，法國國會也曾廢除星期制度。然以歷史上的習慣，宗教上的限制，反力過大，沒有幾年又恢復這種惡習。我國歷史上本無七曜的制度，又不是宗教的國家，為甚麼要採用這個制度呢？大概是在最初興辦學校的時代，一般的崇拜西洋主義的人，以為無論什麼，凡西洋人所有的，不問有科學上的價值沒有，都是好的，都可以教中國的貧弱的。所以急忙拿他到中國來應用。最可笑的，又創為六日讀書，一日完全休息，是頂講究體育的方法。是學校急宜採用的。例如□□省有一位視學員，他視學的時候，不問這個學校怎樣辦，如果星期日不放假，就要把這個學校解散。咳！中國人素無精益求精——說見朱進之先生譯的《中國社會之研究》——無論事情如何，只要中國古來有的，或是西洋有的，便

說是對的。不然，則說是不對。這可算是情性的符號了。今把星期制度分功課方面和休息方面研究如下：

甲、功課方面 一年以三百六十五天計算，應有五十二個星期。那麼，每星期休息一天，就得五十二天了，加之暑假寒假及例假（例如專門學校暑假得七十天，寒假約三十天，例假約十天。內除是星期日約十五天外，實得放假日九十天。）大概每年是放假五個月之譜。咳！這個數目不是很大的嗎？試問一個專門學生，在校不過三、四年，每年竟少了五個月，實在在校修習功課的，究竟有多少日子？學問是無窮的，環境是變化的，以這麼少的日子來修習功課，一旦畢業，恐怕門徑工夫也沒有，那能够在社會上適應環境呢？所以以為提高高等教育，不特應該把年限改長，還應該把星期制度，完全廢止。讀者不要懷疑，我並不是一個復古家主張復古的，也並不是一個書癡子，不喜歡講衛生的，我是一個誠懇的學者，研究真理的。關於休息方面，請細心看我下段文字。

乙、休息方面 一個人精神有限。精神疲了，急宜休息，俾他逐漸恢復能力。這是稍為研究過體育的人所承認的。我豈有不承認的嗎？但是我要問一問：『一個人的勞動——指精神肉體兩種——睡眠、吃飯、消化是不是天天一樣的？能不能於一定的人為的期限內，完全停止其官能？』我想無論怎樣講衛生的人，也不能不承認是這樣的。那麼，星期日當然也應該有精神勞動。不過因為你所

定的方法不好，非星期日的功課太多，（往往有一日上課九小時者，加之自修時間呵，真的不得了啊！）致令學生忙個不了。還有工料理科學生，平時功課教不完，藉星期日來補足。所以有許多學生以為非放星期假不可。但依我看來，這種勞逸不均的衛生法，恐怕為害實大。且也有等學生，平時功課已少，星期日又無事可做，因而幹出傷身之事者很多。抑又進者，學校的生活，如網球足球等肉體運動，豈不能補救精神運動的疲勞嗎？必要完全停止其官能，休息一天，才合衛生嗎？又次有一種學生平時功課已多，星期日還忙不了，肉體運動日少，因而害病者也很多。所以我以為與其行勞逸不均的星期制度，何如廢除星期制度，把每日功課時間減少，把娛樂精神的事項加多。在那時候學生的體育，當然比較現在好一點。未識讀者以為如何？

（二）暑假制度問題 暑假寒假，兩者本來是一樣的一個問題，不過暑假日子太多，我拿他來作代表罷了。我這裏所講的暑假問題，實包括寒假在內，讀者幸勿誤會。讀者看了我上文講星期制度問題時，已經曉得我們一年當中有百多日的放假，即使小學也許有五六十天，我現在不和你們講暑假的本體，我只談暑假本身所發生的利害。放暑假的本意，不是因為這個時候天氣太熱不能作工才放假嗎？放寒假的本意，不是因為這個時候天氣太冷不便作工才放假嗎？但是為什麼要預先預定一種日期，說這個時候應放暑假，這個時候應

放寒假呢？或者暑假寒假指定的日期，還沒有到，天氣已很熱很寒，為什麼在那個時候不能放假呢？或者在暑假寒假指定的日期當中，天氣並不很熱很寒，為什麼在那時候還要放起假來呢？（這個例子很不少，如廣東在七八月本不甚熱，已經放假，及至九月時天氣很熱，反要上課。又如廣東本不甚冷，頂冷的不過是攝氏十六度左右。攝氏表十六度左右在北方是很平常的。但是在廣東也要照樣放寒假。）又為什麼大學專門的放假日期以次多，中學小學以次少呢？年紀大的人怕熱怕冷，小孩子不怕嗎？大學專門的教員獨得長的假期，中學小學的教員應得短的假期嗎？天氣的冷熱關係於同地域的人類不是這樣嗎？異地域的人類不問天氣怎樣，只要指定的時候一到，就應該放假嗎？這種沒理由的不平等制度，還有存在的必要嗎？而且天氣的寒熱，是人類所不能逃避的，只有設法補救才是。學校放假給學生，學生跑到家裏去，家裏的天氣不是同學校一樣嗎？以我看出來，恐怕學生的家裏還沒有學校這樣適宜寒暑啊！與其用笨拙的放假方法，何如在這個時期改變讀書的形式呢？如那一天天氣的確太熱，不適宜於課堂式或衆人圍坐的生活，可以臨時改為教員學生在林蔭處舉行讀書會。或那一天太冷，可以在課室內用火爐來補救。既無呆定日期，不適應天氣的流弊，又可以使學生得適宜的學校生活。不比較更好嗎？假如我們住在寒帶如西伯利亞，那一天不是冷的？或住在熱帶如阿剌伯半島，那一天不是熱的？若不設法改善天氣，只有完全不辦

教育嗎？而且有些學生在這時期，因為失了學校生活的時間分配適宜方法，一個人在家裏忙個不休，以致身體日弱；也許有一部分學生因環境的改變，在這時期幹出傷身的事情。豈不是本來打算調節他的身體，反而有害於他嗎？更有許多實業學校在這個時期派學生到工廠或農場裏實習，這又怎麼講法呢？所以我說暑假制度有改良的必要。大約改良的辦法，學校建築務求適宜，圖書務求豐富，在這個時期將課堂授課的形式，改變一下子，也可算是一個較好的方法。

(二) 秋季始業問題 秋季始業本來不成問題。我們念書，在那個時候開始不好呢？在春季也好，在秋季也好。但在中國的習慣看起來，總是春季始業為便。因為在內地的人民，無論何事，總是以一年為結束的。所以他們把兒子送到學校裏，多是在正月的時候的。你們辦學的人，採用秋季始業，他們寧可把兒子不送到學校去。我日前在鄉間眼見一間高等小學在秋季招生，往往招不到幾個學生，在春季招生，又要受那班無意識的教育行政人員的處罰，說這個學校不遵守部章。弄得這位校長沒有辦法，後來想出一個特別辦法，行半年預科制度，在春季招生，不到縣教育行政機關報案，這半年只得當補習國民學校的功課待秋季才去報案。你說秋季始業還有規定的必要嗎？從前我國初辦學校的時候，大都是春季始業的。後來不知為什麼又要弄全國一致秋季始業的花樣，大概也是崇拜西洋主義生出來的。所以我說這個制度，可以不必全國遵守，各校辦事的人視自己的情

形而定。春季始業也好，秋季始業也好。但是如果學生畢業以後，仍沒有去處，也得在校補習一下子。

我作完這文之後，給一個朋友看看。他說：『照你這樣看起來，不是恢復前時我國的舊辦法嗎？』我立即回答道：『從前我國的學塾教育，實在因為是時間分配不好，教法不好，所教的教材不好，並不是因為沒有星期日和暑假寒假不好，並不是因為春季始業不好。又何必矯枉過正呢？試問我國早年所辦學的人，只能採用此等制度，並不研究時間分配，改善教法，精選教材，他的成績又在何處呢？』（下略）

世事變遷，如行雲流水，不圖十五年前舊文，在今日尚有一顧者。今者學校始業已改為秋季春季並行制，暑假寒假期已酌予縮短，甚至有利用為補習、講習、實習或集中軍訓之用，寓不放於照放之中。其餘國恥紀念或先烈紀念，又多以開紀念會而不停課為原則。此兩者可勿論。惟星期日則以關涉太大，尚無公然倡議廢之者。吾之意：今日國際間險象環生，先進之國均為有計劃之精進主義，吾人事事落他人後，雖急起直追，恐猶不及，更何可不講求時間經濟，以黃金之時間置之於無用之地乎？準情酌理，宜暫時於星期日但放上午半日休假，下午則照常工作，以一年計之，可得賺回一個月也。他日者再由全國專家討論決定，另訂永久可行之新辦法焉。此縮短假期之一種過渡辦法也。

今日農村破產，商工不景，吾國經濟，日事枯竭。子弟教育之費，誰不

願求減輕？此又有關整個教育制度問題。吾雖非教育專家，亦欲有所建議。甚望今後吾國學生每階段所得之教材分量與各國學生相等，而在校年期，則較現在略為縮短。至如何統籌兼顧，截長補短，使成為有彈性之制度焉，是則專家之責也。

廿四年四月三十日寫於滬上四部書齋。

其二

對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之意見

劉祖仁

自去年十二月孫哲生諸氏提案五中全會主張「減少假期縮短學年」國內明達，紛加研討，贊同反對各異其詞，迄未得到正確之解答。夫此為教育重要之問題，頗值得注意，以作者之意見，吾國大中學減假或勉強可辦，縮年則不能；至於小學教育，因遷就厲行全國普及教育運動之際，可稍加減短，而所根據之理由，全按照吾國之實際情況立論，茲分述之如左：

(一)大學 我國現行大學教育制度，規定期限四年，(醫科除外)

年限終結，即行畢業，學生在此期內，所習學科以數十計，紛雜急促，正苦期短，求二三有心得之科學，已非易事，故年來造出學生，率皆學業平庸，大抵所學不足應其所用，其學科完善者，實不多見，此其原因，雖非屬於一面，而教學紛雜，學生所學太乏，至少佔一部分之原因，在此情形，縱不云力圖充實內容，亦難縮短年限，我國大學自民十以後，始紛紛由專門

改創，或新自辦理，如雨後之春筍。往者固不論，即以改辦之各大學言，校數雖多，然即其內容，求其名實相符者，除其卓卓有名之國立數校外，復有幾校？中間雖經教育部之一再取締，然辦理設備，率皆簡陋殘缺，不足以供學生之研究，其餘稍較邊僻之各省立大學，更在不談。故十餘年來之成績，不云比擬歐美，即以日本相較，亦屬望塵不及，此雖吾為工業基礎不長之國家，因以在學程基本程度方面，自有見細之顯露；惟吾各大學內容之有待充實，學生程度之有待提高，以與國外比擬，似有急切難緩之勢，更何能縮短年限？故愚見當以四年中減假剩出之時間，移補學員自修受課之用，庶為有益。

(二)中學 中學學程，全屬教科性質，課程時間與進度之支配，高

初各三年，不得躐等，求縮年限，勢不可能，且過去以四年制之改為六年，正因年限短促，學生所學不為，為增加高一程度起見，故時間加長兩年，冀以達到完成強建中堅分子之目的。此之改制，根據經驗，信而有徵，今復圖年限之縮短，不仍還舊觀矣。矧中學自改行新制後，學程增加，已嫌時間之不足，就高初中學生最為艱苦，以學科言之，英文算學實居首要，佔去自修時間之大部，其他社會自然等科學，門類層雜，記憶實驗，正苦不易，在期間限制之下，於是不得不囫圇以吞，以圖感事，結果學生對於學業之研獲，多為畸形之發展，所謂必具之科學基礎，已不能克奏全功，再者近來年各省市之畢業會考成績而觀，若稍為嚴格，則不及格者，恐在半數以上，今欲縮減其年限，寧能辦到。有人以為大中學之假期，頗屬

浪費時間；但以個人之意見，此爲極堪研究之問題，放假之於修業，是否爲浪費時間，此爲一極值得研究之問題；惟吾以爲研究學問，在必要條件上有先應討論者數事：（一）學生學問之求獲，是否需要休閒之研究；然後才有心得。（二）學生身心求學之能力，是否在一定期限中，有容受之限量？（三）學生求學時代在心身上，是否在時間上，需要作息之調劑？（四）學生課堂教本所授之知識，是否採「生存」式的呆記，能發揮其創造之能力。明乎此放假之爲有益，或有害已非難於判斷。吾國學校，現在各種假期，日數在四個月左右；但歐洲各國學校之寒暑春假及各種節假合計之日數，恆在四個月以上。其放假固較我國學校爲多；但彼邦人士固未指爲曠廢時間；而彼學術之蒸蒸日上，反時多佳績；蓋作學問不講求自動研究之心得，則知識必難收宏爐溶冶之妙效；而給學生以自動研究之機會者，假期實爲最良便之時間也。中學以上之學生，利用假期自加研究，不待督促者，比比皆是；故放假不一定浪費學業，殆屬事實。

困難之時，當祇次而求其他。據本年兒童節教育部長王世杰氏之報告，民國二十年，吾國小學學生數，爲一千一百餘萬，按以我國人口四萬萬計算，學齡兒童佔全人口十分之一，爲四千萬人。核以上數，則學齡兒童之未能入學校，約尚有二千八百萬人，其數目之鉅，已可想見。至教育經費，據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會計歲入概算，歲入十四款，共爲七萬七千七百三十萬零二千二百六十元，文化經費在歲入之中經常爲一千七百六十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三元，臨時爲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元，合計一千九百零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一元，佔全國總支出百分之二·四四。此中小學教育經費僅佔一部，爲數亦有限，在我無求學機會之學齡兒童如此之多，而教育經費如此之少，其欲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烏可得乎。斯真國家前途之危險，令人不勝寒慄者，在此種情形，既有小學可酌量情況將期限與以相當之縮短，令多數兒童，能享受教育之利益，或廣設短期小學。且根據心理實驗之結果，幼年期之學習能力與青年期之學習能力，是與年俱進，年齡較大，學習能力亦較高；故現在規定學齡稍爲提大，並不嫌遲；至年限縮短，在學生學業方面，以較現行年限之成績，亦必不致見低，此可斷信。故愚見以爲小學縮短一年，將其經費移爲擴充小學教育之用，實當務之急。

偶書橫欄，聊盡獻片，至詳細辦法，有國內各明達在，茲不贅。

科學化與八股化

陳柱

吾國自以八股取士以來。一切皆八股化。自近十餘年來。國人漸知注重科學。近數年來。且盛言科學化。則似乎果科學化矣。而就實際視之。則皆未免爲八股化也。質而言之。科學化一名詞。亦已成爲八股題目矣。何謂八股化。梁章鉅製義叢話曰。

王文簡公士楨池北偶談云。予嘗見一布衣。盛有詩名。而其詩實多有格格不達處。以問汪鈍翁。汪云。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明。近見王暉玉堂嘉話一條云。鹿菴先生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按此論實確不可易。今之作八韻試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及長於作官牘文書者。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由此可知明清學者。大多數作詩用八股法。作奏疏官牘文書。無一不用八股法。則一切學問一切行事亦莫不當用八股法明矣。然八股亦有其內涵與外形。言其外形者。顧亭林云。

經義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

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至其內涵。則楊文葆制義叢話序云。重之者曰制義。代聖賢立言。因文見道。非詩賦浮華可比。故勝國忠義之士。軼乎前代。卽其明效大驗。輕之者曰時文。全屬空言。毫無實用。甚至揣摩坊刻。束書不觀。竟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故列史藝文志。制義從未著錄。

由此可見八股之外形。必有一定程式。八股之內涵。則無論尊之爲制義。或輕之爲時文。而要不外乎人云亦云而已。

至所謂科學者。普通之義。大抵爲秩然有統一與夫顯然有體系之知識。而所以求得此知識之方法。則始於假設。中於實驗。而終於歸納。故

所謂科學者。亦可謂之經驗科學 (Empirical Science)。或實證科學 (Positive Science)。或歸納科學。其最要之工作。蓋莫甚於試驗矣。

然則所謂科學化者。可知矣。必也凡遇一問題。先從事於試驗。然後以試驗之結果。歸納而論定之。然後可以公布於世。以期推行。此所謂科學化必經之途徑也。是故辦事而曰科學化。必當如是。治學而曰科學化亦必當如是。

今之教理化者。已知徒讀課本而不求之實驗室之不足言理化矣。獨奈何於其他政教學術不知先求於試驗耶。

有在西方驗而然。東方驗之亦然。無論何處。驗之亦無不然者。理化等之自然科學是也。亦有因地而異者如磁極之關係其例也驗之於東西而然。則用之於東西亦皆然。如製皂之法。在美洲如此。在歐洲亦可如此。在中國亦可如此也。然為少量之試驗固可如此。若工廠之製造多量者。則有異矣。何也。當視乎原料之出產而有異也。

有驗之於何處皆然。而用之於何處則不盡然者。譬醫者之於藥。某藥治某病。驗之於何處雖無不然。而用之於人人則有不盡然者。蓋某藥治某病。雖無不然。而某人有其病。其病之純雜大小久暫有不同者。而用藥之多少遲早則有異也。

有用之西方而然。用之於東方而不盡然者。故用之於西方而然者。欲用之於東方。必先試驗之於東方。如政治教育等是也。

試驗與嘗試不同。前者既有假設。再求試驗於試驗室。或試驗區。其

所得之結果。均與假設相符合。而後推行之是也。後者一有此假設。遂而莽斷其必然。且而莽推行之。而不知而莽嘗試。他日失敗。小則殺人。大則殺國也。

是故八股化與嘗試化。實似異而同。嘗試化有兩派。其一媚外派。外人云亦云。外人為亦為。不問適合於中國與否。猶八股化之古人云亦云。古人為亦為。不問其適合於今日否也。此派之嘗試。其病為忽略空間性。與八股之忽略時間性。其所忽者雖不同。而其為抄襲則一也。其二為創作派。自矜創作。轉於嘗試。專以立異為高。不問結果之何若。此派之嘗試。自表面觀之。似與八股化不同。然其忽視實驗。禍國殃民。與八股化亦異途同歸。蓋此二派。皆繼承八股化之遺傳性最深者也。

明乎以上所云云。則吾國今後之研究學術者。似宜知所趨舍矣。一言以蔽之。則重試驗而已。今試舉數事以明之。

文言白話之爭。於今將二十年矣。此事關係於教育何等重大。而吾國教育家於此。只知作空言之辯論。而絕不肯為學術之討究。甲曰打倒文言。乙則曰打倒白話。甲曰存白。則乙曰存文。甲斥乙曰文賊。則乙斥甲曰文妖。凡此意氣之爭。曾何補於學術。吾意吾國學者而果有科學化之精神也。則主持教育者。何不先為試驗。以某校由初小而高中。悉用文言。再以其校由初小而高中。悉用白話。各以主持白文之最力者分別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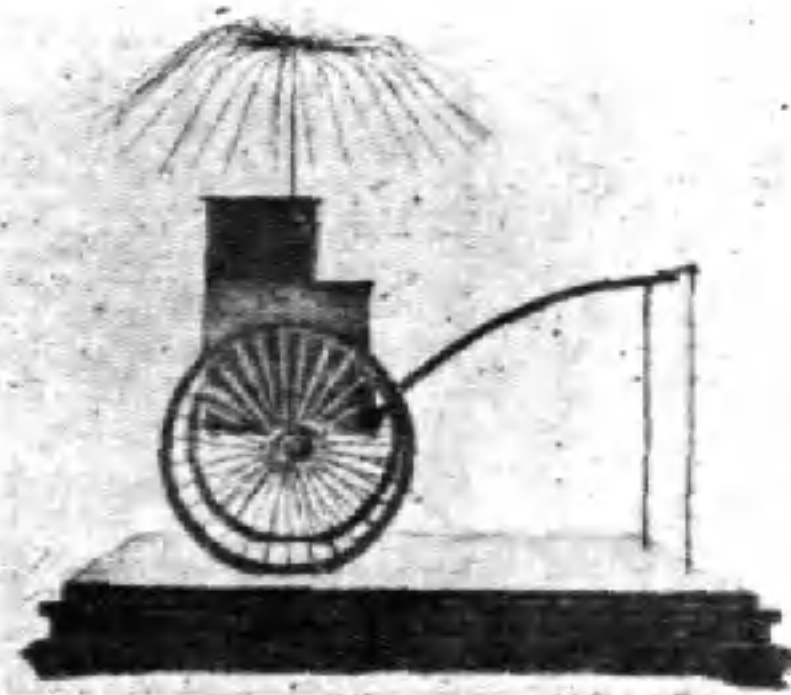
不過六七年。高中畢業。可取其成績為比較矣。成績既布。實事具存。孰得孰失。雖有施龍之辯。亦安得開其口乎。此外如讀經問題。尊孔問題。何不
可以試驗明之。吾聞歐美各大學。研究教育者。如月考之有無與疏密。關
係於學生成績若何。皆分班試驗。此真科學化之方法。吾國研究教育學
政治學者。可不知所從事乎。

地理學為國人所最應注意者。即以地圖而論。其關係於政治軍事
種種。亦何待言。然吾國之地圖。實多不備。今之研究地理者。猶多專憑書
本。東西采綴而已。此與八股化之抄襲何異。吾以為今日之中央研究院
或各大學有中國地理一科者。宜利用今日之飛機與照相逐縣逐鄉。從
空中攝影。合而為一省一國之圖。其人口之多寡。出產之品物。與夫政治
社會一切情形。皆當由教授督率學生。從事實地調查。以吾國土地之大。
一校一年之力。不足以舉之。則合多校多年之力以成之。如此研究地理
學。乃為有實驗之地理學。可謂為科學化之地理學而非八股化之地理
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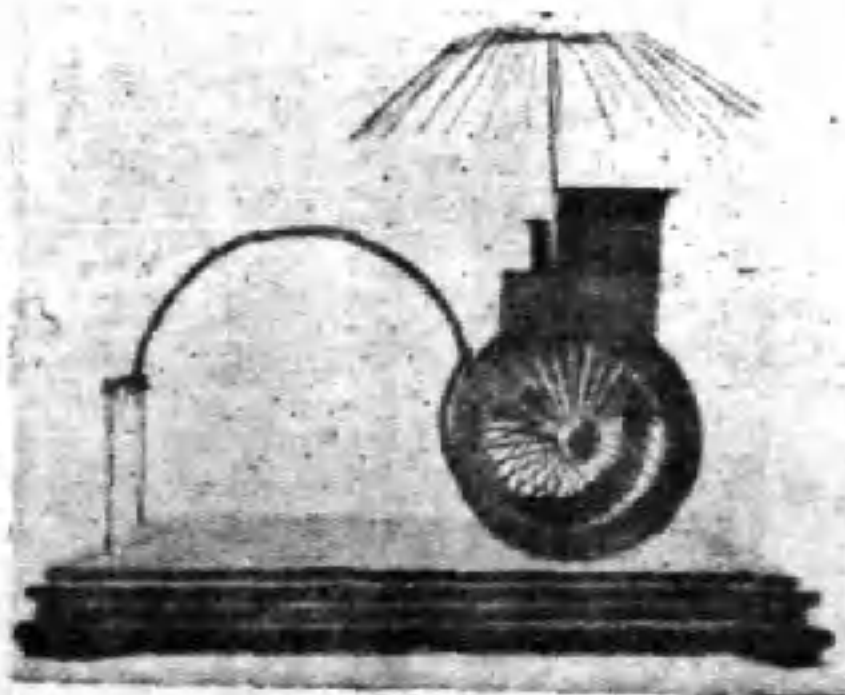
考古學已為今日最時髦之學矣。然考古之範圍甚廣。如發掘古器
之方法。與考辨古器之真偽。今已進為科學化。不可謂非進步矣。然吾以
為古代一切之器物。其存於今日者。皆當照樣仿製。以備各圖書館之購
備。惟須標明某
年月仿造。以便考古學者之觀摩。古人謂百聞不如一見。仿造者雖非

真品。猶愈於徒觀圖畫也。其他制度。為昔日考古家所闡明者。如明堂辟
雍。亦宜用比例尺制造模型。各大學且宜仿其制度以建築校舍。既可備
考古之用。亦可為講學之地。豈不兩美。近人羅庸。曾在北京國立歷史博
物館。先後據載東原阮伯元二氏車制說。制成模型二種。實可為考古學
開一大途徑。其文載國立中山大學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四集第四十八
期。茲不贅錄。特載其二圖。庶幾觀者易於興起乎。

周禮考工記車制模型(一)



周禮考工記車制模型(二)



(據載考工記圖造)

(依阮元車制圖解造)

其他如研究方言。則當往各縣隨地諮詢。或向異縣人訪問。並可利
用灌音機。以攝取各方異言。實遠勝徒憑書卷。總之凡學皆求實驗。養成
風氣。則國人行事。莫不尚實際。去空言。尚試驗。戒嘗試。其為裨補。豈淺鮮
哉。

心齋格物論

唐文治

心齋初見陽明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下拜稱弟子。既而悔之。明日復上坐。辯難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至京師時。陽明之學。謗議方盛。而心齋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陽明亦移書相責。是其爲人狂而流於妄。可置勿論。惟其謂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當時謂之淮南格物。學者宗之。然吾謂心齋之說。固屬一語破的。但其論亦有勉強附會者。茲特採取古今儒者格物之訓。爲之折衷。其是非焉。

鄭君解致知格物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難者曰。若此則知至而后物格矣。不知吾儒之學。合內外之道。知在內。物在外。事緣人所好而來。經歷之則知益至。何待復言乎。朱子注。致推極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本易傳窮理之說。包括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理。最爲精至。與鄭君說意亦相貫。王陽明先生則謂致知者。蓋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爾。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此與鄭君說意頗相近。要知先儒說經。各有體驗之功。得力之處。未可泥文義求之也。近人解格物者。以阮氏芸臺最爲明

通而切實。其言曰。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於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他。聖賢實踐之道也。故曰格物者。至止於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於至善也。此解格字爲踐而履之。經歷家國天下之事。權衡衆理。泛應世變。深合大學知類通達之旨。與朱子意合。千古莫能易其說矣。

心齋之言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又曰。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又曰。格如格式之格。卽絜矩之謂。吾身是矩。天下國家是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云云。愚按此卽陽明訓格爲正之義。蓋引申師說爾。惟陽明謂正物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心齋則謂正身之不正以歸於正。則迥異矣。劉蕺山先生謂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注腳。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此語極精。愚謂孟子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下章卽言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用以說大學。原無不可。但以正身為格物。混格物於修身目中。實非經旨。若孟子言明於庶物。萬物皆備於我。實格物二字之確話。然則心齋之說。究屬一偏。猶不如篤守師說之為愈也。

聞管汎濫經籍。體諸身心。竊以為格物之解。與其用力之方。莫詳於易禮二經。而閱歷尤其顯焉者也。易之為書。類萬物之情。故物理無所不該。大象傳言厚德載物。類族辨物。稱物平施。育萬物。言有物。皆格物學也。說卦傳帝出乎震章。說震巽七卦皆言萬物。序卦傳言物稱物畜。物不可以終通。終否終盡。終過之類。皆格物學也。繫辭傳言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即鄭君所謂知於善深則來善物也。又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即是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也。而握其樞機。則曰復小而辨於物。又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由辨物以至開物。層累曲折。用力之久。愈研愈精。極其功至於先知先覺。經世宰物。即阮氏所謂周歷家國天下之事也。格物之學。豈不廣大而精微哉。禮記如大學明言格物外。其義更散見於樂記。哀公問中庸諸篇。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蓋即大學注事緣人所好而來之意。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此物字即詩蒸民篇有物有則之物。蓋仁人孝子明察天地。故不過乎事物之則也。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鄭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不誠。萬物不生。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鄭注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竊謂物之終始。即大學事有終始。成物而知彌博。即大學物格而后知至也。皆格物學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此察地之宜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資興之。此觀人之文也。旁逮儀禮鄉射禮。物長如筈。大戴禮虞戴德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具止於事物之義。亦皆格物學也。驗之義理。參之訓話。精粗鉅細。隨處皆物。隨時宜格。則知鄭君朱子與阮氏之說。精當不磨。而吾儒於八條目入手之方。確有依據矣。乃近世科學家有以西人之物質文明為格致學者。不知格致之學道也。非藝也。以物曲之技。藝術之士。而謂可以修齊治平。其貽誤家國天下。可勝嘆哉。

粵西詞四種

木版珠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柱尊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為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拚蘇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為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尚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尚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曦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盧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龜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珠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速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光度與工作效率及工業災害

陳一百

人類的行爲，無時無刻不受着環境的支配，各種物質因子如熱度，濕度，光照，嘈聲等，均能直接引起工作者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變化，而形成工作曲線之升降現象。諸因子中尤以光照之影響爲最顯著。不良的光照，爲造成疲勞的最大原因，有許多工廠裏產量有低落和遇險事件之過頻，都間接的肇因於此，此外工人的視覺器官和身體健康亦每於不知不覺中遭其破壞，而造成工業中勞工疾病，請假，和勞工轉換諸問題。反之，從各工廠的實地考察，卻無一不證明經過科學設計的光照制度，足以增加生產的數量，改進貨物的品質，減少工作的錯誤和消耗，並減少災害的次數。各工廠添設新法光照後，產量每能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而實施新法所需增加之費用，不過佔全工資的百分之一二罷了。（註一）

視覺器官爲人體上感覺最靈敏的一部分，當雙眼在使用的時候，即有許多視官肌肉在不斷地動作。藉瞳子大小的變化，以適應光度之強弱。藉調和肌肉的伸縮，以適應視體的距離，此外於注視同一物體時，雙目歸合一處尚需運用許多肌肉，以保持視線的均衡。（註二）若光度過弱，或光照的散佈不均，如黑色機器裏間有一發光的部分，每能彼此

項肌肉運動加劇，而招致雙目的極度不適和疲勞。所謂目眩和頭痛均其必然的結果。蓋雙目對於光耀的物體，原有一種「反射的反應」自動的轉向，俾由物體回射的光線可以集中於網膜的中心（Fovea），眼官肌肉對於亮體既有這種反射性或必然性的反應，若工作時雙目卻需注視另一暗體，而發生另一方向的肌肉動作，則這兩種矛盾動作的結果，當然要招致過度的肌肉疲勞。且網膜的中心部分原爲接受強的光線的，其周圍部分乃爲接受弱的光線的，這是天然的結構，今如強使中心部分接受弱光，而令另一強光從旁竄入網膜的周圍部分，則這種違背反射動作的結果，當然要使工作者感到極度的不適了。（註三）所以要增加工作者的舒適，單謀光度的加強還不够，同時還須顧到光照的散佈是否適宜。此外光的顏色對於視覺亦頗有影響，工作時究以何種光色爲宜，亦爲光照工程中所應研究的一個問題。大概言之，光照設計的三方面有三，一爲光之強度問題，二爲光之散佈問題，三爲光之顏色問題。

發光體光度之強弱，普通以燭光爲測量之單位，而某工作平面光照之強度，則以燭尺光 Foot-candle 表示之，所謂一燭尺光，即工作平

面與一標準燭（其直徑大約為一英寸）相距一英尺時所受之光度，夏日晴天郊外所受的光度有時在一萬燭尺光左右，（註四）樹蔭下的光度大約為一千燭尺光，據許多人研究結果，這實為工作時最理想的光度。普通工場內或室內之平均光度不過十燭尺光左右，若用人造光，則猶不及此，有許多寫字間的辦事人和工場的工人都在三燭尺光的光度下工作。

光之強度問題 缺陷的光照非但足以使精力的消耗量增加，而且據發里（Farrer），蘭特（Rand）等研究表示，還足以引起不愉快的心境。在明亮的場地，工作者因受明亮的環境所刺激，每有增加活動的趨向；黯淡的光度，卻令人昏昏欲睡。故可知光照實有一種刺激的力，好比興奮劑一樣，便是在無需乎視覺的工作中，充分的光度也能使工作的效率增高。據劉克許（Luckiesh）及莫斯（Moss）報告某種實驗，謂有某種僅憑觸覺的工作，各工作者可於黑暗中進行，惟於各人各戴上一副不透明的眼罩，而受着光的刺激後，其作業量竟較在完全黑暗中增加百分之八。（註五）

光度的強弱對於工作效率的影響，我們試將各廠日間的產量與在燈光下的產量一較便知。據在某印刷廠排字間之觀察報告，在二燭尺光下之工作較諸在天然光（即日光）下的工作，產量低減百分之二十五，錯誤增加百分之十。在七燭尺光之工作較諸在天然光下的工作，產量減少百分之十，錯誤亦略有增加。於光度達到二十燭尺光時，始

能維持與尋常日光中相彷彿的工作效率。（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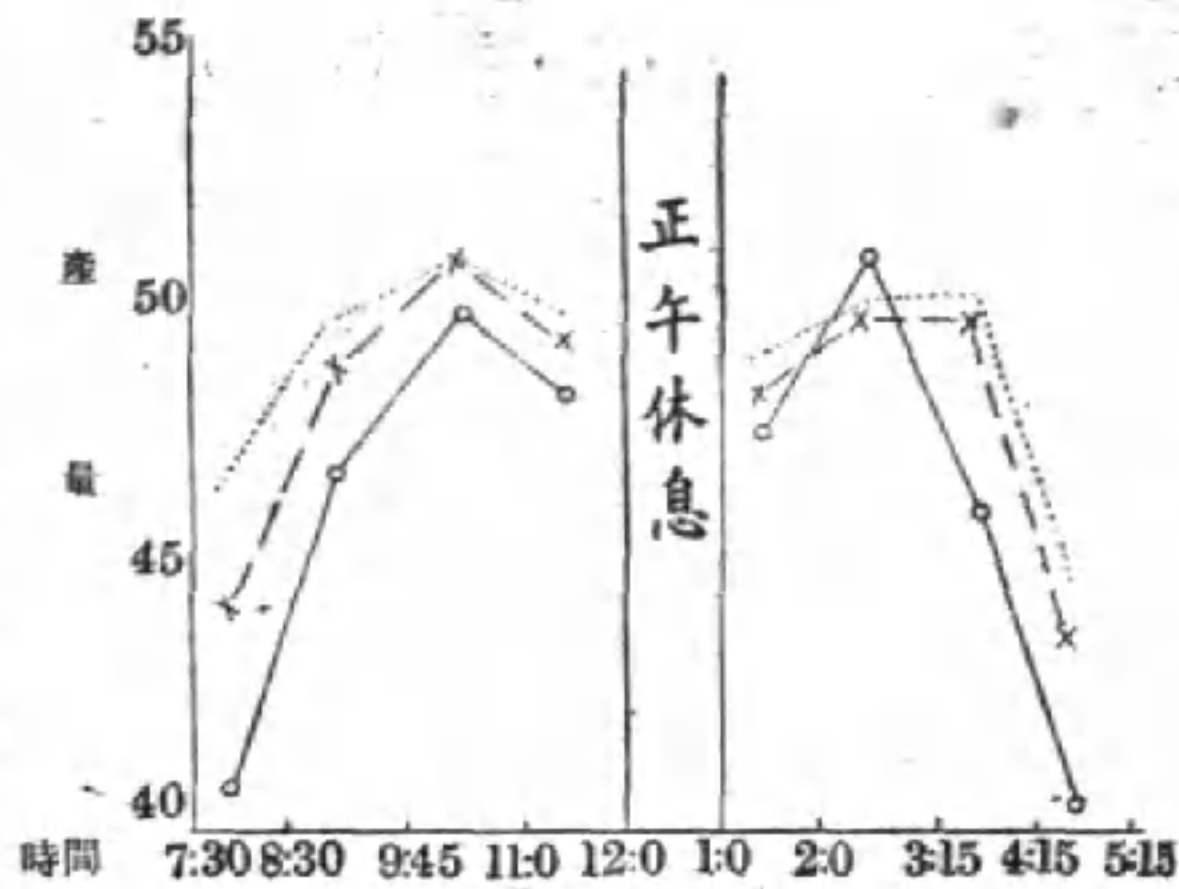
又據亞當斯（Adams）及威斯登（Weston）報告，在某廠試驗五個女工結果，於平均光度由一·七燭尺光增至四·七燭尺光時，產量計增加百分之六。後將這些女工遷至另一應用天然光的場所，產量又再增加百分之六。（註七）

天然光的光度較強，且因來源甚遠，光線為平行的，故散佈較人造光為均勻，所以天然光實為最理想的光照，我們應盡量的利用牠。惟普通的工場很大，如何可使全部工場受到充分的天然光，實為工場建築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屋頂齒形窗之運用，牆壁顏色之選擇，反射鏡之應用等等，均為利用天然光時所應研究的。

夏天日長夜短，冬天則日短夜長，所以四季能利用日光的時間亦有長短的不同。同是日間幾小時的工作，日長時的工作曲線與日短時的工作曲線，形式上也大不相同，大約日短時早晨第一二小時天還沒有大亮，下午四五時天又已變黑，因此在這時的工作的產量終不及日長時同一時間的產量。試觀第一圖所示某絲織廠三個期間內之每小時平均產量曲線，我們即不難看出光度強弱對於工作效率的重大影響。

天然光的強度，四季既有不同，即在同一日裏，變化亦很大，某君曾在某內室的一長桌測驗兩天，其光度之變化度第一天計由四三燭尺光至二六六燭尺光，第二天由二一燭尺光至四九五燭尺光，其變化之

大，可以代表一般。如天然光的強度低過某限度，則臨時應用人造光為之替代，實為防免產量低落之必要方法。至於日夜交替時，如何使天然光與人造光適當地銜接，使工人不致發生過於顯著不同的感覺，亦為心理工程師與實業工程師所應負責計劃的。



第一圖 某絲織廠三時期中每時期平均每日每時之產量曲線

○—○—○ = 第四週至第六週(即正月五日至二十四日)
 ×—×—× = 第七週至第九週(即正月二十六至二月十四)
 = 第十週至十二週(即二月十六至三月六日)

人造光包括一切燈光，如電燈，煤氣燈，水銀燈，火炬等其應用由來

已久。惟昔時因不知光照對於工作效率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或知之而吝於籌算，故至今仍有許多廠家對於燈光的設置，但求其有，而絕不顧及其光度之是否適宜的，這真可謂短視之至了。茲特舉數例，以證光照強度之有補於生產。

甲、產量之增加 美國渥海州之打夫製造廠以工資之百分之二·五為添設新式光照制度之用，結果產量竟增加百分之二·五。又據芝加哥之愛迪生總公司調查九十三家工廠結果表示，自光照制度經過新式設計後，產量計增加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七。又據在某煤礦區實驗結果，自採用一種較尋常光強六倍的燈後，在六星期中煤之產量增加百分之十四，廢物則減少百分之二十。(註八)

乙、工作之速度 某君曾在某處郵局作一試驗，在各種不同的光度下令被試者將信件歸類，每半小時將其所已歸類的信件，稱量一次，作他工作速度的代表。計收信部於光度由三·三燭尺光增至七·二燭尺光時，速度共增加百分之十二；發信部於光度由三·三燭尺光增至五·九燭尺光時，速度共增加百分之二十。紐約某郵局共有傭員五千，自將光度由三·六燭尺光增至八燭尺光後，類別郵件的速率計增加百分之四，每年工資可省下一四八，〇〇〇金元，而實施新法所加

多的費用不過三九，〇〇〇金元罷了。(註九)

丙、錯誤之減少 據在許多排字間或印刷公司所做試驗，均證明光度加強之足以減少錯誤，上述李格樂斯 (Tegerson) 及威斯登 (Wich) 二人關於排字之報告，亦足證明。(註十)

丁、工業災害之減少 工業災害為許多不良因子之結果，過分的疲勞實為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過分的疲勞底形成，缺陷的光照又為其最大的原因，所以光照制度的良窳，實大有關於工人的安全。據斯蒂

斯蒂

文孫 (Stephenson) 發表統計，謂冬春兩季因日短之故，晨初與午末每須應用人造光，而彼根據這兩季在此時辰所發生災害的次數，拿來與日子較長而無需用人造光的夏秋兩季同一時辰內所發生災害的次數一較，竟發覺前者較後者多兩倍以上，這實足證明光度的明暗，實足以左右遇險的次數。(註十二)又據邁路司報告，某機關共有工人一千，遇險率每年約為四百件左右，廠方所需負擔之撫卹金及醫藥費不下三千金鎊，自經心理工程師將光照制度設計改良後，所增電費約為五百金鎊，然而遇險率一降而為一百五十，因撫卹及醫藥而受的損失較前竟減少一千五百金鎊以上。

至於光之散佈，亦屬非常重要，光照強度縱極充分，如發光體安置不適當，致令工作平面發生截然的明暗部分，則仍不能保障工作的最高效率，故某種工作究應裝置局部光照 (Local Lighting)，抑應裝置全部光照 (General Lighting)，或應兩者兼用，在在都需予以特別設計。又如光色問題，近來研究者亦頗不乏人，在應用人造光中，大約以黃色為較優，然往往亦有例外，關於光之散佈及顏色問題，茲以篇幅關係暫不多述，容當另文論之。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於上海

(註一) R. Welch and Miles: Industri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pp. 98.

(註二) R. A. M. H. Davis, "Lighting in the Factory," J. Nat. Inst. of

(註三) 見 A. T. Poffenberger, Applied Psychology, 1927, pp. 575

(註四) 見 M. Luckiesh and F. K. Moss, Seeing, (1932), p. 6.

(註五) 見 M. Luckiesh and F. K. Moss, op. cit.

(註六) 參看 L. A. Le Gros and H. E. Weston, "On the Design of Machinery in Relationship to the Operator," Ind. Fat. Res. Bd. Report, no. 36, pp. 34.

(註七) 見 Tenth Annual Report Ind. Fat. Res. Bd, 1930, p. 7.

(註八) 見 Welch and Miles, Industri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pp. 98

(註九) 同上

(註十) 同註六

(註十一) 見 M. Viteles, Industrial Psychology, pp. 368

待焚詩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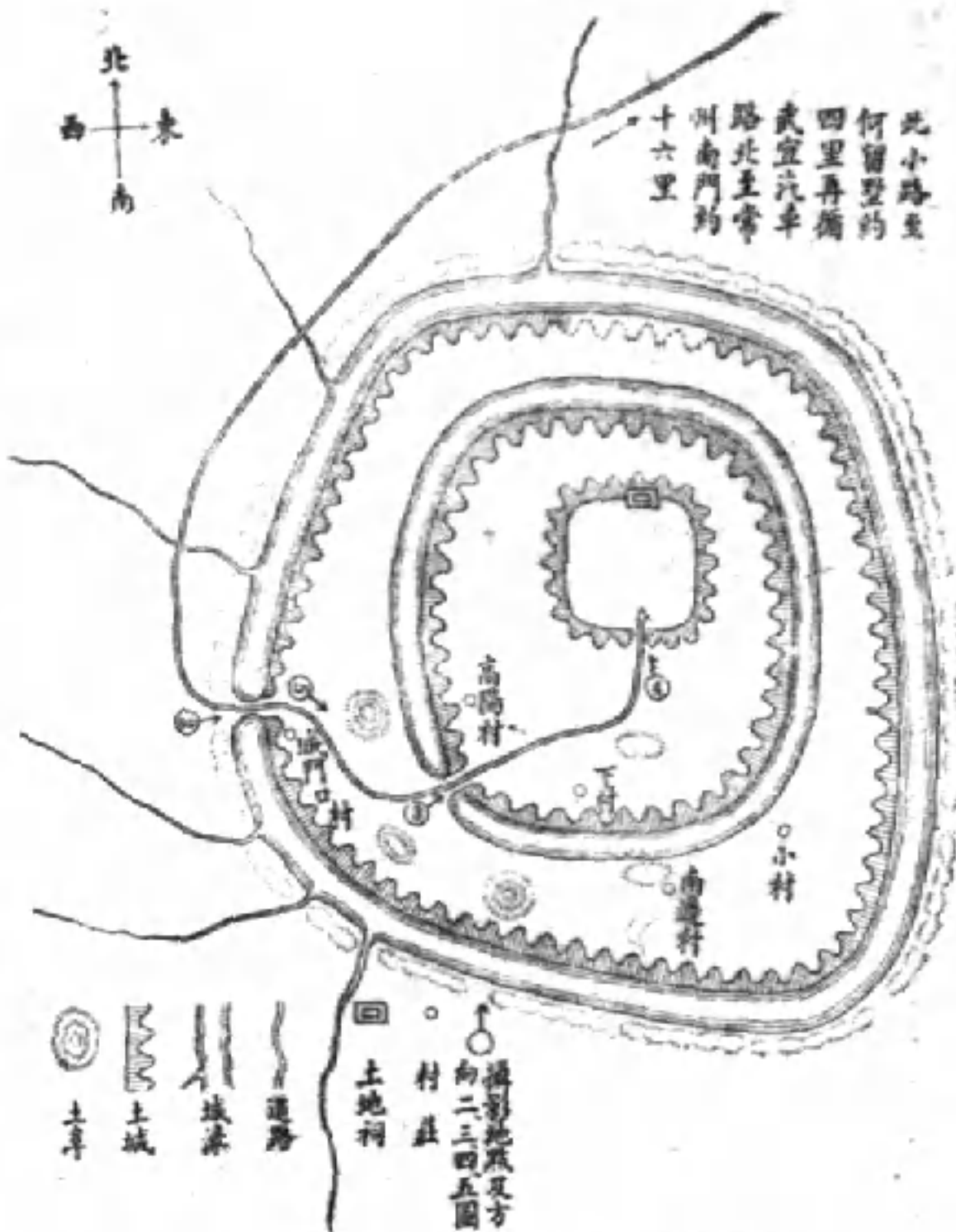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博。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古奄城考

一 奄城形勢及現況

奄城遺址，在武進縣東南約二十里，鄉人名之曰淹城。余於今年五月間曾兩遊其地，城凡三重，外城週約五六里，中城週約二三里，內城週約里許，均係土築，不間磚石。外城中城之外，各有城濠一道圍之，（圖一）



（圖一）奄城遺蹟略圖



（圖二）



（圖三）

濠闊約十餘丈，深約二丈餘，河水清如碧玉。然外城濠之外，沿岸樹阜起伏，與外城隔岸相對，宛若外廓。城各是城門一，外城西向，（圖二）中城偏西南，（圖三）內城向正南。（圖四）外城徑約一里有半，南北略長於東西，約成長圓形，北面一段，略有傾圮。中城完好不缺，略偏於外城之東北隅。內城更偏在中城之東北角，略成方形，城外無濠，惟平田如砥，四周圍繞而已。城中高阜凡五處，尤以外城之內，中城濠之外，西南隅三處

潘抑強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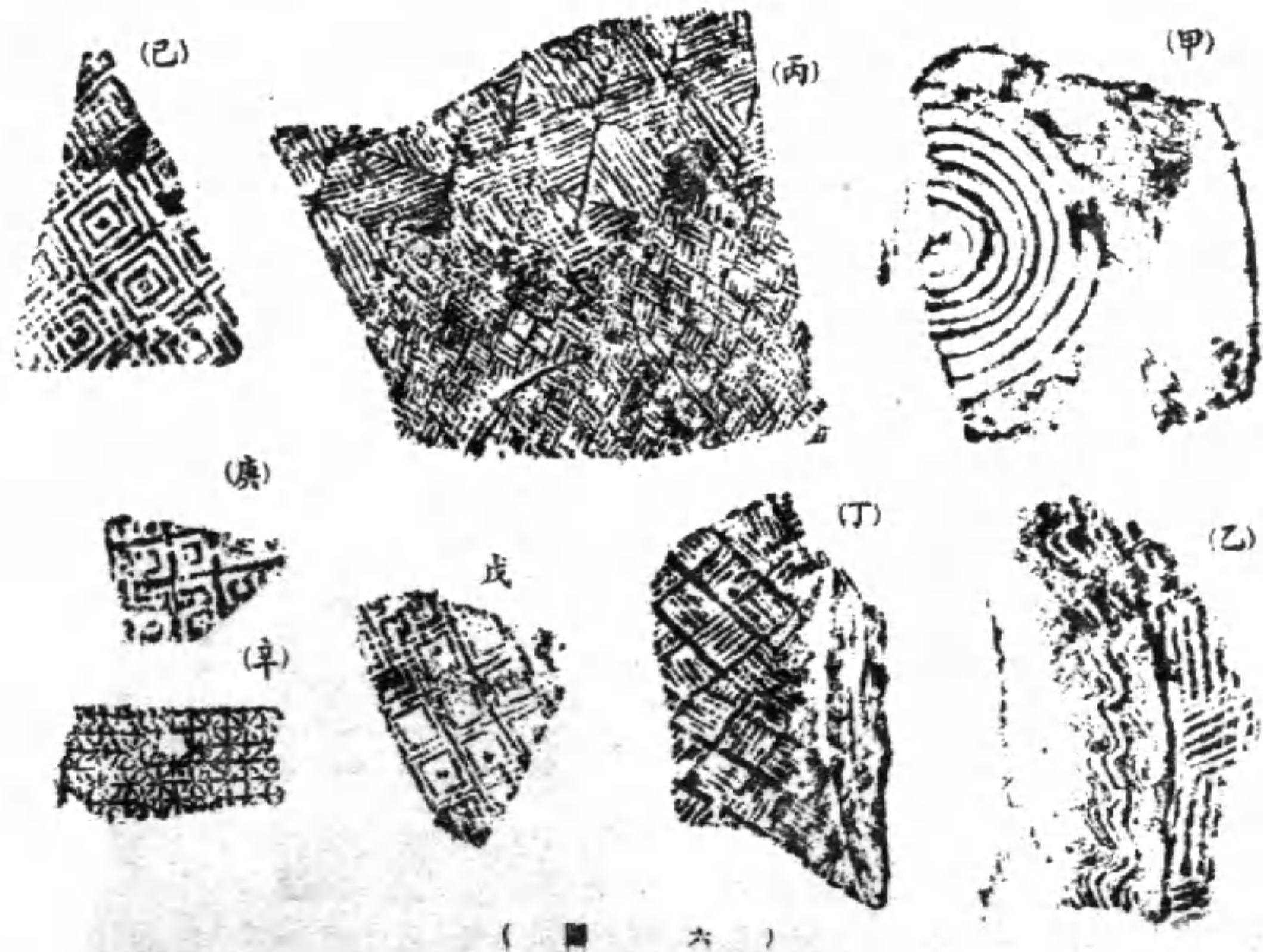


(圖五)

爲大。中門外遙遙對峙，宛若小山。(圖五)鄉人稱外城爲外羅城，中城爲裏羅城，內城爲紫禁城。又稱中城外西南高阜爲頭墩，正西高阜爲腳墩，而稱此二阜之中較低一阜爲肚臍墩，蓋古老相傳：淹王子女死頭足身分葬之處，因此得名云。城中共有村莊五，(見圖一)內城之北有土地寺一，今設農業推廣所。無碑誌石刻。惟在內城濠一帶，鄉人掘地出古陶片甚多，余拾得數片，拓附如次。(圖六)更就各城進口處，及西南兩高阜攝影四幀，(即二、三、四、五圖)以供觀察而資研究。

二 奄城文化之推想

按築土爲城，實三代以上之古制。此城之大小，又與孟子所言三里



(圖六)

之城，七里之郭相合，再就拾得之陶片言，並不像磚瓦碎塊，大率皆瓶壺等用具碎片。而其花紋，或謂與萬泉及棲霞山所出陶片之花紋極相類似。又是項陶片中之一片，（第六圖（甲））約得一器之半，此器高約寸半，徑約三寸，形甚古拙，器底旋紋極不規則，想當時圓規之應用尙不發達，而此項古跡當遠在商周之際，所謂淹城者，實即周公相武王代奄之奄國也。

三 奄城古蹟之記載

記載奄城古蹟之文字，以余所知者，有下列三種：

（一）常州府志：淹城在陽湖縣延政鄉，其城三里，周廣十五里，今外城多圯，惟內城中城屹然而中濠外濠廣四十五丈，深亦不減三丈，父老傳言水涸時，斲得朽木，可以宿火。或云吳王囚越質子處，故有淹留二城。（淹城東三里有留城）一云奄城，即毘陵城。一云沈法興所據……

（二）清初莊佳幹淹城遊記：毘陵之南，有環土周圍五六里，隆然而高，古淹城也。居民狎習，罕識其奇。余過而異之，尋道入游，有大快者。進里許，柳間桃花，隔岸桑拓，竹徑環村。留連者久之，迤邐而前，見大阜三，高與城埒，青松上覆，或曰是古淹君子女塚也。將及內城，又得四堤，分布壕間，甃石平坦，與波相囀……既越內城至子城，有茅庵，就憩焉。神前古井一，窺之，深黑。豈俗所稱龜井者歟！

城南外向，有石梁棘塞，今惟頽垣茂草，東西北長松數萬，鬱鬱蒼蒼，如雲環翠拱……

（三）越絕書吳地傳：毘陵縣南城，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塚，女塚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明雙柏堂本）

古記載三種，常州府志言吳王囚越質子處，亦是可信。然爲囚越質子而特築淹留二城以示羈留之意，則決無此理。意必先有此城，因以囚越之質子耳。莊佳幹游記所云淹君子女塚，實引越絕書。至其所記桃柳長松，則已燬於洪楊之亂，非復昔日之舊觀矣。越絕書所載去縣十八里，於現狀甚符。所云淹君子女塚，亦與鄉人傳說相合。惟東南大塚之東字，或即西字之誤。古無淹國，淹君之淹實即奄或郟之轉變也。

四 關於奄國之史籍

奄城既係殷商奄君之國都，茲更就史冊關於商奄之記載，一考覈之。

（一）書多方篇：王來自奄，鄭玄注奄在淮夷之旁。

（二）春秋左氏傳：周有徐奄（昭元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九年）古人居於此地者，有蒲姑氏（昭二十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靈。（定四年）

（三）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四)史記周本紀：君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五 由古史記述推測奄國之所在

上列記載四種，均未明言奄國之所在。然就「徐奄」「東土」及「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及「東伐淮夷，殘奄」等說觀之，則奄國必在江淮近海之地。江蘇地質，係長江沖積層。商周之世，武進當離海不遠。周既滅商，飛廉逃奄，率商五十餘國以抗周，故有滅國五十，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之說，此可作奄國即在今之武進之證。

而越絕書吳地傳又記「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家，去縣三十里。」然則蒲姑係屬吳地，即係姑蘇，今之吳縣，與舊常州府接界。左傳蒲姑與商奄並稱，可見兩地接近，而奄國即在常州，可無疑也。

或謂左傳明載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靈，是則奄國在魯曲阜，彰彰明甚。殊不知曲阜之商奄里，乃因遷居奄人而得名，所謂因商奄之民者，遷奄民於魯，使伯禽嚴加監視，猶之遷殷頑民於下都，命三叔監殷也。關於此點，晉杜預註左傳，已明言之。所爲進散在魯是也。且伯禽就國，在周公攝政之元年，成王滅奄，遷其君薄姑，在周公歸政之二年。其中相隔八年，然則伯禽就國時，奄國固尚在，何得魯奄二國同在一處？如言奄國經武王伐後，已無抵抗能力，何以又能率淮夷叛周，至勞成

吾意史記遷其君薄姑之薄姑，即蒲姑，乃奄君之名。成王既遷奄民於魯，使伯禽加警監視，又遷奄君於齊，使呂伋嚴加管束，而此東方大國，遂永無反抗之可能。其國都所在之奄城，遂爲後世吳王囚越質子處矣。說者又謂蒲姑係齊地，即杜預所稱樂安傳昌縣北之蒲姑，奄君名曰祿父，見尚書大傳。殊不知齊之蒲姑，正因囚置奄君蒲姑而得名，與曲阜之商奄里，因囚置奄人而得名者相同。晏子所謂古人居於此地者有蒲姑氏（左傳昭二十年）是也。故此所謂蒲姑實非蒲姑商奄之蒲姑。至祿父或係奄君稱號，夫奄係商時大國，其與國且有五十餘，其君之位高職重可知。商人稱之爲祿父，亦猶周人之稱呂尙爲太公望及尙父耳。審是，則可知蒲姑商奄之蒲姑，係屬吳地名，與奄國相連。遷其君蒲姑之蒲姑，係人名，即奄君矣。越絕又言奄君子女塚爲吳所葬，文意似不相連。讀者每苦不得其解，吾以爲奄城既係周公伐奄之奄，此說自迎刃而解。蓋武王封周章於吳，與奄比鄰。奄國既滅，奄地當即爲吳所有。當奄國國破君亡之日，其子女必多殺傷殉難者，故吳得收其骸骨而葬之也。此奄城遺跡，即商奄故都之又一證也。

六 結論

竊思夫商周之際，實係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勢力之一大交替。而奄國實係東方民族之主角。孟子稱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實爲一重大史事。其中必有不少可泣可歌之事跡。周書武成雖以一戎衣天下大

定自明，然當時史官必有記其事者。孟子知之，故引其事。但於奄國之所

在地，語焉不詳。秦火以復，書缺有間，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得其一

鱗半爪。魏晉之交，鄭玄杜預也不知奄國之所在。然確信奄國本國不在

魯之曲阜，故有奄在淮夷之旁，進散在魯之說。東漢去古未遠，越絕書作

者吳康居於會稽，對於吳越地理，見聞較切，或曾親臨其地，故所記特詳。

惜當篆隸楷書遭變之際，奄字或邲字，誤傳作淹，遂致大好史料，湮沒而

不彰。後世學者，多誤解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靈一

語，以為曲阜之商奄里，即奄國故都。習焉不察，陳陳相因，遂造成史學上

千百年來之差誤。此篇之作，非敢自詡見地，對於古之學者妄加譏評，特

欲喚起考古家注意，對此問題作深切之研究，更就此遺蹟，用科學方法

作一有系統之發掘，以解決此數千年來之疑案。此則不佞所厚望者也。

案潘君與鄙人同在南雍讀書時，專攻金石，尤精篆刻。去年考古

學社成立，首先加入，近且銳意為科學的研究，著作殊不少也。吾

嘗疑近日發掘，每偏重於西北及東北，於東南甚少注意，使奄城

發掘一旦實現，能與潘君所言相合，則其有益於我國古史之研

究，其功豈在安陽臨淄之下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鄭師許附

誌。

史地學

上古世界史 伍彞甫譯 一册 一元五角

Hays and Moon: Ancient History

中古世界史 伍彞甫譯 一册 一元二角半

Hays and Moon: Medieval History

近代世界史 姚莘農譯 一册 二元二角半

Hays and Moon: Modern History

世界文化史 西村真次 一册 一元五角

金漢若譯

歐洲近代現代史 余楠秋譯 一册 四元二角半

Schapir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西洋通史 上卷 余協中著 一册 一元八角

西洋現代史 盧逮會著 一册 一元八角半

中國民族史 呂思勉著 一册 一元二角半

地理學 王益厓著 一册 二元五角

人文地理學 譚亞達譯 一册 二元一角半

Brunhes: Human Geography

世界書局發行

讀易誌疑

李源澄

序言

周易一書，尊之者，以爲備具衆理，無所不包，卑之者，以爲卜筮之書，無與人事。易部著錄之書，已汗牛充棟，而其他上自玄言，下極小數，靡不有所牽涉，吾於經術，略事窺覽，惟於易，獨視爲高文典冊，莫敢問津，非不欲求知之也，苦無法以知之耳。雖然，易經成爲難讀之書，此漢以後事，周秦之人不如是也。不觀孟卿之命其子喜學易乎？卿固禮春秋名家也，以「禮經多，春秋繁雜，適使喜從田王孫受易。」班固漢人，以漢人言漢事，諒不誣也。固又謂「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於易家別派，皆著其來源，於孟喜則曰，「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於趙賓則曰，「好數書，後爲易飾易文。」於焦延壽則曰，「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是班氏明明以訓詁解大義爲易之正宗也。然則易之難通，寧非易家別派之多乎？漢人有漢人之易，魏晉人有魏晉人之易，宋人有宋人之易，清人有清人之易，即以經儒所共稱之易注已不同若是，故學者於易，往往不及終卷，廢然而反也。吾讀是書，前後不下十次，專讀經文不通，合注讀之亦不能通，平時略能玩味者，不過其中片斷之詞句耳，今又發

憤誦讀一過，其茫然如昨也。然學力已竭於此，謹舉猜度所及，記之以待將來之印證，並願此道先進，惠辱教之。

論周易作者

周易之作者，言之紛如，以載籍考之，東漢以前之人所說，皆以卦畫於伏羲，重於文王，辭繫於孔子，雖然，西漢人之言，固近古可信，而求之於吾心，則不能安也。伏羲至於文王，幾多年也，八卦豈足以盡事變，一也。連山歸藏至於周易，是易學變遷，已經數期，歷時既久，能不略有增衍乎？二也。卦辭不類周初人文，三也。周易作者，在繫辭中已致疑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世耶？」四也。是文王作易之說，殆由繫辭推之耳。繫辭者最古之易大傳也，然繫辭之意，不在重卦，而在繫辭，殆指卦爻辭而言耳。十翼非孔子作，歐陽修以下多疑之，惟十翼之名辭，漢人總名之也，實則各自爲篇，故不能以繫辭非孔子作，而遂謂象象亦非孔子作，說卦非孔子作，而遂謂文言亦非孔子作，此宜在存疑之科者，斷其爲孔子作與非孔子作，皆無確證，是則此

種工作，尙有待於學者分別研究者也。吾此時頗信卦爻辭爲前人所有，而文王繫之，孔子曰：「是故之宋而不足徵矣，吾得坤乾焉。」是六十四卦之次序，必文王有以易之，觀序卦可知也。序卦雖後人說易之書，使其全無義例，亦不能爲之強通。歸藏鄭康成尙及見之，故曰：「般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漢人所謂重卦者，殆指其次序之編定耶？象象辭必在繫辭以前，故繫辭釋之，如孔子繫辭之說可信，則必爲象象也。在論語中不過言「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也。」據魯論則易爲亦字，卽易字不誤，亦不能爲孔子於易有所著述之證，蓋孔子之所謂學易者，繫辭所謂觀其象玩其詞之意耳，卽有韋編三絕之事，以寡過之意推之，亦在身心用功，吾謂孔子於易道確有所明，且易至孔子而一大變，但其於易有著述與否，實不可知，謂十翼中大部出於孔子則可，若謂出孔子之手，則是無徵驗而必之，非愚則誣也。

論孔子以前易爲卜筮之書

朱子言「有伏犧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伏犧之易，文獻無徵，文王稍近，或猶可測其一二，易曰：「先王以神道設教，」人羣進化，其初必經此階段，故易之爲書，卽我古代政教之一部分信史也。以吾國官制言之，遷古以天官爲最尊，故曲禮謂「天子建天官，先六大，」蓋人不能自通於神，必有所以代表神意者，而卜筮尙焉，宗祝卜史，所以通人神者也，是以職位尊崇，而爲一切學術之淵源。自伏犧至於文王，卜筮之用不

替，當文王拘於羑里，卽假歷代爲人所尊崇之卦象，以明人事，而易作焉。是由神道而漸進於人事者文王也，脫離神道以人事說易者孔子也。章太炎先生易論云：「易本衰世之意，時亂故得失彰，平世賢良雖嘗論其梗概，非微知也。」吾謂易本憂患之人所作，故惟憂患之人，最易感發，觀六十四卦，皆盛衰消長之理，而以未濟終焉，則無時不在乾乾敬惕之中也。卦爻辭皆古之有也，八卦不足而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不足，而分爲三百八十四爻，可以應萬變而不窮矣，故卦辭爲一時期，爻辭又爲一時期，卦爻辭皆出於巫祝之手，特文王有取焉耳，故無嚴格之系統，大抵卦之次序有系統可尋，而卦爻辭卽不能盡有意義，以一人之身而創一無所不包之哲理系統，本不可能之事，且當時所需，要在觀其占而用之於人事，並不在求一哲理系統，只須卜者善爲解說，卽已足矣。觀春秋時代卜史之應用周易，卽可概見，左傳云：「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三三觀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如此之類甚多，不具引，從此已略可以窺見春秋時人對於周易之運用，大概以周易爲本，而爲之衍義，其解說亦無一定成例可

尋，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應用也。

論孔子對於周易之新解釋

上文已說文王對於周易，已漸由神道而進於人事，至孔子始完全脫離神道，以舊日之卦爻辭，而加以人事之解釋，是易雖神權時代之產物，經儒家解釋，與前判然不同，儒家不尚占卜，惟喪禮冠禮有卜筮，此不過相沿已久，不便改更，並且於卜筮之中，即寓敬事之意，直到荀子，遂公言「善爲易者不占」，可見儒家對於易經之態度也。易之用，據左傳是用之於筮，繫辭亦言「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是舊來以易用之於筮，孔子以後，始別開生面。繫辭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可見孔子於易之讀法，與左傳所記卜史所釋之易，其源則一，其流則殊，不可不審矣。

論漢易之來源即古之筮法

諒無異說，大抵儒家所傳，皆重於義理，切於人事，漢易之有別派，自孟喜始，而大成於京房，皆由應時勢之需要而起，梁丘賀以筮有應而得近幸，京房以明災異而得近幸，可知當時易道又返於卜筮也。嘗怪東漢之世，治京氏易者特多，施孟僅有數人，而梁邱無聞，由世莫之好，故治者少耳。漢易言爻辰，納甲，世應，飛伏者，欲使易統攝一切也。言互卦，旁通者，欲使之展轉無所不通也。且互卦與旁通，春秋時人已用之，左氏「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杜注云：「自二至四有三象，艮爲山。」左氏又云：「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觀否一卦既可謂之卦內之互體，又可謂之卦外之旁通，左氏中言筮者多類此。漢人之說實古法也。漢書所謂「候陰陽災變書」與「小數書」者，大抵即漢志所謂「古雜」、「雜陰陽」、「神輸」與乎數術方技類之書也。其源至古，即古代之筮法，漢人說易之法，在儒家言之，則易之別派，自卜筮之易觀之，則漢易爲卜筮之復興，儒家則以賓客主也。夫易之初，本爲卜筮之用也，象與數也，本由人假定者也，義理之學，則由卦爻辭而起義者也，二者皆說易者先有其一貫思想，而藉易以明之，惟義理應之於人事，較象數爲合理耳。說易之家，不外此二派，其最者孟京以災變名，漢儒除費氏外，皆受其影響。魏晉思想丕變，故王弼說易，一掃而空之。宋人之易，義理以程爲大宗，象數以邵爲大宗，楊敬仲王宗傳，則以佛理言易也。要之皆不明易爲初民之作，而處處求通，象數既不免於附會，即言義理者，亦多牽強，文王孔子不復生，焉能定後世之執真乎？

自商鞅以至漢初，其時之著作雖無傳者，十萬然以丁寬說易例之，

論卦爻辭

卦辭最不整齊，亦最不可解，大抵文王取昔日卜筮之辭，近是者而合成耳，即以元亨利貞四德而論，或以不足四德，或四德無一焉，或以餘事繫之，又有所謂吉凶悔亡无咎之類，其詞亦無一定之界限，其所占之事，今可見者，約有數端：一出行。坤卦「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屯卦「勿用有攸往」；需卦「利涉大川」；訟卦「不利涉大川」；同人卦「利涉大川」；蠱卦「利涉大川」；賁卦「小利有攸往」；剝卦「不利有攸往」；復卦「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大畜卦「利涉大川」；大過卦「利有攸往」；習坎卦「行有尚」；恆卦「利有攸往」；蹇卦「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卦「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卦「利有攸往」；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夬卦「利有攸往」；萃卦「利有攸往」；中孚卦「利涉大川」；凡此皆言出行之事，故累言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蓋其時洪水未平，禽獸逼人，出入甚苦，當其未出之先，必求之於龜蓍，以不出則不能生存，出又恐遇害也。二建侯。屯卦「利建侯」；豫卦「利建侯」；三行師。豫卦「利建侯行師」；夬卦「不利即戎」；升卦「南征吉」；蓋當草昧之世，無君長則不能羣，無羣則無力，無力則不足以禦外患，故建立君長，行師即戎也。四飲食。大畜卦「不家食吉」；頤卦「自求口實」；是飲食之事也。五訟獄。噬嗑卦「用獄」；有利則有爭

訟也。六取女。咸卦「取女吉」；家人卦「利女貞」；歸卦「女壯勿用取女」；漸卦「女歸吉利貞」；取女爲人道之大事，故卜之也。然卦辭固非一時之事，夬卦「揚於五庭」，是已有朝廷之制也。渙卦「王假有廟」，是已有宗廟之制也。井卦「改邑不改井」；夬卦「告自邑」；是已畫地居民也。離卦「畜牝牛吉」；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是已有畜牧之用也。大概卦辭時代，自洪荒草昧以至遊牧農事時代，此可考而知者也。爻辭者，所以濟卦之窮者也。以六十四卦不足以盡當時之務，故每卦有六爻，六爻即可以占六事。文王取前卜筮之辭而繫之六爻之下，或有義或無義，蓋昔日卜筮之辭，不能盡組織成哲學之系統也。吾以爲文王在易之建樹，即在其將六十四卦作一有系統之排列，卦爻辭則不過集昔日卜筮之辭之近是者而繫之焉耳。後人強爲之通，雖用力至勤，於易無補也。王弼之言曰：「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其指責漢儒之失，則誠當矣。然其所謂原者，不過曰「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耳。充其術也，又豈能盡通哉。

論象象辭

說卦傳成書在象象之前後雖不可知，其中所代表之觀念，在作象象之時，已極明白，則可斷言，說卦傳者，歸納卦爻辭而作也，在象象之前，必先有此顯明觀念，而後有義可說，象象辭者，即所以引伸卦爻辭者也。

其義是否卦爻辭之本有，則難言也。象統一卦之義，象推一爻之義，象亦有兼統一卦之義者，象象之所以能統攝一卦，以其主於一端，實則未能並卦爻辭而以一思想鎔成也。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釋卦辭「元亨利貞」與爻辭「九五飛龍在天」之義也。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此專釋建侯之義也。象辭亦然，往往六爻之象，不能以一貫之思想解釋之，而繫辭爲之說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故讀易之法，與卜筮之法，皆有所主。讀易以象象所主之辭爲準則，繫辭云：「觀其象辭則思過半也。」卜筮則以所變之爻爲主，實一極不合理之事也。

論繫辭

繫辭一篇，易學之概論也，有言義理者，有言卜筮之法者，有言讀易之法者，有言易之功用者，大抵後人說易之法，無不由此出也。不過此篇缺點亦多，於易學之來源，即致疑辭，既不知其來源，如何能說明其理？吾意凡治易者，必先假定易之本身必備之條件，然後依以說之，無論或是或非，必不致隨意附會，使讀者迷於所言，信者疑者均有所從入。卜筮之法，與義理之學，根本不能混爲一談，前人所謂即象求理者，似是而實非也。在卦辭中，無所謂象也，即在爻辭，亦有合有不合，象象辭大概可以觀

象玩辭，孔門之易，既非卜筮之易，繫辭於此不能分別，於是幾千年來，義理象數，糾纏不清，以吾觀之，繫辭者乃糾合前人說易之傳而爲之也。然其中精義甚多，合宇宙人生而爲一，吾國言哲理者，此其首也。故易之爲書，實以繫辭而增重，因其爲贊易之書，以極深之理，飾初民淺近之言，於是易亦因之而晦，如八卦本所以定吉凶，而繫辭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八卦不過爲卜筮之符號，其始何與於宇宙本體之理耶？制器即有所取象，亦何與於易，而繫辭則曰：「以制器者尙其象。」又曰：「蓋取諸離，蓋取諸益。」數者筮之所用也，而繫辭則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凡此皆不過欲神易之妙用耳。然今日能略窺易道者，亦賴有此。「鶴鳴在陰」諸段，可以見孔子讀易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一段，可以見當世之筮法也。「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則非其中爻不備，「知此則可以讀象象辭也。」繫辭焉而明吉凶，「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知此則可以了然於易象之無義，惟賴於後起之辭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是故其辭范，范者使乎，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知此則知孔子所謂寡過者，誠不虛矣。

結論

吾於易經，初無所解，偶有所疑，即錄之於此，以求教於有道之士，其

最大疑點，即不信卦爻辭爲有意義之書，以爲易經所以爲世重者，以十翼故耳，如將十翼刪去，則卦爻與今日卜筮之言，無高下之分也。繫辭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吾意占雖可廢，如能觀象玩辭，懼以終始，以至於荀子所謂「善爲易者不占」之境地，則易之益人誠大矣。

子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關孟。關荀。卷二。原道。關管。關老上。關老下。關莊上。關莊中。關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關商。關韓。原名。卷四。原墨。關墨上。關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衆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爲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爲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爲達人。亦可以爲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哲學

哲學概論	李石岑著	一冊	一元九角五分
哲學大綱	慶澤彭譯	一冊	一元七角五分
西洋哲學史	詹文滸譯	一冊	二元八角
哲學	張東蓀著	一冊	一元五角
現代哲學	張東蓀著	一冊	五角
哲學與近代科學	張抱橫著	一冊	五角
美學	李安宅著	一冊	五角
因明學	陳望道著	一冊	七角五分
中國思想	楊大膺著	一冊	五角
心理學大綱	伍况甫譯	一冊	二元七角五分
心理學	金公亮譯	一冊	一元五角
認識論	張東蓀著	一冊	五角
先秦學術概論	呂思勉著	一冊	八角

世界書局發行

(中6)

兩漢書經說考 (續一)

蔣庭暉

尙書

堯典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擊。

郊祀志。虞書曰。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贊。愚案五樂今作五玉牲作生無爲字贊作擊師

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芋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大傳亦作五樂是五樂爲今文也史記集解馬氏以書下文五器爲上五玉王引之非之曰玉固可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必枝蔓其字而言如五器乎遂以五器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所舉建常樂纓等其數皆不得五而丰豐不與嫌其爲玉也禮記孫曰若據此志器作樂則其疑可得矣牲史記封禪書司馬彪祭志俱作牲贊段玉裁云當作擊蓋贊者後出俗字釋文贊本又作擊說文擊至也从女執聲商書曰大命不贊讚若擊一曰虞書雉變即此一死擊也蓋孔壁古文鄭注商書曰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是其義通 前書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郊祀志。虞書曰。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

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

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愚案南嶽史遷亦以爲衡山也或本孔安國說大傳說五嶽謂岱山華山恒山嵩山

也水經山水澤地所在云雲山爲南嶽在廬江濡縣西南謂即今安徽霍山縣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華山此以雲山爲南嶽皆今文說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

虞以衡山爲南岳周氏以霍山爲南嶽孫星衍云此蓋傳寫互誤非霍山也失也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虞五嶽即是霍山疑經文言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則岳都平陽古行

五十里計一月可至若至衡遠遠且又逾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冀南方霍山之文也但安靈霍邱縣自有霍山而水經所說以霍山縣天柱山當之未知孰是

王莽傳。莽下書云。舜巡五嶽。羣后四朝。以上前書

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又曰。假于祖廟。愚案今作

格于藝祖

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

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廟。以上後書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王莽傳。莽下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宣帝紀曰。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愚案傳今作敷傳敷古通師古曰傳讀曰敷單陶讓敷納以言文帝紀成帝紀詔皆引作傳萬

賈萬敷士大戴禮史記夏本紀亦皆作傳 以上前書

章帝紀詔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無異迹。

胡廣傳。胡廣云。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以上後書

肇十有二州。

谷永傳。谷永云。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以上前書

象以典刑。

刑法志云。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鯨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目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哉。前書

鞭作官刑。

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恍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後書

皆災肆赦。

陳寵傳。寵上疏曰。臣聞先生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有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皆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

惟刑之恤哉。

刑法志。成帝詔云。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愚案段玉裁曰。恤當作卹。其作恤者。卹包所改。經祐孫曰。段蓋據潘岳籍田賦。惟毅之卹。李注引尚書。惟刑之卹。說文引書。無恙于卹。為證。然說文卹。調憂音。義俱同。疑屬重文。散居異部。班氏在卹包。前引作恤。必有所本。段說過執。前書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鮑宣傳。宣上書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劉向傳。昔者共工驩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誘。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又曰。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

刑法志云。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大服。

地理志。琅邪郡祝其縣云。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愚案羽山今屬江蘇贛。豫界縣南有祝其故城。

卹。漢書。是也。

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日化天下。

古今人表。下下愚人。三苗。以上前書

侯霸傳。光老賜新羅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朱浮傳。樊噲言於帝曰。唐堯大舜。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厭海內之心。使天上咸知。然後殛罰。

梁統傳。統上疏曰。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人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罪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馭之誅。三五有大辟剗肌之法。

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

傅燮傳。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宜思虞舜四罪之黜。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愚案釋言殛誅也。誅者責遣之非殺也。說文誅作殊。蓋誤字。鮑宣傳息夫躬贊

均言放四罪。劉向亦言舜有四放之罰。是殛亦放之義也。不訓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永遏即久放之意。不施言不得施舍以歸也。祭法疏引鄭志答趙商云。殛非誅。死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是鄭亦以殛為放也。孫星衍曰。舜之殛。蘇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殛之。死地箕子云。殛則殛死。亦請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蓋古訓無不以殛為放。而非殺者。即釋言殛訓誅。亦無害於放之義也。吾師錢名山先生曰。放流。冥皆無殺義。不當殛。殛。蘇治水。用弗成。然亦勞臣也。舜之仁。不當殺也。以為殛居四罪之末。罪必減。子共。又曰。禹之治水。所以聖者。亦以親見其父所為。引以為前事之鑒。故能不敗也。醫不三世不能服其藥。一世之術。固當不及三世之精。非必前者盡不肯而後者盡賢也。醫以三世收效。禹以再世成功。其理一也。蓋較鄭孫二說為尤精。以上後書

廿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王莽傳。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迄於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前書

李固傳。飛章誣固曰。臣聞君不務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

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也。後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

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適遜於

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

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前書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關四門。通四聰。前書

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疎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

辟四門。明四目也。

申屠剛傳。剛對策曰。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

邳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盡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諂諛之昌。不以諱謗為罪。

勿案驗。以崇在寬。

王暢傳。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

陳蕃傳。蕃上疏曰。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周舉傳。陽嘉三年策問。五品不訓。王澤未就。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謝夷吾傳。班固見夷吾曰。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

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循法奉職而已。

劉愷傳。陳忠疏曰。調訓五品。

寇崇傳曰。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以上後書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暹錯傳。錯對策曰。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

爲五帝先。大禹得臯陶而爲百王祖。

王莽傳。莽下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又策嚴尤曰。蠻夷猾夏。不

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刑法志云。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戰不陳也。愚案此本荀卿說

食貨志。莽下詔曰。蠻夷猾夏。寇賊姦軌。

百官公卿表。敍曰。咎繇作士。正五刑。

敍傳述匈奴傳曰。於惟帝典。戎夷猾夏。

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咎繇。愚案昔繇今作臯。以上前書

李固傳。飛章誣固曰。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愚案軌今作宄

馮緄傳。延熹五年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以上後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

揚雄傳。甘泉賦。般倕弃其剗厥兮。

百官公卿表。敍云。垂作共工。利器用。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垂。以上前書

蔡邕傳。釋誨云。倕氏興政於巧工。愚案倕氏即垂也。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章

儒山作巧垂垂倕。皆古通假字也。後書

讓於爰斯。暨伯與。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朱斯。柏譽。愚案此即爰斯。伯與也。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後

仲之伯表中。多作柏禮射義。則爰則譽注云。譽或作與。蓋爰與朱伯與。柏譽與與皆古通假字。前書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揚雄傳。揚雄曰。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山木茂。愚案雄以舜爲禹。蓋誤

字說文。山神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神字。讀若徹谷。永傳。度少。壽滋。師古曰。山古草字也。

百官公卿表。敍曰。赫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愚案赫今書作益。應劭曰。釋伯益

文作赫。以上前書

讓于朱虎熊羆。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拍虎。仲熊。叔豹。季熊。愚案師古曰。季熊即左氏傳所謂

熊字。梁玉繩曰。案路史。後紀十二注。曰。書有朱虎熊羆。孔傳及疏。引鄭注。皆以爲二。臣名。季熊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爲朱。是朱爲叔豹。則謂爲季。豈表作季熊。

傳寫誤。爾雅。謂熊羆二字聲相近。同聲通假。古有此例。若作季熊。則與仲熊爲異。而無理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會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夷。汝作秩宗。

百官公卿表敘云。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前書

讓于夔龍。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龍。夔。前書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

百官公卿表敘云。夔典樂。和神人。

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

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目觀風俗。知得

失。自考正也。愚案。哥今作歌。詠作永。禮樂志作詠。說文哥聲也。古文以為哥字。哥歌

之不足。故長言之。禮文云。詠或作詠。詠詠皆永之後起字。

禮樂志云。典者自卿大夫師。皆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

教國人。國人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

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教。詩言志。歌詠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愚案。放今

作傲古通作字。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

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

正。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

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日海內偏知上德。被服其風。光

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

降。故詩曰。鍾鼓鏜鏜。管籥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目。感天

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前書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賈捐之傳。后父陽平侯禁。與石顯雜治。捐之獄。奏捐之懷詐。偽以上

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說殄行。

震驚朕師。

谷永傳。谷永云。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

百官公卿表敘曰。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愚案。出入帝命。今書作出納朕命。錢

大龜史記內作入左傳。義九年傳。以出內。火漢書引作入火。以上前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成熙。

李尋傳。李尋曰。宜深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紀萌

芽。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谷永傳。谷永云。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食貨志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成此功也。三考黜陟。愚案。李尋傳。食貨志。以三考黜陟。為句。蓋古今文之別也。史記白虎通。黜陟。引皆以黜陟

為句。與尋傳。食貨志。同。俱古文也。大傳以幽明。上。圖為句。與永傳。同。是今文也。以上前書。朱浮傳。浮上流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

艱難之業。當累日也。後書

研究論語答問(下)續

陳柱

問曰。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朱注引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然漢書李尋傳贊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是班氏以易春秋為言性與天道之書也。從程朱之說。則以為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贊美。從班氏之說。則以為子貢實不得聞。二說不同。敢問所安。

答曰。二說相反。而實相成。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則非不言。亦非多言也。是性與天道。非絕不得聞。亦非常得聞也。故從其難聞而言之。則曰不可得聞。因難聞而偶聞。則歎美之亦曰不可得而聞。皆不外乎罕言而已。若以為絕不得聞。則易春秋何以著。何以傳。以子貢之賢猶絕不得聞。則傳易春秋者。豈皆賢於子貢乎。若以為聖人之恆言。則子貢何以歎。子罕篇何以言罕言。或曰。易藏太史。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亦可

問曰。公冶長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為人所怨恨也。此二說不同。前者謂少怨人。後者謂人少怨之。朱注宗邢疏。謂不念舊惡。所謂以直報怨。故怨之者希。未知孰是。

答曰。太史公書伯夷列傳云。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是史公蓋以孔子之意為言。伯夷怨人者少。故反詰之曰。怨邪非邪。以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之說推之。則史公謂伯夷少怨人為得之。皇疏與史公同。朱注橫添以直報怨四字。所謂添字解經。非所宜也。

問曰。公冶長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朱注。謂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然則是孔子自矜己之好學也。聖人謙德。豈宜如此。

備考

答曰。簡朝亮亦嘗疑之。故其說曰。釋文云。焉如字。衛瓊讀焉於虔反。為下

句首。邢疏云。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有如我之好學也。邢疏從衛讀是矣。猶未洽也。謹案焉。讀如焉不學之焉。猶安也。安不如者。謂何所不如也。彼有忠信之質。無不可以學。人但好學。豈當委於生質邪。柱謂邢簡說均未是。當從朱說爲長。此孔子自述以勉弟子之言。非不謙也。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猶言何難也。此皆孔子自信之辭。所以勉弟子者也。其於謙德。何傷乎。

問曰。雍也篇。子曰。不有祝蛇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朱注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上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非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隔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簡朝亮引以證朱注。然於而有二字之義。仍覺未安。敢問當作何解。

答曰。此孔子甚疾時君好佞之甚之言也。謂宋朝之美。時君之所悅也。若不有祝蛇之佞。尙不能免於難。况無宋朝之美者乎。或疑而爲不之誤。而篆文作而不篆文作不。易說混也。此說論語正義均已發之。惟詞多未達耳。

問曰。雍也篇。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朱注則謂古人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如云。所不與崔溲者之類。不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如舊注之說。則孔子直欲行女謁耳。豈聖人所宜爲。朱注則誠較善矣。然孔子矢之。訓矢爲誓。仍與舊注同。先生與弟子祝誓。亦豈聖門所宜有。敢問所安。

答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過蒲。反乎衛。主蘧伯玉家。衛靈公夫人有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絳帷中。孔子入門。北門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集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所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其說比舊注及朱注爲優。柱以爲失者。疾之省文。夫子矢之。猶云夫子疾之也。孔子屈於勢。不得不見南子。而子路以爲辱。故孔子疾之。猶云是故惡夫佞者也。否

史記作不。論衡引作鄙。均古今字。其義則當爲鄙。鄙。辱也。謂予若有所辱者。天其厭拒我乎。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意謂決無所辱。猶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列女傳曰。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夫也。必不以闇昧廢禮。公使人視之。果伯玉

也。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疑此衛夫人即南子。彼能知蘧伯玉。故能知孔子。而必欲見孔子。法言云。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欲見。敬所不欲敬。不詘如何。詘與辱不同。子路以孔子之詘。爲孔子之辱。故孔子疾之。

問曰。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說者皆以孔子不喜創作。而喜守舊。中國尊奉孔子。故成爲守舊之國。其說信否。

答曰。此孔子爲作春秋而言。非爲一切而言也。老指老聃。彭指彭祖。皆古之史官。歷史皆當根據事跡。可述而不可不作。當時之爲史者。蓋有依託神話。或無知妄作者。故孔子既自明己之作春秋。必有所述。而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問曰。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則聖人亦亟求富邪。

答曰。富猶富貴也。古之富貴即祿仕。故宋翔鳳云。求富即干祿也。君子原無惡於富貴而不求。唯須以其道耳。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謂可以其道得之者。則雖小職。吾亦爲之。如不可求。謂如不可以道得之者。則雖大官。吾亦不爲。不如從吾所好也。此與孟子之言相成。孟子言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又云。非其道非其義。雖

可見所好非富貴也。人不宜惡富貴。亦不可好富貴。

問曰。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莫二字之義云何。

答曰。何注云。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及也。文不及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此其意蓋以爲文吾豈不猶人邪。若躬行君子。吾尙病其未能也。朱注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大意亦與何同。清儒或引管樂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說文恣。強也。慤。勉也。文莫即恣慤。段借也。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以文莫爲恣。慤之省。固甚似是。然文莫訓努力。努力與躬行。竟何別乎。以行仁義訓文莫。由仁義行訓躬行。似亦過於勉強分合也。近儒章炳麟以文莫即文幕。引荀悅曰。幕音漫。無文面也。漫正字當作緜。說文。緜。繒無文也。文幕猶言文質而已。文謂禮樂。幕指質性。文幕猶人。愈於文質無所底者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則未之有得矣。說尤迂曲。柱謂文莫猶文謨也。莫爲謨之省。說文。謨。謀也。从言莫聲。文謨猶文章議論也。孔子自謙。言文章議論。吾尙能如人。若躬行君子。則吾尙病未能也。

問曰。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以此謾孔子不重民衆教育。民可使行不可使知。與商君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之說。相去不遠。或又讀民可逗使由之句。不可逗使知之句。謂民之可使行者。則使

大則可以包小。言其小亦可以知大也。此意所重在從吾所好句。

行之。不可使行者。則先教使知之。其說當否。

答曰。此程子所說已甚善。其言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而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而吾師唐蔚芝先生說之尤精。曰。可能也。不可不能也。春秋時民智淺。但能使由之。而不能使知之。夫子所深惜也。此可謂深得儒家注重教育之意。蓋孔子發爲深惜之辭。而商君認爲當然之語。言民不可使知雖同。而所以言之意則不同。學者所當深味也。

問曰。秦伯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或謂關雎之亂。當作關雎之詞。古金文詞字有省作詞者。又省則爲詞。誤倒爲亂。其說當否。

答曰。始與亂。乃詩與樂對待之專名。魯語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以卒章爲亂也。由是樂之卒亦謂之亂。劉氏論語駢枝云。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終。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開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簡朝亮曰。儀禮鄉飲酒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蓋燕禮略同。而關雎之亂可知矣。云師摯之始者。劉氏云。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云關雎之亂者。劉氏云。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謂關雎之亂者。舉上

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蓋亂字篆文作亂。从又。从儿。从8。从7。8亂絲也。儿治絲之器也。又象人以兩手上下治絲也。7已治之絲也。故亂字就其8之未治者言之。則爲亂。就其7之已治者言之。則爲治。是以一字具治亂二字義也。合樂爲亂。正以見合樂之多。而似亂非亂耳。今若以爲詞字之誤。則此章始與亂改爲始與辭。及樂記之始奏復亂。改始奏復詞。再始復亂亦改再始復詞。於義皆不相對矣。且楚辭每篇之末多有亂曰二字。亦即詩之卒章。樂之合樂之遺意。若以楚辭之亂曰。亦當爲詞曰。則楚辭全篇。獨非辭乎。

問曰。秦伯篇。予有亂臣十人。或亦以爲當據古金文。改作詞臣。古詞通。用。予有司臣十人。於義爲允。且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予有亂臣十人。非是有亂即有司。於義尤協。子以爲何如。

答曰。在此可備一說。然古書文字原可通者。則不必改可也。

古詩十九首新箋

王繼慶

古詩十九首，爲三百篇以後最古之作品。其詩雖出於東京，惟西京時承屈賈之遺風，詞人所作，多屬於賦。蘇李贈答，出於南北朝人之託意，非真西京時所出也。故十九首實三百篇後之第一組，無疑義矣！

古今解釋十九首者，聚訟紛紜，大抵以爲逐臣棄婦，非一人一時之所作。予去夏閒居，取而細玩之，始察爲夫婦二是之贈答。詩讀之數千遍，其中脈絡及字句之意義，無不冰釋理解。昔涇包慎伯自言，讀過秦論及十九首皆萬遍以上，始識其要點，然亦未言十九首究爲何事而作也。今予不揣鄙陋，敢以所獲，貢之於同好。

古詩十九首本事

此詩本事，係北方一佳人至南方，流落爲娼，後嫁一士人，情好甚篤；嗣士人至洛陽求官，久而未回，婦作詩寄之，夫亦回答，凡數次，共得十九首也。或一詩人擬二人之贈答而爲之，亦未可知，惟決非多時多人之作品。

婦寄夫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此婦寄夫第一首也。夫至洛陽後，至是已及年終，婦思夫情切，故作此詩。「胡馬」指極北，「越鳥」指極南，故曰「相去萬餘里」也。「浮雲蔽白日」二句，言只見天，不見人，「歲月忽已晚」言光陰之速，別離之久也。「棄捐」解在下首。

婦再寄夫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婦於歲晚時寄詩後，至次年春深，尙未得到回音，而「青青河畔」之「草」，「鬱鬱園中」之「柳」，均爲感人之物；唐人「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正脫胎於此詩。「閨中少婦，疑妝上樓」亦卽此詩「娥娥紅粉，皎皎當窗」也。

前首言「棄捐勿復道」者，因自己曾爲過倡，丈夫或有棄之之

心而久久不得回音，心情遂愈形迫切，於是索性說出自己曾爲倡，看丈夫如何回答也。錢牧齋與柳如是合歡詩云：「人間若問章臺事，鈿盒分明抵萬金。」因柳如是曾爲過倡，勸其不必因爲過倡而自己疑心丈夫看不重她。此詩明言自己曾爲過倡，意思以爲爲倡之事，夫所素知，今已結爲夫婦，則非倡矣。「空牀」之「難獨守」，君豈不知耶？君豈不能體諒耶？

夫答婦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爲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入妙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騰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轡軻長苦辛。

此夫第一次答詞也。「青青」「磊磊」在詞爲暗對「青青」「鬱鬱」意思則言我的心，如柏不變色，石不轉移，即答婦「棄捐」之言也。「忽爲遠行客」之「爲」字，各本多作「如」字。予幼年曾見一本舊刻文選作「爲」字。今按詩義，實「爲」字爲勝。蓋「如」與「爲」，「草書極易訛誤，他書亦往往有之。」

「陵上柏」「澗中石」意思又雙關。言柏與石，永久不移他處，

惟人則「忽爲遠行客」以致生別離之苦也。既成別離之苦，惟有「斗酒相娛樂」耳。

後半首極言至洛陽後，京都之繁華富盛，而自己又適在「極宴娛心」無所「戚戚」告婦不必憂慮也。

第二首起句，即言「今日良宴會」者，以第一首意向未盡，又未說明娛樂之事，故重敘其原因以告婦也。

「彈箏奮逸響」以後，係說在洛陽遇一知音，彼請我宴飲，復佐以音樂。彼口雖不言，已知其竭力爲我營謀。「何不策高足」四句，係友意中之言，轉以告婦，言己之高官厚祿，指日可得，不致再不遇也。

婦寄夫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

此婦接夫詩後，重寄以詩也。意思謂君誠宴飲娛樂，亦知西北高樓中，有一久久望夫不歸之杞梁妻乎。正喻己之望夫不歸而發歎也。「清商隨風發」四句，正鍼對「彈箏奮逸響」四句；言君得知音，如此快樂，杞梁妻則正「傷知音」之「稀」，兩相對照，抑何苦樂之懸絕耶？末言「杞梁妻」之悲，與自己正是一樣，無非想「奮翅高飛」成爲「雙黃鵠」耳。

夫答婦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此夫答詩也。「涉江采芙蓉」是夏日情景，言我何嘗不記念你。在夏日見芙蓉，採之欲以寄你，乃「長路」「浩浩」不能呈你面前。「同心離居」正表明己心相思之苦也。

次首則因光陰易過，倏忽之間，已入秋節。上四聯，皆感秋之易至，對景傷懷；而以「玄鳥」一句，遞入下聯。言燕子忽然不見，亦如「同門友」之「棄我如遺跡」也。此所說之友，即前請宴會，唱高言之友，而倏忽之間，竟如兩人，可不益增感歎乎。

「南箕」四句，言我與友如「南箕」之與「北斗」，兩不相涉；而「牽牛」又「不負輓」，使我兩人會在一處。繼又言我因無「磐石」般之靠山，所以終不得遇，一個人徒負「虛名，復何益」乎？

婦答夫

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此三首婦答夫。第一首表明己之來歷與心曲。「泰山阿」與後「燕趙有佳人」皆婦生產地，我故曰北方人。「孤生竹」言己之孤苦。幸得「與君爲新婦」如「兔絲附女蘿」得有依靠矣。然自君一出門，「千里」「悠悠」而「軒車」來接，又「何」其「遲」遲，故又曰「思君令人老」也。末言己身此時，正如「含英揚光輝」之「蕙蘭花」，「過時不採」豈不「隨秋草」同「萎」耶？末又言君必欲在京圖立功名，「賤妾」亦無能爲力也。

第二首，「庭中有奇樹」桂花盛開。一則點明又到深秋時節，一則言我亦採花欲寄，乃「路遠莫致之」，正答「涉江采芙蓉」也。復次，舊禮教中，男子出外，故云涉江；女子守家，故只能言庭中之桂也。末言「但感別經時」，是因桂開而感傷久別也。

第三首詠牛女二星。按牛女屬越之分野，前「越鳥巢南枝」正比己身之家於越也。因見牛女，而悲其只隔「一水」，不得暢敘情衷；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

若我兩人之遠隔萬里，悲傷又當何如耶？

夫答婦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此夫答婦，言回家則「悠悠長道」甚不容易。又言我在此間，「四顧茫茫」不但故人不能見面，連「古物」亦不能一遇，則心中悲感爲何如乎？我之所以不即歸者，蓋欲立一「榮名」以垂後世耳！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千古士人爲此而沒者，可爲同聲一哭矣！

婦慰夫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襟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

此婦接「迴車駕言邁」一詩，而以此慰夫也。「東城」即洛陽

東京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答「東風搖百草」一語，言人生處悲境，見綠草亦覺萋然而感傷也。「四時更變化」一聯，暗指夫前詩「極宴娛心意」之意，而今如此悲傷，故曰「歲暮一何速」也。「晨風」一聯，亦慰夫之語，即指「榮名爲寶」之志。繼又勸夫不宜過於傷感，故勸以「蕩滌情志」何必以此爲「結束」也。

「燕趙多佳人」即表明己之生產地。言今有佳人「理清曲」時，其「音響」之「悲」，君豈未喻耶？前言「杞梁妻」亦用此句，正喻自己，亦同此心。「馳情整襟帶」一聯，寫出相思之苦，無聊之極，而不露怨意，真溫柔敦厚極矣！末言己之心意，惟「思」如「雙飛燕」之「銜泥巢君屋」爲柴米夫妻同居一處耳。

第二首慰夫，更進一層。言人生無幾，轉瞬即歸泉下，何如及時行樂之爲愈乎？「壽無金石固」正對「人生非金石」一聯。又言死之一關，雖「聖」「賢」「莫能」免「度」，或者以「神仙」不死，「服食」以「求」之；然又「多爲藥所誤」，故不如「飲美酒」，「服執素」之實受其益也。

夫答婦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闔，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

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此夫接到婦慰詞而還答也。『疏』遠也多也。『親』近也。少也。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猶言去日苦多，來日苦少也。『出郭門』

三聯，正答『驅車上東門』一段。言汝在『東門』上『遙望』，尙見

其墓；我則『出郭門直視』，『古墓』且『梨爲田』，『松柏』或『摧

爲薪』矣！同一『白楊』，汝惟見其『夾』於『廣路』，而我則近視

其側，更『愁殺人』矣！我具此悲哀，何嘗不『思還故里』，無乃『欲

歸』而『無』法也。

第二首答『服食求仙』也。言『及時』、『爲樂』，我已知之。至

於『仙人』，如『王子喬』者，何處訪求耶？言決不誤信求仙也。

以上諸句，朱竹垞《曝書亭集》謂『翦裁古詩長短句作五言，移易

其前後，皆出文選樓學士之手』，實屬臆說。古詩雖有『夫爲樂及當

時，何能坐愁佛鬱當復來茲』及『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爲

期』等句，然彼自彼，此自此。蓋古人作詩，言志抒情，隨口說出，原無如

後人之避忌也。魏武之短歌行，中間用毛詩一大段，終不害爲魏武之

詩。紅樓夢中之黛玉葬花詩，亦多用唐六如之句，不害其爲妙詩也。蓋

意思相同，用前人成語，未爲不可。竹垞之見，未免不廣耳。

婦寄夫

陳凜歲云暮，蟬姑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

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叟，又不慮重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由冬而春，由夏而秋，『涼風』變『厲』，念『遊子』之『無衣』，於是

有『錦衾』之寄也。『洛浦』，明指洛陽。本事所言，可無疑義。自

寄衣以後，相思尙不能已，輾轉反側，遂入於夢，此詩蓋夢後之追記也。

小說家之寫夢，初未嘗言夢也。及夢出以後，乃始知爲夢；此詩之

敘述，亦同此法。『獨宿累長夜』，尙未夢也。至『良人惟古歡，枉駕惠

前綏』，則夢中情節矣。『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則年餘來希望

良人歸家之目的，忽焉達到。然而倏忽之間，良人又不見矣。迴思方纔

情節，良人既已歸家，何不入『重闌』，與我綢繆繆耶？且忽焉不見，

詎乘晨風而飛去耶？然良人固無翼也，然則又何能飛耶？恍恍惚惚，宛

然夢境，神妙極矣！及既醒之後，若癡若呆，涕泣復下，『徒倚傷懷』，無

聊之極，以涕措之於雙扉而已。

婦再寄夫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

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

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此婦接到夫之來書，而報之以詩也。上首言『涼風』變『厲』，

尚在深秋，今則已入「孟冬」，「寒氣」，「北風」相並而至，而「愁」人則「長」，「夜」漫漫，仰視天空，方見「三五明月滿」，旋見「四五蟾兔缺」，既傷光陰之速，又感度日如年，乃忽於「遠」，「來」之「客」，得丈夫之「書札」，且所「言」者，亦同具「相思」，「離別」，此書之可寶貴，雖「置」之「衣袖」，「三年」之久，決不使其損「滅」，「字」也。繼又感傷己之心意雖然如此，惟「懼君」之「不能識察」之耳。

夫答婦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此夫接到錦衾後之答詞也。「相去萬餘里」，即用婦第一首之語，而下接以「故人情尚爾」，足見兩人之愛，並未稍有變遷。將錦衾展視，則中繡「鴛鴦」邊「緣」，「不解」之結，因物思人，情思倍增，乃言我二人之身，本已「如膠投漆」，溶爲一體矣！今偏「別離」，則「誰能」遺「此」耶？

婦寄夫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攢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

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別離既久，思想年餘，丈夫終不見歸，故復以己之狀況告丈夫，無非勸其早日歸家，二人得團圓耳。後半首寫「彷徨」無措，坐立不安之情狀，宛然在目，非有雕繪之筆，曷克臻此！

前首言「垂涕霑雙扉」，此首言「淚下霑裳衣」，粗心讀之，似覺意義相同。細按之，實大有分別。「涕」者，鼻涕也。當其垂時，未必卽落，故以手措之於扉。「淚」者，眼淚也。其下也，自卽霑於裳衣矣。文心之細，於斯爲極。千古絕唱，無與比肩。豈淺人所能知哉！

綜計十九首中，婦寄夫十一首，夫答婦八首，婦詩無不句句思夫，連歸，夫詩則以功名未立，不能卽歸爲言，一來一往，一唱一和，無不前後相接，一氣貫串，乃千餘年來，俱以爲係多數人，多數時之作品，真瞽說也。玉臺新詠，甚至妄標作者姓名，更屬無謂。夫徐陵在陳，比蕭統更在其後，蕭統文選，不能舉作者姓名，則在蕭後者，更從何而知之乎？是其不過臆度而已。

復次：文人好名，自古已然。此詩不標姓名，足以見其重在情而不在于名，而輾轉傳寫，卒流而不絕，又足見精神長存於天壤間，彼爲求名而刻詩文集者，不數十年而化爲烏有，可知無其才而好名無益也。三百篇中之國風，亦屬無名之作品，其故可深長思矣！

韓非之時代背景及其學說淵源

陳千鈞

——韓非子研究之三——

思想乃時代之產物，盡人而知矣，惟自來學者論韓非之時代背景，又多泛論，未見切實；茲所論者，首重時代之特別現象，以明韓非思想之所由生焉。韓非摭儒道墨之精華，集法家之大成，學者多已言之，而其淵源之原委，亦多簡略；茲復探韓非之大旨，窮諸家之奧義，以明其所自出。夫諸子莫不有所學，則必有本，於是隨時勢之需求，而演變，而遞進，而成立，此又諸家學說發生之所同也。韓非學說又安能例外哉。

(甲)時代背景

自周繼商而有天下，周公旦制禮作樂，厲行封建制度，而上下有序；定宗法之制，以別親疏；實行井田制度，以利民生；於是天下猶一大家庭，天子令諸侯，若身之使四肢然。降及『成康之世』，天下大治，禮治之隆，可謂登峯造極矣。雖然，天下無不壞之法，無不變之政，歷時已久，於是周政亦不能不衰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亂自京師始，而一共和』

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彌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據吳汝倫校增淫字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喪大封，皆威而服焉。』……

此史公論周道之所以衰，及『五伯』之所以興起，春秋時期之大勢，於此見焉。此一變也。

史記六國表序云：『……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讒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

此史公論戰國之大勢也。惟當時不特政治上大變動，而社會之變動亦至鉅。

劉向戰國策序云：『……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

其命，落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禹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伴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

可見當時社會之混亂，所謂「道德」，所謂「人倫」，已不知去向，雖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以矯之，亦不能不變者，何也？勢也！其所以造成此勢者，不外乎二因：

一、人口之繁殖。上古人口，文獻不足，難以徵實；今之所論，言其大略耳。按文獻通考稱：「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見戶口考一按通考稱禹時人口已有千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時增不過二十萬當不止此數也）而通考又稱：

「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計秦及六國戎卒尙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尙當千餘萬。」云云。按馬端臨所推不確，戎卒五百餘萬，則男人不服兵役者當亦數百萬，可想當時壯丁已不下千餘萬，婦女當亦如之，再加以老弱兒童，亦不下數百萬，總計當時人口至少有三四千萬；與周初比較，約增兩三倍。立周初至戰國六七百年間，增加率雖遠不及今日之列強，然而在當時人口之大量增加，因之社會益形於不安矣；韓非爲最能明此理者。

五蠹篇云：「……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

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此言人口之增加，爲爭亂之起源也。

二、經濟之發達。自周實施井田制度，當時以家庭經濟爲本，一家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已。厥後人口日繁，而井田制度崩壞，於是分工制度生，需要愈多，而出品餘精，於是經濟益形活動。

史記貨殖列傳云：「……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此言經濟之活躍出於「自然」之勢也，因經濟之變遷，而政治亦隨之不同；韓非亦最能明此理者。

五蠹篇云：「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糞棄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麀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役，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挈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此言古之天子，而不及當時之縣令者，何？經濟之進展不同也。故五蠹又云：「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鮮，禹笑矣！有決

潰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

此言政治當隨經濟之變遷也；所謂「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五處

總上兩種原因，而社會之現象，自春秋時已漸變，至戰國而劇變，於是遂生斯時互古所未有之現象；若國家，若民衆，俱覺不安。於是有識之士，遂各抒所見。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見兼愛上篇 故諸子之學說，皆適應當時之環境而生，况學術思想為社會上經濟上之必然產物，社會經濟有變動，則學術思想隨之而變動，若進展亦隨之而進展。戰國當時社會机陞不安之象，而儒、墨、道……各家爭鳴，其勢必由爭鳴而分裂以至趨於統一，於是產生韓非之思想，此乃其必然的，而非偶然的也。茲分戰國現象之與韓非思想發生有關而顯著者四端：

第一、工商發達 自分工之制度生，而出品愈精良，物質文明愈盛，

人羣之欲望愈多，商業之需要愈切。太史公曰：「虞、夏以來，耳目所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於是商業愈發達。而春秋之世，管子重商，國富兵強；范蠡師計然，亦卒復會稽之恥。國家之重商如此，則當時人民之趨於商者衆矣，何則？利之所在也。夫利乃衆人所同欲，太史公所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太史公貨殖傳描寫社會逐利之徒，形容畢肖：

1. 軍人 「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

2. 無賴 「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

3. 娼妓 「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正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4. 公子 「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5. 獵者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

6. 博者 「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7. 醫者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

8. 吏士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9. 農工商賈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此史公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也。韓子

之主張乃「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趣本務而外末作」外一作趨依張榜本改兩

句俱在五篇篇 重農抑商與管范異；惟知人之趨於利，於是順人心之所欲，故主

張「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以謀強兵強國，此韓非重賞重罰主義之所由生也。

第二封建制度之崩潰 周代行五等諸侯之制，及卿大夫士之職，於是社會中之貴族平民兩個階級成立；及後，諸侯互相兼併，失國者既多，則卿大夫士之失職者更不少，於是貴族階級到戰國時而總崩潰，即平民擡頭之日矣。

1. 富人可以爲官 當時商業發達，於是暴富戶興起，綺頓、郭縱之徒，與王者埒富。且子贖學於「罕言利」之孔子之門，亦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束幣以聘享於諸侯，國君爲之分庭抗禮，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富人之勢，韓非曰：「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五書則當時富人可以財鬻官爵矣。

2. 游說之士興起 當時貴族既倒，而市井無賴之徒，不安於貧賤，或爲貴人之食客，或以言干世主；甚而有一談立賜白璧一雙，封萬戶侯者，如蘇秦、張儀之徒，朝爲窮家郎，暮登天子堂之「暴貴者」，又比比皆是也。

此種人驟與以國家重任，韓非以爲最危險，故其言曰：「竊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亡證欲免「得人而身危國亡」說證惟有「功伐課試」以參驗之，此又韓非尙功主義之所由生也。

第三、思想之解放 當時思想大解放，百家爭鳴，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終之誰是誰非，莫衷一是。而諸家又各自分裂，使人心目益爲紊亂，所謂「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

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思想愈分而愈雜，而人主不能辨其是非，又兼收並蓄之，韓非最非之以爲不可！其言曰：「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顯學故當一其言論，所謂「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五書此統一言論之所由生也。

第四、競爭之劇烈 墨子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天上之害也……」兼愛又曰：「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兼愛可見戰國時競爭之劇烈矣。韓非曰：「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書夫上下交爭，詐僞萌生，而欲再以「仁愛」治天下，烏乎可！故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五書然則當以何術治天下乎？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於是君主之位可保，君權可以維持矣。此又法治君術說之所由生也。

由此以觀，則時勢之所以造成韓非思想者至夥矣。復次，韓非思想，不產生於秦、趙、魏、楚、齊……諸國，而必產生於韓者，則韓之政治及其地

理關係至鉅也。

(一) 韓國之政治

欲明韓國之政治，又必先明戰國之大勢。

史記引漢賈誼之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并韓、魏、燕、趙、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賈生言六國之無用，或言之過甚；六國亦曾聯合以制秦也。惟不久，終以利害衝突，互相攻伐。秦非六國所能制矣。而韓之形勢又如何乎？

存韓篇云：「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扞蔽，入則爲薦薦。秦時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經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人貢職，與郡縣無

異也。」

此韓非自言韓之弱也。余嘗作韓非年表，在韓非一生中，秦凡十侵韓，韓王五會秦王，一入朝，秦昭襄王卒，韓王衰經入吊是。詳見韓非新傳真「與郡縣無異」矣。然則韓其果不足有爲乎？

戰國策韓一篇：「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少府，一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博、鄧、郟、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鞣鑿鐵幕，萃扶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此言韓四面之險要，軍實之充足，與其軍隊之精良也。

戰國策：「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稻，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藜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廩徒負養，在其中矣。』……」

此又言韓之貧弱也。大抵言韓天下無敵固非，而言韓不足爲亦非。蓋韓

自立國以來，文侯、哀侯之世，亦頗稱強盛焉。滅鄭侵宋，略濟境，而分晉餘地。及昭侯相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內以治。及不害死，不久而秦攻韓，拔宜

陽矣。見史記不害不能先樹強國之基，此韓非之所最痛心者也。

定法篇述韓非對問者之言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誦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顧廣圻云七雖用術於上，法不動飾於官之患矣。」

觀此，則韓其始雖未必能稱雄於天下，然當秦未十分強盛之時，努力強國，則必可以塞秦東出

之路也。乃不害死，而昭

侯作高門，不恤民急而

益奢，韓國從此弱矣。見

世自茲以往，惟日夕割

地以苟延殘喘耳。茲欲

明韓之形勢，作圖如下：

觀圖可知韓乃中央之

國，西有秦，南有楚，北有

趙、魏，東有齊，韓非所謂

「韓四擊之國」也。見

韓及強秦以併吞天下

韓



韓國形勢圖 (略據日人箭內互東洋讀史地圖)

爲事，東向而韓爲必經之道，於是以韓爲心腹之患。李斯語見而秦先滅韓之心，昭然若揭矣。乃韓君臣猶懵懵然日夕割地以求一時之安，豈非至愚乎？韓非痛國亡之無日，哀君臣之游於沸釜而不知，故韓非特反復言之。有度言「亡之本」，八姦言「亡國之風」，孤憤言「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亡微凡言「可亡」者四十六。以上數言皆韓非之書說詳韓非子書考夫韓非日夕大聲疾呼言亡國者何也？知國家之將亡，欲國人之速救也；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矣。太史公謂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者，其是類乎？而韓圖之所以造成韓非者甚大，惜乎其不能用也。

(二) 韓國之地理關係

據蘇秦、張儀兩人之言，且韓即在今之河南省西南一帶，西則崤山，中則內方山、嵩山，南有伏牛山，綿互境內，韓國真可謂之山國也。地多磽瘠，比東部平原之區，不啻有天壤之別矣。由此則韓國地理之特點，可分爲：

(1) 大陸中央之國

(2) 山地

韓國在大陸之中央，離海遠，故無海濱民族之活潑；而又爲山嶺崎嶇之地，故亦無平原民族廣闊之胸襟。加以地瘠民貧，則小民爲利是圖，於是姦僞叢生，故韓非以人多爲不可信；又值此貴族階級崩潰之時，君臣之間，防備因之而嚴，主用術之說遂起於韓，其先爲申不害。

淮南子要略云：「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是刑名之學始於申不害也。而韓子又最稱申子之術焉。惟韓言術者亦不止申不害也。

外儲說右上云：「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此堂谿公使昭侯用術，韓非稱之，謂「堂谿公知術。」見外儲說右問田篇又記堂谿公謂韓子：「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志，遂之道也……」勸韓子勿肆危殆之行。又極類老者之言，則堂谿公當亦爲言術之徒，而非更集其大成，補申子之不足。

定法篇云：「申子未盡於術也。」據顯廣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哉？」

可知術產生於韓國，始於申子，至韓非而大備；原韓之所以能產生術之說者，則其地理之關係至鉅；韓人既無泱泱大國之風，而多事姦詐，於是防姦之道以成，雖不免於刻薄，史公所謂「其極慘澹少恩」者，推原其故，其地理環境亦有以造成之也。此乃韓國之特點，所以能產生韓非之思想者此亦一因也。

(未完)

粵西詞四種

木版珠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柱尊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爲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拊蘇、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爲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尙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尙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職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廬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龜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殊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逕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考古學研究法 (續第二期)

鄭師許合譯
胡肇椿

又發見物與各時期的相對的年代，由存在位置而決定的時候，是比較少的。但幸而因時期前後關係的決定，得利用某種場合，現在已有另一方法。

那便是型式學的方法 (Typologische Methode) (一九)

要知進化的過程——換言之即其系統——且由型式特有的標準，來判斷的場合，怎樣排列其前後的順序還不曉得，所以如武器，工具，裝飾品，容器等，我曾因它們的花紋樣式，一個一個的分了幾種重要的組列 (Serie) 出來。

由這型式學的研究而得許多型式的組列，乃由其種種變化的形 (Form) 之內特徵而構成者。

某一組列有視其他一組列進化爲早者。如型式學上「銳感的」(Empfindlich) 組列中，例若留針(衣服針)乃由形狀易於變化的品物所成，其變形之故，乃因種種關係而生。其自身之大小容易變化，飾有特徵的紋樣的品物，其組列則更爲銳感的，這樣的組列視變化不易的東西，其興味也不殊，這所以考古學者認爲有重要的意義者。

這種變化性也各視組列之不同而異其程度。但各組列共通的情

形，爲各各的型式，即某連鎖的各環的樣式，比之組列內其餘的樣式其變化爲少。相似的相比次兩個各環在未熟練的觀察者看來，其間不同之點，恆不易察出。但將組列內最初型式與最後的型式比來，在普通一見之下，很像沒甚關係而不相類者。但經全體詳細整理一下，實際時代的新的形體，由古舊的形體脫胎下來，恐怕需要幾世紀的漸進的變化的罷！這也可以發見的。

在相當長遠的型式的連鎖的兩端的各環觀之，其形與形之間，其時間相互的距離，大抵都非常之大的。有種組列的型式，其銳感愈強，則變化愈易；或在一定的期間內，例如在一世紀中，其一世紀間相應型式的數目更多了。

在無論那樣的型式學的研究之下，各環間相互的配列一定要正確，實屬必要。又各環間的是否相對的古舊，不應有誤，我們切須注意勿看錯以爲最古的型式的東西，而實際上反是最新的東西。以一連鎖之始與終弄錯了的時候，則全體的研究將成爲全沒價值了。

幸而在普通情形之下，有避免難作的危險錯誤的方法。很多是從那原始性，或其他顯著的特徵，自最古的物樣及原型式 (Prototypus)

中脫胎而生其他型式而顯示其單純自然的形態，這種事實只要略為下些工夫便看出那單純性，發見其最古的形式卻不是原始的了。

考古學者的型式學的研究——與自然科學者的研究法相同——須特別注意其「失能的」(Rudimentär)成體。此即指曾含有機能的器具的某一部分已次第失其實用的意義之謂。從前的「器官」(Organ)因為用不着了工作而生變化，好容易才把它看出來了。像這樣失能的成體其自身興味的現象，關於那朝着什麼方向而生的問題卻含有很大的意義。某種器官尚有機能的品物，視既已失能的品物，其時代當更古遠，甚明。

其放在大抵情形之下，僅依據型式學的關係，什麼形態較古或較新，這是可以明瞭的。但在極少數的不可能情形之下，年代之差別，能由發現物之關係以知之。

且在無論怎樣的型式學研究之下，發見物的互相關係 (Fundverhältnisse) 在研究上亦須加以非常的注意，實屬重要。

型式學上的組列與確實的發見物——確實的發見物一辭的定義已見前述——比觀時，因着此種確實的發見物全體所呈現的怎樣可驚的確實情態，在實際型式學的研究上，依了我們的想像的順序，而研究，那麼，其型式便次第顯現出來了。

這時候最上的統制的一個方法，為某一方比他方作成較早雖未必可知，但大體上是平行而進的。同一地方的發見品物的兩個組列，我

們應怎樣去說明，是亟待探究的。

關於這問題的所謂兩個重要的組列之物，為在北歐青銅器時代出土的留針和青銅製的容器。今在各組列的種種型式，試附以 A、B、C 的名目。A 為最古的型式，B 居次位，以下類推。今將發見物中兩組列代表品就觀察所得分列如次。(二〇)

A 型式的留針，並非與 A 型式的容器一齊發見的。即這留針視 A 型式的容器為古。

B、C、D 型式的留針與 A 型式的容器為同時代。

反之，E、F、G 型式的留針卻與 B、C、D 型式的容器為同時代。

H 型式的留針與 E、F 型式的容器為同時代。

但是

A 至 D 型式的留針之與 B、C、D、E、F 型式容器，或

E、F、G 型式的留針之與 A、E、F 型式容器，又或

H 型式的留針之與 A、B、C、D 型式容器並非在一起發見的。

同樣的關於其他的組列，也是如此。例如拙作『關於青銅時代的時代決定』(Or tidbestämning inom Bronsåldern) 一書所添加的表上面，有對於這問題具重大貢獻的一八八五年的斯干的納維亞 (Scandinavia) 的已知的發見物全部內容，一看便可一目瞭然了。

我自從把上述的研究公佈以來，在十七世紀的末期斯干的納維亞所出的青銅時代的大量的發見物，以及德國北部所出土同樣的多

數發見物中，總能到達同樣的結果而具有重大的意味的。

若祇在一次的發見物中，H型式的留針和E及F型式的容器同時存在的話，這也不過實際上暗示着 (Andersson) 兩方的型式是同時代的罷了。但其他的發見物中，假若此等的型式時常同時出現的話，那麼，前述的形態的留針與容器實際同時代的可能上其真確率即次第增加。即是這些一起發見的回數與其真確率其增加當是平衡的。H型式的留針與E及F型式的容器一起發見的度數實際上已經有那樣的——三十次以上——情形，則所謂『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 一辭即可用『確實性』(Gewissheit) 一辭代用，這是無所用其躊躇的。這種型式的留針與容器，固可主張係實際上同時代者也。

前述的表可見發見物怎樣可驚的情形的次數，或其型式與型式之間組合次數，其組合中若劍與斧，頸飾與腕鐲，較之留針與容器的時候也是一樣，並無妨礙。

關於此點，在實際的情形之下，或屬於一個組列的型式經幾度的和其他具有一個組列的特徵，或一種型式一起發見時，這種組列若既經認定較古與較新的型式決不能同時發見時，其證明的力自屬很大。但我們此際不得不就同一地方出土的型式來觀察了。

像這樣方法所作成的種種組列的平行性 (Parallelismus) 對於前述的問題之解決具有非常的重要性。所謂平行性者，即以某一組列的稍古的一型式與其他組列的稍古一型式，或其他組列的稍新的

一型式與後一組列的稍新的一型式為同時代之物之謂。

所以在下列的樣式那相互組合而成的三個組列是平行的：

A B C D E 等或 A B C D E F

但下面的組列，則非平行的：

A B C D E F
B A E D C

在平行而相並的組列是很正確的。像這樣相互而一致的組列愈多見則愈能確定矣。

但是當兩個組列無論如何不能平行的時候，那麼，在那些配列裏頭總有錯誤了。

又在研究型式學之際有決不可忘的事實：即由一個型式而生的兩個型式或兩個以上不同的組列依據而進化的物品，每每顯了分歧的情形出來。那樣一個型式的組列 (Typenserie) 並不是像那沒有分枝純直的椰子樹一樣，不如比它是多枝的檜樹或所謂系譜學上的系統樹較為切當。

又人類製作細工的情形，至今日猶依進化的法則，且其進行的成就尤足令人驚歎者也。所謂人間的自由的發揮實際上做不出悅意的形態的情形是否也受了相當的束縛呢？又我們對於由一種形態到其他的形態一步一步的轉移——其轉移雖或不甚顯著——但那是否出於不得已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未詳加研究時，上面的問話很容易答一個「不」

字罷？但人世上那主要的事，就其歷史的研究以來，就不得不說一個「對」字了。尤以進化方法來說，有遲的固然也有早的。但人間製作新形式的時候，也還是要隨着其他自然物進化的法則的。

在型式學的關係上，歐洲和東方諸國比較看來，這點還是歐洲很清楚比東方活躍得多。歐洲的東西，形態上流動性的豐富，而喜變化——這即在許多情形下與實用上的改善同其意味——所以其結果即進化銳速。那麼，這銳速的進化，和那保留至互千年不變的東方保守主義成爲特色的對立了。於歐洲以形態的豐富對東方以材料的優越，各漸以爲標榜了。

這種西方與東方式學的對立，自很古的時候已甚顯著，且相始終。這種對立，即爲與民族性差異上發生密切關係之物。這種差異，即含有東方與歐洲全民族進化的重大定義，因這一點，其歷史與對立的關係猶爲今日待決的問題呢。

★ ★ ★ ★

型式學上的組列是怎麼樣的東西，下面的事例便很用得着。

請先觀察古代意大利的金屬製斧 (Italienische Metall-axt)。

(三十一)

意大利曉得用銅的時候，一般人還是用石斧的。斧的長側面有純平或略帶彎曲的。其中有的上部非常的狹(第十二圖)其他的狹的兩邊幾乎要成了平行的樣子，刃部僅比上部稍爲闊大些而已。(第十五

圖)

最古的金屬斧所製大抵和石斧同其形態的。那就是銅斧，裏頭有一些也是上部非常的狹的。(第十三四圖)又有長側面平直或去平直不遠的，而兩短側面俱成平行，刃部則較其他部分稍見闊展者。(第十六七圖)但有才曉得探

用新材料不久所製的斧，那刃部比其他部分特別開張，(第十八二十一圖)若是石斧要造成這樣的，實不可能。斧而能有此種形體的，確是實用的。因爲這個而省卻了許多材料，尤以銅在非常寶貴的時代，這實在含有重大的意義的。第十九和二十圖的斧且有很平直而幾乎平行的短側面。刃部的話，前者(十九圖)之比其上部成兩倍的寬度，



第十二——十四圖 石斧(12)及銅斧(13, 14)(意大利)

後者簡直有三倍呢。這種斧是含有銅及錫少許的青銅造的。而以下各圖的原物其青銅質則含錫分頗多。

總觀這些斧頭，全沒有柄孔，就

是絕非像今日普通斧的法式的。那

柄是像人膝的形狀用屈曲的木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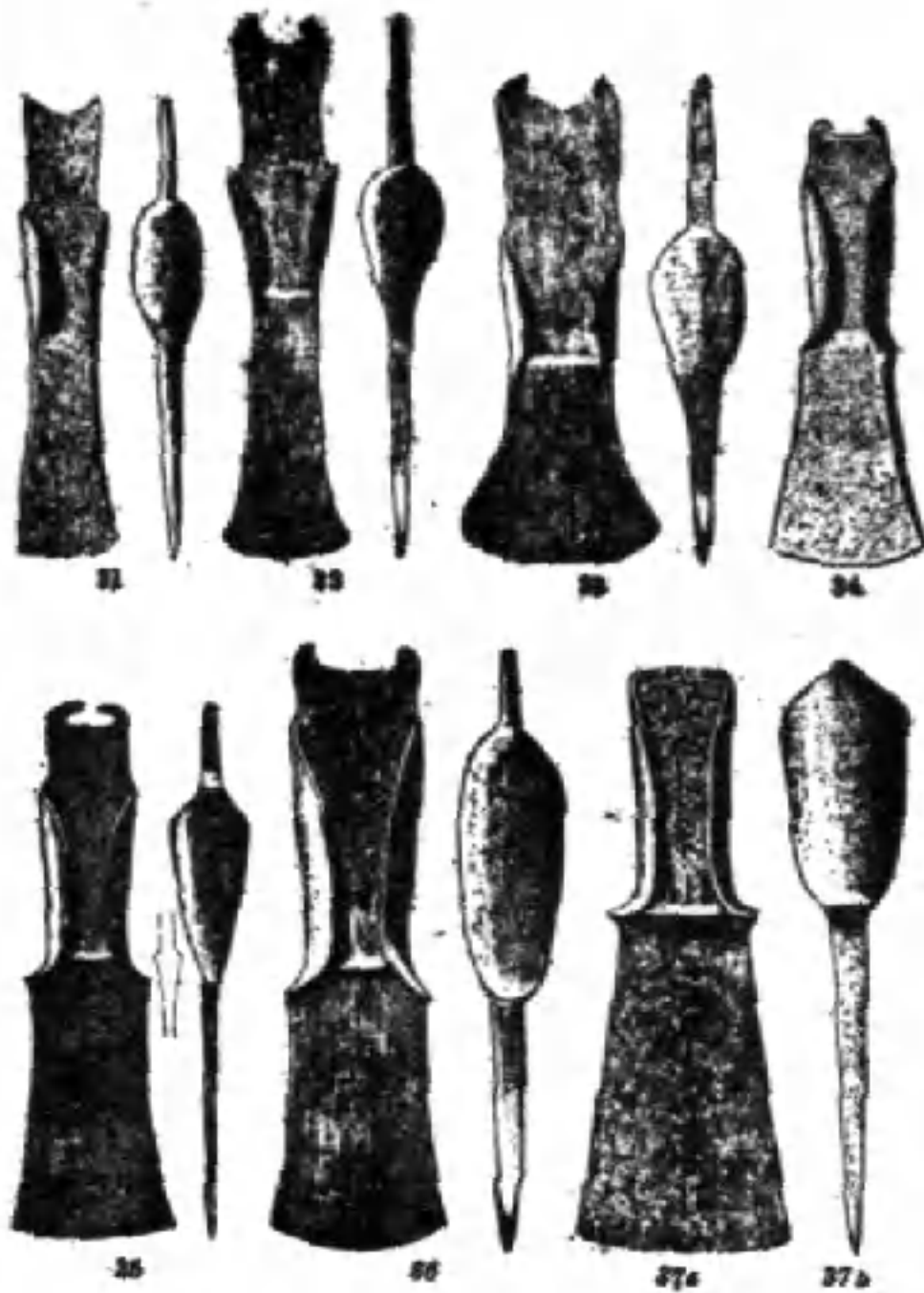
製成，切開了那短的部分以容斧的

插入，長的部分便是柄了(第十一

圖)那麼，斧頭便十分固着了。爲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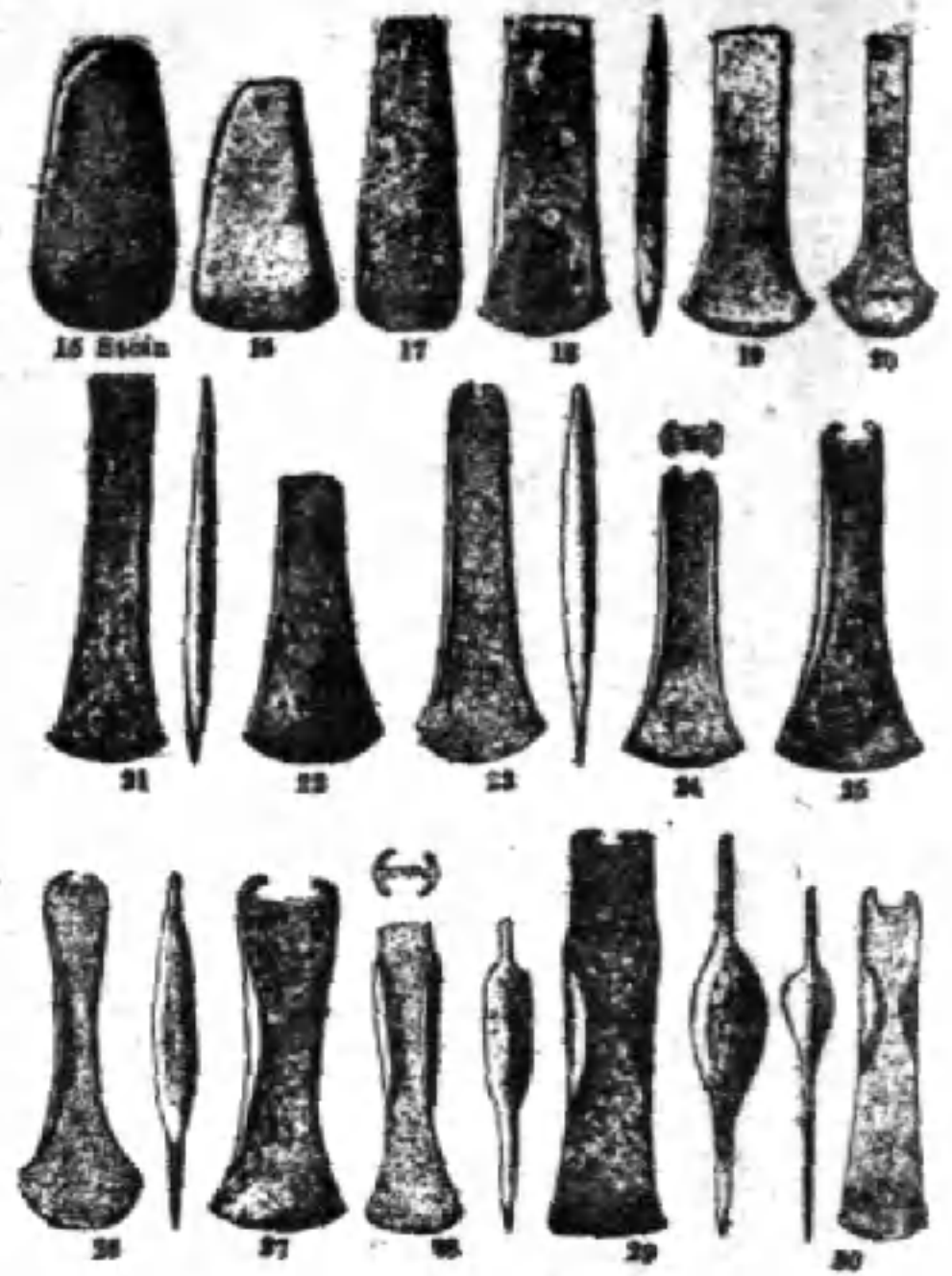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附有木柄的銅斧



第三十一——三十七圖 青銅斧(意大利)

得鬆動發響的原故，這是採用金屬製品以來所使用一種裝置法，也是



第十五——三十圖 石斧銅斧及青銅斧(意大利)

石斧時代所不能製造方法，這裝置方法即斧的側邊加了高一點兒的邊緣。這種邊緣起初是極低的（第二十一圖）到後來次第的高了起來（第二十二圖——二十五圖）。這也經了長的時間由上端起到刃為止附着的東西。這邊緣既非常的加高，同時，長度復漸漸減短（第二十六圖——第三十圖）那麼一來，斧和柄更爲固着，尤以柄耳（Schafthappen）——即高而短的邊緣——在打開的柄的周圍曲折得更利害了。

那麼，柄耳在使用的時候，斧便沒有鬆動發響的情形了。在用力打擊之際，爲免斧身沒入柄中起見，於是柄耳下端的距離和上端比起來就有像第三十一圖那般稍爲狹些的。在這樣預防沒入的設備裏頭，在斧面上直角的加了一個隆起的連關，這麼一來，更穩當了（第三十二——三十六圖）。這在當初不過小小的一點兒的東西，到了後來漸漸的增高，就像第三十七圖的那樣高而且大的東西了。這種連關即在柄耳的下端成一直線的模樣。從此在以前這個位置漸漸地且向上方移



第三十八——三十九圖 青銅斧(意大利)

動。柄耳呢，經過長的時間保存着廣闊的形態，柄的周圍是很高的，到了後來，漸漸地又向下移動，而且以垂直者為多。

斧，自來大抵都非常碩大的，降至後代，慢慢地薄起來了，而同時卻異常的廣闊（第三十八圖）時代最近的斧乃成為特別的大而薄的樣式，這真是不大像含有實用目的的東西呢。



第四十圖 青銅斧(意大利)

第十五圖和第四十圖比起來，後者是由前者發達而來的東西，這好容易才弄清楚了，但那形體進化是經過多次追尋其連續的樣式，那麼，才發現了各種形態是和它的鄰近有很類似之點。這種相似雖然在這裏沒有顯示出來，但從尋出的中間形觀察的話，或許還有更可驚的形態存在誠未可知。

至若研究到其他歐洲諸國最古代的金屬製斧 (Metall axe) —— 例如斯干的納維亞 —— 也全是一致的進化的。

這是北歐和南歐也同樣的，最古的金屬斧是根據同時代的石斧形態造成。就是那些都有平滑的刃部且均視上端稍為開張些（第四十一圖——四十四圖）這類的金屬斧是純銅製的，銅的含量占百分之九十者殊屬慣見。時代稍近的，最初是略含有錫少許的青銅，愈後則含錫愈多矣。大抵都是刃部廣闊而有突出的邊緣，這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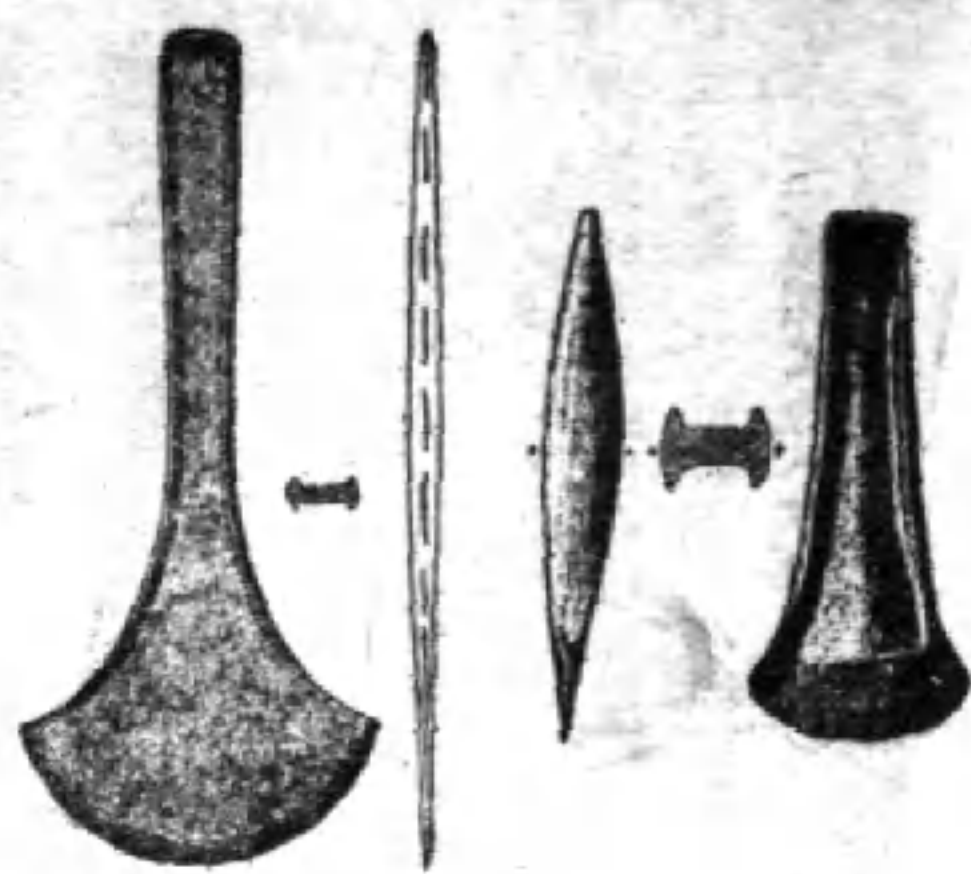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五十四圖 銅斧及青銅斧(瑞典)

緣其始非常之低，以後次第增高的（第四十五圖——五十二圖）且多數為刃部極寬但上部卻異常之狹者（第五十一圖）

北歐的青銅斧也就和意大利的一樣，也附帶有連關的。那也在最初是不大引人注意的東西，但其後便和突緣同其高度了，且是在斧面直角的放着（第五十三圖——五十八圖）而間有例外者則用較

★ ★ ★ ★ ★



第五十一——五十二圖 青銅斧(瑞典)

釘將柄部絆住的也

有。在北方附有連關的青銅斧，其起源大抵有兩種型式。

一種型式(第五十五圖)並非裝飾品，本來很清楚地便是實用的工具，其用途當然就是武器

個別樣的模仿只來看看。

北方青銅斧的突緣有些個是非常的狹長的東西。這裏下部的刃並不比上部廣闊了多少(第五十九圖)而且無紋飾的或具有渦圈紋及其他模樣的都有。(第六十圖)

第六十一圖的一種青銅斧，其前端在適合劈開木柄之處有青銅的銅絲作螺旋的卷曲狀的這麼一個例子。現今還殘留着那般青銅的銅絲仍作圓筒狀者。

現在還有一斧(第六十二圖)在上方仍具有同樣形態的圓筒，但這並非銅絲，卻是用青銅鑄成的東西而已。至於裝入斧的上端的木柄，為便於插入起見，亦係割開，但須向圓筒形之中強行裝入者。而那圓筒的表面

了。

又一型式(第五十六圖——五十八圖)富有優美的形態，往往具有渦圈或其他模樣的裝飾。這分明也是武器，像這樣的東西和短劍，劍及槍頭一起發見者亦所在多有。這種斧時代較古者之中(第五十六圖)就像第五十二圖及五十九圖一樣突緣還容易認得出。連關的下突緣下部卻是由斧的上部直線的連續下來者。時代較近之物(第五十八圖)高高的緣部呈露非常變態的外觀。這因為連關的下部顯著的彎曲着。

木製的柄就靠着紐把斧牢牢地絆着。這種紐便像第五十六圖乃至五十八圖那樣青銅質用模造的實在不少。我們現在在下面要舉一



第五十九——六十二圖 青銅斧(瑞典丹麥)

所刻的平行線，卻是裝飾而已。亦即由第六十一圖那卷用螺旋狀的銅絲模仿而來者。又在圓筒的下部，柄的下端的形，是用模範造成，這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第六十二圖所須插入劈開的木柄那斧的上端，卻很容易辦理，那麼，因此柄也沒有劈開之必要，只要作管狀的東西放入斧之上部即可。(第六十三圖)這樣「空首斧」(Hohlaxt)的型式便成功了。(二二)



第六十三——六十五圖 青銅斧(瑞典丹麥)

(第六十四圖)這個下部本來在插入時把兩邊的突緣的間隙全部填滿。所以是非常細緻的東西，柄在細縛時為切實穩固之計，在斧緣之上部乃嵌有小孔。

昔日本柄的痕跡已經消失，即當時卷狀的痕跡也全然沒有了。(第六十五圖)這斧的下半部卻和同時代的斧(第五十五圖)的下半部，是一種樣式的。(下期續完)

螺旋形的銅絲和柄的下端，在當初是用範造的。有時還可看到一系列的細平行線(第六十三圖)這種線有什麼必要的用途，想已被人們忘記了。同樣的在水平線的下部成直角的四角之物，以前是顯示柄的下部所在處者，今亦被人忘記了。

社會學

社會科學概論	張素民譯	一册	一元四角五分
社會思想史	鍾兆麟譯	一册	二元二角五分
中國社會史	易君左著	一册	七角五分
社會變動論	鍾兆麟譯	一册	二元九角五分
文化進化論	鍾兆麟譯	一册	二元
社會學大綱	孫本文等	二册	九元
社會學史綱	李劍華著	一册	六角
社會的心理基礎	潘菽著	一册	六角
社會的文化基礎	孫本文著	一册	六角
社會的生物基礎	吳景超著	一册	六角
社會的經濟基礎	壽勉成著	一册	六角
社會的地理基礎	黃國璋著	一册	六角
社會學的領域	孫本文著	一册	六角

世界書局發行

虹廬筆乘

費賓虹

東坡號印

眉山蘇東坡家。有老人泉。梅聖俞爲作詩。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號東坡。晚又號老泉山人。其印章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用篆文。又其畫竹下有老泉居士朱文印。是則老泉爲子瞻之號的矣。世徒見歐陽文忠所作墓誌。有人皆稱老蘇。乃以老之一字牽老泉以加明允。李竹懶紫桃軒雜綴中紀之。仁和倪印元言其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前清乾隆中姚氏因宜堂摹東坡楚頌帖上石。中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一朱文長印。又趙郡蘇氏眉山之印。東坡居士。子瞻等印。尤其習用。

古玉印之流傳

昔稱秦時小玉璽。其文曰。疾除永康休萬壽。寧共九字。顧氏印藪收置卷首。以昭珍重。當在元時爲錫山倪元鎮物。故雲林自題詩云。匣中一紐秦朝印。白玉蟠螭小篆文。後轉入於沈啓南陸叔平顧汝修諸家。今不知歸何所矣。明代印譜多摹此小璽。弁冕秦漢印首。以爲李斯小篆。轉

折之妙。非昆吾刀不能刻。尙非礪論。

陸友仁有方寸小玉印。文曰。衛青。虞伯生有詩云。將軍騎從公主時。豈意刻玉爲文章。王順伯定爲漢物。陸因作印史。其後休寧胡曰。從正言印譜。亦名印史。王雪蕉易曰。印存。其以墨印者曰玄賞。

高西園鳳翰號南阜。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爲司馬相如。驚怪而悟。越數日無意中得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澤斑駁。篆刻精好。恆佩之不去身。非至親暱者不得一見。官鹽場時。盧雅雨運使偶索觀之。西園離席下跪。正色啓曰。鳳翰一生結容。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又司馬相如碧玉小印。向爲錢編修中諧所藏。陳其年檢討爲賦長歌。見湖海樓集。

歸善張翰生都督玉堂。爲道光儒將。防海有功。官新會參將。時漁人網得古印。刻玉堂之印四字。翰生聞之。卽以重價購取。佩之不去身。愛其與己名適符也。

龔定菴以重價得漢玉印。或稱爲鶴頭篆。白文無紐。平頂刻雲鳧陽文平地。玉色紅白。藏印匣。四面刻字幾滿。前藏粵中潘德輿家。入後歸淮縣陳氏。或謂龔定菴以五百金購得趙飛燕玉印。實爲贗物。乃某氏負定

菴博債。僞作此以償之耳。定菴後亦微聞其事。此印亦償博債。不復居寶燕閣中云。今董齋玉印譜。及十鐘山房印譜皆收入。文曰。繕好妾趙。工麗秀勁。非漢時名手不辦。

開國書匠

三朝北盟會編。高宗得開國書匠舒通。能刊金銀銅圖書。由是人皆效之。黃師憲有悅生二字葫蘆印。又有古玉屈腳封字印。乃長字也。其藏書畫皆以古玉印鈐之。見吾子行開居錄。

宋御用印

宋宣和雙龍印。有方圓二樣。大小徑寸。法書用圓。名畫用方。高宗御府手卷。前用希世藏方印。又王維捕魚圖。徽宗題後有雙龍圓印。詳雲煙過眼錄。此圓印文。不盡用於法書也。徽宗御府書後有宣和玉瓢御寶。見趙希鵠洞天清錄。高宗劉貴妃掌御前文字。書畫用奉華堂印。開皇蘭亭真本入德壽御府。紙前後角。有神龍半印。號神龍蘭亭。唐中宗印也。

金明昌有七印。一內府葫蘆。二羣玉秘珍。三明昌寶玩。四明昌御覽。五御府寶貴。六明昌中祕。七明昌御府。又宋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趙飲谷曾得明樂長公主小玉印。篆刻極精。厲太鴻爲作歌紀之。

前清仁宗初年。玉器尙有年貢。有某姓承辦其事。玉器九種。中有玉押一枚。其家西席某。老宿學也。見玉已裝潢。將北行矣。逐件諦視。乃云玉押。係舊玉宋做。宋理宗故物也。理宗享國雖久。而陵爲元僧所發。豈可充貢。適齋中存有癸辛雜識。備列宋代御押。檢示居停。亟以他玉易去。越四十年。徐子晉游盛澤鎮。遇徐蘭叔。知此押展轉在伊處。因於臂間解下一觀。押止寸餘高。紐爲搭形。上頂珠級模稜。製極渾朴。滿身紅白牛毛紋。後不數年。押頂玉珠微損。又歸汪鑑齋藻收藏云。

餅金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得之者至多。世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子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宋代沈存中括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目爲淮南藥金。其說未確。金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爲泥之所化。手痕正如塗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驪。麟趾中空。四旁皆有文刻。極工巧。裏驪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趙飛燕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袖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類此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艷。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說麟趾裏驪。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於他金。昔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膏數十餅。清

宋代玉押

徐子晉言道光末賀大令際運任錫山邑篆時。士人於沿塘岸側得銀錠數枚。狀則如龜。久爲泥土所鬱。色黑如漆。賀君另以銀易其一。重三十餘兩。按其刻字年號。知爲宋時落地稅銀。聞潘君椒坡官湘中。亦得宋銀錠一事。錠形長四寸強。重五十兩。文曰潭州大禮銀云。有年月。鄉民一時鋤地。得二十餘枚。主人皆拓文惠寄。物藏其子碩庭處。又定遠方子聽大令潘益。罷官回籍後。得金兩錠。約重幾錢。山中氓創地所拾。金爲五金。長久埋不生衣。長不及寸。頂平下有文。曰郢爰。定遠爲楚地。爰卽緩之省。豈金作贖刑。罰緩耶。子聽爲之引證經史。撰考一篇。近合肥嬰氏言。河南出土郢爰。與壽春同。惟文自左而右。篆體金色皆異。又有專爰。類爰。陳爰各別。作周爰。金考。因知李申者輯鳳臺縣志。尙沿沈括夢溪筆談之誤云。

古印叢話

浙杭高深甫濂。自言開日遍考鐘鼎敦卣書畫法帖。莫不悉心研究。謂古之銅印。後先出土者。何止千萬。卽顧氏印藪。猶爲未備。先者三入燕都。收有千萬。十年之值。高下迥異。向無官私印之別。今則分王侯伯長爲官印。而價倍之於往時。以姓氏爲私印。價則較常亦倍矣。官私之內。又多珍尙。有玉有金。有銀有瑪瑙琥珀寶石。有瓷官哥青東三窰爲多。凡此印章。面用斗紐。間有以鹿爲紐。以瓦爲紐者。其銅章之紐。以龜。以螭。以辟邪。以蛇。以鳧。以虎。以壇。以兔。以瓦。以魚。以錢。以覆斗。以環。以四連環。以亭。以鼻。以異獸。以鹿。以羊。以馬。以狻猊。以豸。紐用鑲金細錯金銀。商金。而製度

之妙。有如一方六面皆文。子母一套。母則紐鑄母獸。子則子獸。套成如母抱子。內中或三方有文。會得一印。子母二套。三印俱文。此又官私之中。值之最上者也。亦不多得。其鑄玉之法。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絲髮。此必昆吾刀刻也。卽漢人雙鈎碾玉之法。亦非後人可擬。故玉章之寶章。更爲鑿家所珍重。古人印文。姓氏之外。及小字。〔卽乳諱也〕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臣某印。漢之君臣關防奏啓。拓以小印。又爲封之一字。古亦無之。後人創始。古之白記。卽封字意也。曾見一印文曰某氏私記。宜身致前。迫事無閒。願君自發。封完印信。疑唐宋印非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草圓印有之。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等印。爲閒文矣。漢之官印。似有印箱佩帶。得一銅箱高寸八分。方寸五分。製與今之官印匣相同。前後鑄有合扇鎖紐。伴傍有鼻。耳可貫繩。佩箱外青錄瑩然。內藏子母印一套。此亦小銅器中一奇物也。關中洛下利徒翻鑄。假印甚夥。若軍司馬。王任。日利。不一而足。且不易辨。

藏印記略

三代古鈔。發現最爲晚近。漢許叔重說文無鈔字。昔洪稚存。猶嘗疑之。見釋璽一首。故前代收藏古印者。僅稱秦漢而已。自程讓堂。絳粵中潘毅堂看篆樓印譜。謂於王氏之鈔。及私鈔諸印。其文從土從爾。爾省作尔。因知卽古璽字。從玉爲之。或從玉。以金爲之。或從金。晉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尊卑共之。是其確證。是徧采古金銀銅鈔。兼收

古玉印專以三代文字為尚。宋元著錄。世不習觀。顧汝修印藪。付刊梨棗。王常甘賜之倫。繼事踵華。又摹以石。優孟衣冠。無足深取。清乾隆中。汪訥庵起。搜集古印。藝苑珍之。然瓷銅玉石。今古雜糅。至濰縣高南鄭慶齡與其猶子嘉鈺。子鴻裁。以為古來印譜。鈔印錯陳。條理未晰。成齊魯古印攬。收三代古璽。凡不盡有鈔字者。其字畫篆法。形製相同。皆從其類。以升古鈔於秦漢印之前。為從來譜錄所未及。後有作者。翕然宗之。徧中先列古鈔。茲仍鄭譜。

璽節

古昔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因有璽以通貨賄。吳憲齋著說。又古權補。言古璽字以金從爾。經典爾爾通用。周禮貨賄用璽節。鄭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十六金符齋印譜。冠首大節璽係假拓於濰縣郭氏。文曰陽向邑聚徒廬之鈔。宋君書升云。近見好古家藏四字古鈔。與此鈔作凸出式相類者。凡有三紐。惟第二字殊。餘則並同。一為吳縣潘文勤藏。二為濰縣陳文懿藏。釋作徒廬之鈔。意齋摹其文字入權補。又言曾藏王西泉石經家。西泉與田鎔叢錄。高鴻裁苑伯。劉嘉穎實夫。輯古鈔譜。審此鈔文字。蓋由王西泉歸於陳文懿。不知何時又由陳氏展轉而南。辛亥之役。有吳人攜至滬市。稱為任立凡預舊物。余購而有之。輯成印譜。因以

璽節并諸譜首。

語文學

- 中國修辭學 楊樹達著 一册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一元一角
- 中國聲韻學 姜亮夫著 一册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五角
- 說文綜合的研究 顧藎丞著 一册 三元
- 中國文字構造論 戴君仁著 一册 五角

中國文學

- 中國文學 隋樹森譯 一册 一元五角
- 古籍舉要 錢基博著 一册 九角五分
- 中國學研究 顧藎丞著 四册 二元九角
- 中國文學史 劉麟生著 一册 二元
-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著 一册 二元二角半
- 中國文學批評 方孝岳編 一册 一元
- 詞 劉麟生編 一册 一元六角
- 詩 範 蔣梅笙著 一册 九角五分

世界書局發行

文苑

文五首

漢賦考序

汪吟龍

此爲余在河南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關於漢代文學之一部份講義也。古來文學。莫盛於漢。漢代文人。多工爲賦。故欲明中國文學。不可不知漢代文學。欲明漢代文學。不可不知漢賦。國學之書。浩如烟海。而文藝之編。統歸於集。蓋劉略班志。遠不可尋。隋唐四部。久成定論。往世名篇。具在文集。由來舊矣。別集之先。實列楚辭。總集之首。端推文選。楚辭竟體皆賦。漢書揚雄傳云。賦莫深於離騷。史記賈生列傳云。乃作懷沙之賦是也。文選分類。至爲夥頤。而賦居其首。自是而後。撰總集者。若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範。金文雅。元文類。

明文衡之流。莫不以賦爲之冠篇焉。誠以集部之書。爲文藝之總歸。而賦又爲文藝中之至精盡美者也。歷代撰集全賦者。若漢志所載之詩賦家。隋志所錄之賦集。今皆或傳或不傳。好古之士。紬繹無由也。清張皋文纂七十家賦鈔。自謂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於此矣。然自係一家精選之作。而未具一代美備之觀。康熙御纂歷代賦彙。薈萃明以前賦得四千一百六十一首。可謂洋洋乎大觀矣。然時有遺漏錯雜。或莫能知其出處。如卷一之天象賦。據唐書藝文志。王氏困學紀聞。及顧廣圻考證。均以爲卽隋李播之天文大象賦。而賦彙誤以爲漢張衡作。又卷一百二十二之芙蓉賦。爲晉閔鴻作。鴻爲晉人。曾筮仕於吳。隋志有晉徵士閔鴻集三卷。而誤題爲漢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余向以古代文學。莫高

於漢。而楚辭漢賦。自昔並稱。楚辭自王叔師爲作章句。幾於家傳戶有。而漢賦迄無宗本。遂致日就凋殘。班孟堅云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之賦。千有餘篇。漢書藝文志。本於劉子駿七略。所載西漢之賦。凡千有四篇。蔚宗後書。藝文失志。然考之隋志。後漢人集部之見錄於梁隋二代者。尙七十一人。多至二百九十二卷。證以本傳。此其人多有作賦之才。以意測之。後漢之賦。殆亦媲美前代矣。第久無甄錄。荏苒喪亡。稽諸嚴氏前後漢文所載。漢賦全篇之存於今者。與夫隻字碎句。有目無篇者。都得賦目二百三十五首。綜計存亡。不逮十一。好古君子。其能無憬然念哉。余是用不辭固陋。發憤搜採。時逾十稔。頗有鉤稽。獲於嚴氏之所失紀者。凡四十八人。爲篇五十有四。纂成漢賦考三卷。見聞寡淺。闕而未備。亦欲以示我友生。公諸同好。倘大雅君子。過而匡諸。不亦宜乎。客有疑漢賦奇古。不合時宜者。余笑而應之曰。此無害也。昔揚子雲草太玄。並世嘲之。雖劉歆亦云。今學者有祿利。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然玄文之垂爲

不刊。懸諸日月。固至今昭昭然在人耳目也。明太祖御製大誥。詔天下人。誦習之者。罪雖死可減。夫以開國帝王雄鷲之力。頒行御製簡明易瞭之書。而其子孫嗣世爲帝王數百歲。遵奉成訓。無敢或逾。宜此書之佈在天。下。人手一編也。然而曾不轉瞬之間。至清高宗收編四庫全書時。卽已屏而不錄矣。坊間亦無復刊行矣。上距頒發大誥之時。不過三百年也。距明之亡國。不逮百禩也。而其書之亡也。忽焉。若是之速也。嚮令揚子雲之太玄。與明太祖之大誥。較一時誦習之衆寡。與當日傳播之難易。不可同年而語矣。客將以吾言爲然乎。近自環瀛棣通。士方從事於工藝之不暇。奚有於文。奚有於賦。然以吾所知。清季李文忠公鴻章出使西歐。隨員王君廣堪。徇俄皇之請。作俄都賦。仿班孟堅兩都賦。分賦莫斯科與彼得堡二都。俄皇以二萬金爲作潤筆。舉世傳爲美談。民國十九年。法人馬古烈博士來華。余曾見其所譯古賦。如阿房宮賦。赤壁賦之類。自言於漢賦甚有興趣。彼雖誤認上述諸篇爲漢賦。然亦足見西

人重視漢賦之一斑矣。近見紐約亞細亞英文月刊。譯載中國古來辭賦。近二十篇。如王粲出婦賦等篇。實係漢賦。而時人有作舊都賦之諧文者。揭諸報端。頗爲一時傳誦。余舊在北京。曾作圓明園廢園賦。由中國營造學社於展覽圓明園古物時。搜集陳列。頃作平漢鐵路述行賦。及歌舞賦。自謂於國際宣傳。及後來考古。不無裨益。而予弟咏夔。應廣州市長劉君之徵。作廣州市政府賦。具載南州方物。亦庶幾和聲鳴盛。想望太平。世界同文。此爲前夕。彼此交慕。理所固然。又安知西人之欲獲得吾國人所吐棄不屑一顧之文學。不猶之吾國羣起呼號奔走之西方工藝耶。賦爲吾國之所獨有。實世界文藝中之至精盡美者。漢賦又爲歷代諸賦之所從出者。故吾之意曰。文學不亡。賦必不亡。書此以俟百世之人。以遺萬里之外。於時黃河遶郭。白雲在天。深宵戒寒。擁衾臥疾。目瞑意倦。不復多云。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桐城汪吟龍自序於河南大學

文史通義注自敘

葉長青

余注文史通義竟。或曰。伯年以來。章氏之學。大明於世。吾子疏通詮釋。使讀者益明。誠章氏之功臣哉。余曰。唯否否。晚近世之弊。多略經誥。師範時著。近附遠疏。莫究本柢。以耳代目。囂然是非。訛勢所變。不知紀極。夫將明其學。必先解詁。使陳書若味。何由明厥指歸。執今所謂文士。叩章氏之所以爲章氏。恐瞠目不能奮者。何啻千百。此其徒。章氏之罪人也。尋章氏之書。辨章學術。考鏡流別。以駢進於古明道立言之旨。其志甚高。其趣甚正。此暖姝囿於一先生者之藥也。然多涉史藩。而疏於經傳。學不足以逮厥志。又過辯求勝。喜用我法。徒見劉班著錄。附太史公書於春秋之末。遂發六經皆史之論。夫六經之旨。一主性情。無與易。春秋。書。禮。詩。樂也。書在外史。春秋國史。固其史矣。而易掌太卜。禮自宗伯。詩領大師。樂有司樂。何得謂史。然孔氏刪書。斷自唐虞。已修春秋。游夏莫贊。假我數年。十翼繫辭。問禮。問官。自衛返

魯。凡厥刪述。皆自成一家之言。異夫王官所守四教所施者矣。爲遷紹法春秋。亦云自成一子。六經之名。孔氏自定。抑後人隆稱。姑不具論。孔氏以前與並世。皆有經名。周書教用康經。管子澤其四經。老子說衛生之經。墨子經上下。經常道也。各經所經。卽各道所道。道本全。而諸家各得一察。有經之名。孔氏不爲尊。無經之名。孔氏不爲卑。章氏謂經乃帝王制作。不可僭擬。夫易春秋書禮詩樂。固爲帝王制作。而刪述以後則否。猶諸家百氏。動稱古昔。述先王。不得謂史也。孔子曰。一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一此六經之所以主性情。何嘗曰六經皆史哉。後世擬作。如揚雄太玄。法言。胥亦步亦趨之意。漢志列之儒家是也。何僭之有。又據王應麟說。謂荀子未嘗非思孟。不惜改非十子以就已。夫荀卿非十二子。乃謂它鷲。魏牟。陳仲。史鮑。墨翟。宋鈺。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韓詩外傳。乃謂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鈺。鄧析。惠施。

韓詩有范睢。田文。莊周。無它鷲。陳仲。史鮑。安得爲據。而枚乘七發亦連引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孔老。孟子之徒。亦可援爲據乎。至謂鄒衍侈言天地。本於書教。尤爲膚論。夫鄒子五德終始之運。非書洪範之五行。乃後世神仙家所昉。猶考見於史記封禪書。漢志列之陰陽家。已失其情。數術略之五行。不與劉向五行傳。許商五行傳記並錄。亦以明其非類。荀子曰。一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一胥託古擅作。豈五行皆書教之遺耶。自餘舛誤。吾注略詳。不繙述。蓋自章氏之書行。而學風丕變。夫章書自有精華。讀者徒餽糟粕。震其新奇。仰厥師心。粗知劣解。動輒武斷。譬離騷忠憤。吟諷者獵其豔辭。童蒙者拾其香草。雖仁智不同。亦可慨已。近章炳麟與人論學。每謂鄭樵通志。章氏通義。其誤學者不少。昔嘗勸人瀏覽。惟明真僞。識條理者可爾。若讀書駁雜。素無統紀。則二書適爲增病之累。炳麟之言如此。今拉讀書駁雜而未能。俾讀章氏之書。增病何如耶。然則。欲明章書之指者。曷先讀吾注。欲讀吾注

者。曷先讀吾序。吾序明章氏之綱領。吾注明章氏之節目。綱領從違。無所逃吾序。節目正詭。無所逃吾注。謂爲功臣也可。謂爲諍臣亦無不可也。改制二十四年夏。葉長青序於無錫尊經閣。

胡君孟璽林雪翠女士水晶昏序

葉長青

同門生胡君孟璽。與其繼夫人林雪翠女士。既昏之十年。自寧德縣署馳書丐爲水晶昏序。余謂孟璽。歐俗昏後五年。行紀念禮。曰木昏。十年錫昏。十五年水晶昏。二十年磁昏。二十五年銀昏。五十年金昏。六十年金剛石昏。蓋歐人昏娶苟簡。無中國隆重之儀。青年男女。朝迨吉而夕化離。能共守五年。已可紀念。謂爲木昏。明猶未堅耳。自是多歷年所。取義踰堅。至六十年則披髮如銀者。既決無化離之事。遂命金剛石昏耳。嗚呼。此歐俗之陋。吾子何所取彼耶。孟璽曰。不然。吾夫婦清貧自守。水以況清。晶以誓志。譬賦詩斷章。各有取義耳。孟璽舊隨其外大父先師吳涵芬先生讀書福建經學會。與予

先後同學。詩古文辭。每試往往冠其儕列。既卒業。改讀律。旋得官。此事不廢。文境日進。其師林畏廬先生病篤。至遺書屬爲銘幽之文焉。所居九仙山下。雪翠闢一室。課女紅兒女其中。顏曰燈花龕。自謂取饑聚而樂之意。往歲十月閩變作。中央飛機狂炸山上下。孟璽適官寧德。不得歸。雪翠於屋後小園。以案覆老姑諸雛其下。上蓋以茅如團焦。去其家數百武。皆被彈。而此屋獨完。寧非天耶。雪翠亟好余文。什九能熟誦。嘗寓書其夫。謂余先考事略諸篇。何其煩冤鬱勃。一至於此。必傳之作也。今余方鬱鬱旅食。因憶昔大興呂慕堂。窮試不第。發憤讀書。聲如金石。有所善韓生。亦喜讀。居比鄰。旦日夜夜。牆以東西。咿唔相倡奮也。其妻韓夫人賢。而喜品藻。聞聲謂其夫曰。此君聲大而中淒以悲。其心有不自得者乎。韓生以告。呂叫然曰。夫人知我。既而曰。脫世知我如夫人者。我豈不第哉。則慟哭。每早望其家頓首再拜。雪翠之於余。何以異此。雪翠幼就外傅。師以王明君命題。有句云。嫁得胡兒亦可兒。與荆公詩意異曲同工。又湖

州芝芙之讖矣。今孟璽夫婦。春秋方富。砥礪道藝。與歲無窮。吾將每閱十年而序之。雖然。又豈遠西銀昏金昏。金剛石昏之云哉。改制二十四年五月弟葉長青謹撰於無錫客次。

子二十六論敘

馮振

我國目錄。大別有四。曰經史子集。然經者常也。謂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閎教。佛道回耶巫醫星相之徒。莫不崇其祖述之書。謂之經。蓋猶儒者之於六藝矣。就以六藝論。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則尙書春秋。史之科也。易言天地陰陽之理。可謂之子。詩載國風雅頌之文。可謂之集。禮樂則言原理者。宜屬子。述制度者。宜屬史。子爲義理之學。集爲詞章之學。史爲考據之學。循名核實。古今著作。舉不外是。違乎此者。謂之雜糅。雜糅不已。則萬變而不可窮極。非所論於學術之源矣。史部雖廣。疆域分明。未易屬雜。子集二部。則往往相淆。昭明文選敘謂諸子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意則

義理也。文則詞章也。子集之判。斯爲精切。然意必全書一貫。文可各體兼陳。故辨章眞僞。子則重意不重人。集則重人不重意。主情苟同。雖撰者數人。不礙爲一子也。文非贋作。雖工拙不侔。不礙爲一集也。嘗考諸史記。若老聃。若莊周。若韓非。若孟子。若荀卿。史公固稱其嘗自著書矣。若管仲。若晏嬰。若孫武。若吳起。若商君。則但稱讀其書而已。未嘗定其書之必爲自著也。若呂氏春秋。則直云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號曰呂氏春秋。呂氏春秋非不韋所自著。尙不爲僞。然則流傳已久之先秦諸子。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有明驗足以證其爲漢以後人所依託者。固不宜輕疑而僞之也。輒近諸子之學浸興。顧多競相異以疑。老疑莊。莊疑孟。孟疑荀。荀疑管。疑晏。疑孫。疑吳而僞之。以謂文或首尾不類。非出一人之手。然則昔之天子卿相。其詔令奏議。必一一自爲而後可乎。其有假手於侍從幕府者。皆謂之僞乎。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皆務爲治。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今舍諸家之宗旨不談。而斷斷焉

於作者之真偽。吾恐其去諸子著書務治之意愈遠也。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有行事可見者。不必汲汲於其言之載。故吾意若伊尹太公管晏申商之徒。皆嘗爲王霸之佐。其書大抵不純爲其所自著。或後人輯錄。或門客所爲。有類後代之學案。太史公列舉文王周易以遞韓非孤憤。詩三百篇。概而蔽之曰。聖賢發憤之所爲作。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然則無行事可見者。乃不得不發憤而著書。故吾意若老莊孟荀韓非之徒。其書大抵皆其所自著。由此觀之。諸子之不自著書。其書可以不著也。已見諸行事也。諸子之自著書。諸子之不幸也。諸子之不得已也。柱尊道兄著作等身。義理詞章考據。無不兼備。討論子部之作尤衆。若墨子十論。老學八篇等。早已不脛走天下。顧多專論一家之學。雖至精微而未極博大。近又成子二十六論。於九流十家。揚摧得失。直湊單微。益以通博。其宗旨明。其義理顯。一一皆可措諸實行。以致乎康盛。原有而於作者

之真偽則說不深解二句依柱尊說刪不特深契諸子務治之旨。而審其去取。陶鎔百氏。成一家言。實亦一子也。豈孤文單義。輕於疑古者之比乎。漢志云。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痛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柱尊此書。庶足以當之。雖然。諸子著書言治道。究以徒載空言者爲多。後人讀其書者。往往惜其懷寶不遇。不得稍試其才。以躋世於隆治。爲之感慨往復而不能已。今以柱尊之才。鬱其所懷抱。久不得見諸行事。積其發憤。不得已而自著書。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未可謂爲不幸。然使柱尊長此不得已而著其徒載空言之書。則吾知讀其書者之感慨嗟惜。又不必待之後人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馮振謹敘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子二十六論自序

陳柱

右子二十六論。既成。大兒一百自美洲歸。請於余。爲之

癸行。自六月至十二月。凡半歲而工歎。此半歲中。余講學交通大夏兩大學。兒講學光華大夏兩大學。余寓交通大學宿舍。兒寓愚園路岐山村。凡星期三與六必至余舍。而吾友馮君振心。吾兒昔所從游者也。亦兼任無錫國學專門學校及交通大學講席。每星期四至六。又必宿余舍。吾三人者。每相見未嘗不論學。未嘗不論國事也。每論國事。又未嘗不同悲國亡之無日也。每相與講論救國之方。則余大氏先重乎人治。兒大氏先重乎法治。余大氏稍偏於唯心。兒大氏稍偏於唯物。余每日。國事之壞。在於官邪。欲官不邪。必有人焉。以身作則而後可。兒每日。官之邪。在乎人之自私。欲人之不私。必有法焉。使人不能私而後可。余每日。人心雖壞。然教育之其可也。兒每日。飢極思食。渴極思飲。雖善教者不能止。富之乃可也。然余言教。又大氏重干涉。兒言教。則大氏重自然。振心每相與劇談。大氏言治者近余。言教者則與吾兒爲近。每酒酣耳熱。或太息欲泣下。以謂國無人。莫我知也。或相與大笑樂。以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又未嘗不歎一家之內。父子師友之間。甚或一人之身。而九流百家之學。猶未免乎岐也。然則道術之爲天下裂也。其真自然之勢也邪。夫以此區區三人之間。或一人之身。而自岐已如此。況於春秋戰國之世邪。況於後世邪。吾獨悲夫莊生明老子之道。而獨不知道術之裂。爲至自然而不得不然之事。而深悲之也。然則後之人。不能各以其道術鳴。而徒雷同附和者。又皆不及乎自然者矣。豈不重可悲乎。茲書之成。父子友朋之間。獨能各以其學相與論世如此。此亦人生之最可樂者也。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又烏可以不爲吾書紀也。民國二十四年元旦北流陳柱敘於上海交通大學。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爲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詩二十七首

為林次陔作離江攬勝亭山水長卷亭為樂水匯

流處

黃賓虹

奇峯靈岫簇江濱。嵐影陰晴紫翠分。五色補天鞭起石。千尋拔地劍揮雲。
棉繩路絕筇無力。環佩波明玉有紋。雙槩夜投何處宿。前村演漾月昏昏。
龜采天邊遠樹低。平蕪簪玉萬峯齊。仙蹤桂勝探珠洞。客路蠻音訝玉溪。
離樂會心流水合。烟燈豁眼絕塵迷。幽尋磳畔深深入。逾嶽前村闕午雞。

為陳柱尊作桂林山水長卷即題

黃賓虹

邇壩香島置塵高。竭來離水尋游橈。數日昭平又平樂。林光浮翠山岩嶮。
舟人苦嘆奔湍細。前灘嘶竭後灘繼。星餐露栖不得息。鶴鶴宵唳吹舞葉。
先生豪飲方高吟。料有詩名動綠林。月黑風微催曙色。澄波寂寂空江溥。
我家黃山近百里。三百六灘漸江水。天都蓮峯盡錯認。傍宅豐豁更清泚。
今圖八桂峯之奇。琴尊閒暇君應披。攜將北流重題記。字古禹穴句漏碑。

題黃賓虹為陳柱尊作桂林山水長卷 陳衍

年來思作桂林游。柱尊振心去北流。振心招我滄羅浮。桂權趁此焉可休。
柱尊聞之亟過我。手持一卷狹而脩。黃君賓虹之手筆。玉筍兩岸紛相繆。

太湖玄墓真假山。化身千萬散峯頭。武夷之玉女。湖口之小姑。亭亭獨立
殊無儔。巫山十二衝七二。縮而小之置壑丘。元章硯山一品石。放而大之
差與侔。茲為桂林陽朔之真相。甲於天下棄遐陬。我今按圖往索求。未識
悉如此圖不。先題此詩作息壤。歸來刻意重雕鏤。

贈竹君

陳衍

竹君與受其。與我皆至愛。二人皆佛性。境受苦薩戒。所云有緣者。其緣即
其債。一見一情深。一別一介介。友其己生天。竹君遂老態。先後同府主。賢
勞君獨憊。脫講避海壖。老蒼結海內。我亦出銀手。俯視諸堪輩。牟公既隨
淚。乘海日以壞。一猿抱林生。一鷓翔物外。風流永不散。偶此得相對。便再
二十年。兩情終不敗。

光緒初與豫泉先生同在學海堂專課別來忽忽

五十餘年滄桑剗換頃自滬歸梓里道出廣州

過訪殷拳賦此奉簡即希斧正

汪兆鏞

回首山堂五十年。亂離重見喜還然。撫醪敢效陶彭澤。抱朴當師葛稚川。
城郭都非成夢境。田園遺興有詩篇。道家山畔饒風景。它日來尋雁塔埭。
庚申歲廣州折卸城垣余於承宣坊雙門下拾得殘磚一枚有增城雁塔
埭五字按增城鎮縣阮通志載唐初折增城置東莞今雁塔遺址在東莞
境埭字近石鼓文
當是漢晉間物也

豫泉提學再和博字韻見既並約遊道家山以足

疾未能也因復疊元韻奉會兼以送行渺渺兮

余懷也

汪兆鏞憶吾

扶筇踈憐愧今年未遂追陪益惘然舊地幾曾忘去游釣少時曾侍先

扶筇踈憐愧今年未遂追陪益惘然舊地幾曾忘去游釣少時曾侍先

腰脚健豈徒無夢到花埭光緒庚寅壬辰兩次春闈均房官再三力荐僅

矣

敬和懷吾先生贈詩步原韻

張其淦

一別俄驚五十年論文尊酒意欣然中興有望周靈絡逝者如斯孔嘆川

著作林中新草木此君亭上舊詩篇華海堂舊有此君亭登高不盡蒼茫感思覺敲

門昔日埭昨日登觀音山亭華海堂遺址觸目傷心不勝今昔之感

余步韻懷老贈詩復得漢老南老和詩再步元韻

張其淦

蘭成射策憶丁年蕭瑟江關亂忽然久已難心溯滄水曾經披髮嘆伊川

枕流漱石遺民志飲露餐英老友篇笑我不如華表鶴五羊城郭見殘埭

亦非

和詩步韻

張學華

故人相見古稀年且喜靈光獨巋然著述差同王伯厚感懷休比杜樊川

黃庭妙語談玄訣丹竈閒搜抱朴篇愁說夕陽城郭改永嘉離亂剩殘埭

和詩步韻

桂 培

歸來白首兩同年舊雨懽逢意惘然經術真能追漢魏文章不媿說山川

寓園松茂環三徑洛社圖成賦幾篇長葆歲寒身倍健祝君重步到花埭

疊前韻

桂 培

蒼松白鶴不知年千里歸來意浩然欲種芝蘭開別院偶隨花柳過前川

裁詩要寫遺民錄修道還尋老子篇臨別贈言惟片語封侯皆壽永嘉埭

余家藏晉博文曰皆封侯位又曰皆壽百年

步懷吾汪親家元韻呈豫泉前輩

江孔殷

落花春去見龜年歸自江南豈偶然訪舊不逢陳獨曉謂壽老知名相識已作古

杜樊川水雲同調琴中曲湖海叢談篋裏篇昨過榴花珂里近斜陽塔下

剔苔埭

論交君實附忘年老輩登音未寂然賸有殘星依北斗愁看落際喻東川

鉢擎心識降龍咒書髮身藏蝕蠹篇頭白更無供奉日尙留夢影在花埭

和詩步韻

徐夔龍 堯甫

申江浪跡幾經年。丁鶴歸來思悄然。擊空已開新道路。按圖猶識舊山川。他城劫火牽長恨。陶徑吟松付短篇。卻喜名園春色好。一輪紅日照花磚。

和南屏同年送豫老還鄉作

徐夔龍 堯甫

同班同里復同年。金石交情豈偶然。君送孟郊歸別墅。我迎張翰過前川。春風雅度期千載。秋水吟懷記一篇。南海東官如咫尺。來遊應踏碧苔磚。

堯珊同年和南屏同年送余還鄉作賦答仍用元韻

韻

張其檢 堯甫

記得看花四十年。甲午到今四十餘年。苔岑契合豈徒然。春風正喜延三益。本省甲午同年。存者明月依然印百川。石鼎孟韓饒雅興。河梁蘇李贈詩篇。林孟山上同懷古。可有瓊樓寫句填。

八月十八日西興江邊觀潮

邵祖平

東南游觀曲江壯。濤聲陣鼓喧天上。海寧秋潮吾再觀。西興渡口今初訪。西興江頭萬人立。如鷲如鷗待魚妾。南帆北槳稍無聲。寒向空江觀風色。銀光一線掣江開。魚魚雅雅潮初來。水仙倩服鮫綃細。馮夷鼓樂聞輕雷。鼉鼉一聲潮勢逼。千軍萬馬鐵騎突。穹龜長魚破空游。奇魅夜襲玄宮急。

詹諸鈍蛙翻肚白。熊鷹倒跌暮山黑。輪衍雲欲壓城摧。猶攬天漿塗罽環。疑有王商驚水至。會恐夷甫排墻位。左旋右結勢莫當。直欲上壘驅牛羊。陳陶百萬化為魚。又比慷慨赴敵場。餘勇買遺江神愕。頽波側側陸為壑。海潮欺得人如潮。濁泥三尺生腥鱷。頑童姪女驟復奔。疊股累臂塔一嗽。不畏駭汗洗燕支。但惜錦綉履雙脚。吁嗟早賦虐今年。東南民命游絲懸。白馬潮聲徒知劇。海賊何能潤民田。須臾樂極心轉快。目送餘濤歸淺渚。安得春臺萬仞高。睨汝秋潮一千丈。

臨川朱仙勅追念其尊人玉屏先生斥貲興學其鄉并構念劬亭以示來者屬為詩詠之

貧家養子如種穀。但願穰穰滿家足。宋蘇復古詩「養子如種穀」。我疑比喻殆不然。兒宜為兩寧比粟。泰山寸雲潤天下。大旱之霓蘇萬族。利濟及人術貴公。豈謂一家慶蕃熟。朱翁謂玉屏先生生子不自私。病榻遺兒跨瀛陸。天孫機杼師七襄。富國裕民持一鐵。終焉衣被天下寒。挾纈溫迴窮黍谷。季也象賢翁已僊。鼻魚慘慘悲風木。年荒農病稼穡艱。季貸其金資種莫。邑經亂離絃歌殘。季列國籍資啓沃。錫類廣此純孝心。豈曰微名與微福。亭號念劬敵永思。萬頃恩波此充裕。善繼善述今始覩。肯構肯堂儻初服。亭南瞻父東望母。佳兆千年華表轟。惠通一國澤一鄉。翁靈愜爽忻而肅。豫章亂定草木腥。我喜欲歸騎鷓鴣。安得東路登君亭。一觀宰樹猶新沐。借問田園桔槔智。云何生兒耀茅屋。我歌哩引期夏金。不數藍田堪種玉。

陳柱尊招飲美心酒家賦謝

梅熟長街細雨中。酒帘應颺海榴風。相思室遠人須到。獨學東成轍又通。隔座琵琶珠語碎。浮杯蠟燭鬢天空。吾儕歌泣真驚市。彈劍何心怨未窮。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廣西同學邀余與振心同撮

影卽題其上 五月十日

陳柱

龍王彭呂風流後。三管英靈久未聞。有三管定有高才能崛起。他年惠麓是河汾。

楊鐵夫葉長卿陸景周王慧言錢仲聯招宴無錫

公園 五月十四日

故舊欣然共舉觴。客情真似柳絲長。盛詩嘉會能三得。陸景周累言今夜地得。敢道吾民僅七亡。見儀書館宣傳上書諫曰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性蠶食亡厥四亡也。苛吏絕殺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逃徙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七向可又有七死。陸吏嚴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擄殺四死也。惡醫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圖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河北關山如傲屣。江飲望刑指誠難。此非公與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河北關山如傲屣。江南風月且平章。是日舊曆五月。消愁况有唐家酒。無錫揚杏泰酒家自得甚。揚人名所底事。尊前尚慨慷。

題唐謀伯游記四種

肯道前游似夢中。依然鴻爪辨西東。望穿秋水人千里。謀伯來書云最可病時黑夜抵威尼思內子方下。踏破春袍手一節。謀伯在美國數日。聞試車汽笛一聲。火車飛馳。羅馬。步行青草區數百里。試問天台和雁蕩。謀伯與馬何如。印海與阿峯。謀伯來書云在印度岸中舟。博學相應。又云登阿爾卑斯山之一峯。借遊此後知何日。余嘗有辭歐州。俯視日內瓦如塵埃。蒙網如明鏡。疾早愈。余他日與兄同醉相與大笑。坐任胡笳滿四封。

題黃文賓虹為陳師守玄墓孟鼎銘長卷 錢蔣孫

古器縱橫何足數。爭如孟鼎晚出土。道光初黃公撫此力能舉。開卷躍出萬龍虎。文字鬱律讀者苦。維王命孟著銘語。用作寶鼎嗣乃祖。乃嗣祖南公又云錫乃祖南公。是時成王有九寓。二十三紀文明叙。銘末云唯王。又云用作祖南公。寶鼎。李越曼曰其文屬言文王武王且據供範。稱祀此亦稱祀。蓋周初尚殷時之語。則當為成王廿二年無疑也。以外云云難觀讓。詰屈聱牙良難解。字十九行行十五。徑圍三尺高隱堵。歷三千年落何所。鄆縣禮村水之游。不同九鼎淪泗浦。豈有祖龍沈水取。歐趙集古此待補。好色未見臣里女。岐山周令權快先親。晚歸鄭倉慶得主。越縵題詩通厥詰。旁引玆公證玆珉。銘文致王三見。或王一見。俱左加玉字。越縵齋嗜古。識良窳。為作攷訂俾鄭許。毛鼎位置或伊呂。石鼓只應配兩廡。嗚呼此鼎出土百寒暑。宣廟當年固吾國。無何鯨海動鼙鼓。從此神州啓外侮。今夕何夕淚如雨。江山滿眼塞強虜。靖蜓洲寇恣跋扈。公等堂堂虎變鳳。痛飲中山千日醕。戒酒有銘嗚焉腐。銘文有云在等。即事。歐州河北昨聞鼎遷。府背城誰倚。即墨言。有筆欲投人或且。合向毫端寄鬱怒。黃公哀腕足張。

驚。掉臂乾坤力撐柱。觀鼎類以指囊肚。盡屈生鐵入釵股。黃山古松無此古。文獻方圓以外見規矩。萬古斯文通法乳。虛筆所探非自詡。文與師書論虛實妙用。謂虛成周法物氣象聚。真實何人辨刻楮。我師得之狂欲舞。百尺樓頭貴子賞。日摩撫。雷公下攫髮裂柱。光芒萬丈時一吐。遣我長歌逞胸臆。我慚筆力輸韓愈。魯班門前弄大斧。舉鼎絕續敢莽鹵。安得乞歸三日真氣驚牖戶。臥對猶龍相爾汝。乙亥端節前二日題此長卷。是時適聞河北之警。

人境廬從弟由甫先生過訪梁溪講舍有作

袖挾驚濤萬里來。過門一笑百愁開。南州冠冕餘同氣。公度先生同天下治災西拔頁君家幾霸才。李合肥稱公度霸才容有襟期親海嶽。可無文字作風雷。却愁鵬運圖南急。未得龍山共酒杯。

詩界潮音第一人。新民報有詩界潮音集憐予身世後庚寅。公度先生與予皆戊申年生予後一甲子從明月思元度。猶許風流接頰濱。往事苦商年作譜。予方草公度年譜新成由甫來為此事愁又歸海揚塵。孝標容甫論同異。要乞先生證此因。

疾雷

劉天行

疾雷驚夢夢回酣。昨夜芳菲悔未探。鏡裏華年憐故故。花前禪影意耽耽。稍從疑命知天命。那識高談近妄談。獨倚危樓人靜後。滿身風露喜能堪。

人生

酒是人生淚是歌。勛名慧業兩蹉跎。千秋千國供排盪。一劍一簪待撫摩。謁俗原知成大器。究真偏欲戲羣魔。淒涼身世嗟餽口。造苦翻因志不磨。

神州

神州陸沉終難免。辛苦國殤血尙殷。萬古英靈應吼怒。中原民衆奈愚頑。優存劣敗彰天道。復楚亡秦只等閒。太息多材矜意氣。高談無補況時艱。

深鎖

深鎖重闌夜漏長。畫簾低亞闌幽香。漫珍綺貌驚暹暮。難遇良媒漸感傷。貧賤纔知親舊遠。嬌癡緣爲刺譏狂。瑤琴偶撫聲聲怨。浩氣無言浸莽蒼。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掃。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詞曲六首

和雲軒詩稿

王玉章

踏莎行 姑蘇道上

小草依人。嬌花避酒。憑闌只覺身銷瘦。蘇臺冷葉少人行。斜輝繫徧疎疎柳。烟水蒼茫。風塵依舊。金梧搖碎平江秀。溪橋深處一聲鐘。和雲飛上無心岫。

點絳脣 夜泊

寂寂蘭棠。由他流到花深處。夜牕無語。敲斷三更鼓。縹緲晴峯。清淺月將午。長亭暮。鬢霜如許。夢冷橫塘路。

商調集賢賓 哀玉蘭

章楨

〔集賢賓〕粵江頭春深花似錦。江上女突伶俚。捲歌袖啼痕掩映。向樽前低訴飄零。繫芳懷蹙損蛾眉。訂同心牢結鴛盟。負紅顏奈何郎薄倖。借歌台領略人生。悲歡原是幻。啼笑總多情。

〔逍遙樂〕燈紅酒綠。一笑相逢。憐我憐卿。喜雙棲金屋銀屏。春宵短好夢突溫馨。正江上春濃。初試歌聲。猛

可的鼠牙雀角。妬煞蛾眉。謠詠頻驚。

〔醋葫蘆〕孤燈夜火青。薰鑪殘篆縈。悔多情願生生世世再莫誤多情。幽魂一縷輕。香消夢醒。歌聲猶在淚成冰。

〔浪裏來煞〕搖暮雨。白楊寒。伴孤塚野草青。一坏土掩沒了慧業與聰明。剩有長楊彷彿伶俚影。埋憂地靜。再休問人間恩怨怎不分明。

粵西詞四種

木版珠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尊柱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為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拱辰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為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尙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尙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曦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廬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龔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珠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逕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論學書四首

與陳柱尊教授論老子書

張其淦

柱老仁兄足下。承惠大箸子二十六論。披讀數日。中多精確之論。佩服佩服。聞老下內詮谷神玄牝四字尤佳。非十分聰明人。不能有此創獲之解。亦的解也。弟爲引伸言之。以就正焉。夫玄者天之血也。以乾龍戰之言知之。精與血爲一類。故在人則爲陽之精。牝者地之形也。以坤翁闢之言知之。地原作也。說文也。女陰也。象形。故在人則爲陰之器。易謂形而下者謂之器。牝馬地類。牝爲人陰之器。衆所易知。世無疑者。可以勿論。惟玄爲人精。則不信者多。當與仁兄共闡明之。歸藏易曰：「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大赤。爲辟。爲卿。爲馬。爲禾。爲血卦。」見朱震易說及羅莘田史注所引乾爲天爲血。與天玄地黃之義符矣。老子下文云是爲天地根。則上言谷神玄牝。分天地陰陽而言。其義甚確。張君孟劬謂玄牝取狀幽隱。非對待。不然上文云玄之又玄。便無解義。殊不知第一章玄之又玄。言玄道也。五十一章。六十五章。皆言是謂玄德。又曰玄德深矣遠矣。則言玄德也。與此玄牝之解不同。然孟劬又謂「須知人類生活。男女爲第一義。飲食尤爲第一義。取象男女。與取象飲食。皆大聖人曲爲初機。能近取譬。理想進化。無不先基之

於具體。男根女根。原人所見。斯爲最顯。所謂造端乎夫婦者也。」與仁兄之說。完全相同。卽近世社會學家謂人類淺化。莫不崇拜生殖之器。彼西方之耶教然。東方古書如易。如老子亦然。尤矣。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天譴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注云勢殺陰陽。桂未谷說文義證引之。及老子玄牝之門句。並注說文。是前人亦不諱言也。老子爲道家祖始之書。其人爲周室守藏之吏。所見者博。其言必有所本。今徵其義。與歸藏。周易。同條者多。此吾國初期之著作宜然也。非此具體推演。則玄之又玄之玄學。將無所出矣。愚謂神者天之用。神本化。得一則靈。谷者地之用。谷本虛。得一則盈。（猶川谷之於江海。與此谷字不同解。）又案神與谷對。言用也。猶天與地對。言體也。弟意與仁兄所釋合。似亦最確。馮君振心駁之以爲與百谷豁谷川谷文義一律。似非是。大箸謂「蓋谷與神乃指陰陽生殖之器與精而言……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神與谷。就其媾精言。」或謂易曰。男女媾精。男有精。女亦有精。今云玄篆文作宮。謂宮爲精。是男精乎。女精乎。證據似不足。愚案玄屬天。易坤疏。玄天色。漢書。將郊上玄。梁書。上玄蒼玄。隋書。受命上玄。皆以玄爲天也。謂爲天之血。則在人爲男之精無疑。夫太極動靜陰陽皆有。然本屬靜

體。天清地寧之象。及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神靈谷盈之象。於是大生廣生之用成。以下即言萬物之生。兼人與物言。王侯句則專以人之至貴者言。萬物與王侯對。亦確論也。大箸云。『未有上言生物之天神。而下忽以山川之小谷爲對。』尤爲平情之訓詁。惜乎世之論者多見不及此耳。抑又進者。谷神不死章。列子書以爲黃帝之言。今先言谷。後言神。正黃帝歸藏易首坤之義。且道德經柔弱守雌諸義。皆從黃帝歸藏得來。於老子之書。始終一貫。謂非確詰。其誰信之。多日未晤。茅塞頓生。謹將鄙見錄出奉上。未知有當高明否。進而教之。幸甚幸甚。專頌箸祺。弟其淦頓首。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

張爾田

柱尊先生有道。承惠書並大著班馬異同。讀之。宏識偉論。創前人所未發。精確不礪。與鄙意乃不謀而合。近有蜀人劉成斫者。著史漢知意。但以史法比較推論。其書甚佳。似尙未見及此也。僕生平治學。實從遷書入手。然以遷書爲外術。而不以遷書爲內術。此意世多未之知者。曩撰史微。嘗竊比鴻烈。雖未必卽是鴻烈。然一轉手卽鴻烈矣。昔胡適之評吾書謂之雜亂。僕謂之曰。我之書雜則有之。亂則未也。此吳君經熊傳述語也。嗚呼彼胡氏者。安足知吾學之統系哉。又有謂我爲章實齋嫡派者。僕亦未之敢承。近更有一類人。見我稍治乾嘉考據之學。反對康廖。又謂我祖護古文經者。如此讀書。敢保終身搔不着癢處。今之批評家。尋行數墨。專以

貌取人。因公隻眼。聯想及此。聊復一發狂言。拙校蒙今源流覆審錯誤尙多。現已修版。容再奉教。弟張爾田頓。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

李源澄

柱尊先生道席。先生論馬班之學術。推源於儒道。謂道爲君學。儒爲臣學。道無所不包。儒者不免執一。鄙意漢志謂道家爲人君之術。儒家爲司徒之守。此蓋就其所列之書而言。以老莊所言多乘要執中之術。思孟之書。以明倫理之教爲多耳。非若金玉木石之判然二物也。道家所謂無爲而治者。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之術。其工夫則儒者詳之。儒者明禮樂之數。而莊生闡性命之情。適以救其偏失。若夫孔老之道。又烏可以方體盡之哉。或者侈言道家出於史官。爲學術之大宗。不知承續史傳而光大之者。厥爲孔子。孔門弟子雖不足以盡孔子之術。而游文六藝。留意仁義。猶史統之正傳。老子以自隱爲務。雖爲史官。而未能播國史於衆人。其著書文旨。非不深遠。較之孔子之言。固一正一反者也。雖曰相成。要不當先反後正。班氏先儒後道。殆以此歟。再者游俠之行。似悖於墨者尙同之旨。復與道家不敢爲天下先之義相違。其老子所謂強梁不得其死者矣。若夫許行並耕之教。非惟在孟子所必拒。亦大非道家君逸臣勞之旨。上所陳。胥非倡於先生。先生此篇第附及之耳。源澄因舊有疑於此。聊貢蕪蕪之見。惟先生有以教之。

柱尊先生道席。前承賜尊著待焚詩稿。及尊校紅豆曲各一部。拜領之下。欣幸可如。無於詩學為門外漢。何敢妄加月旦。惟讀至詠懷四首。想見先生之抱負及其作風。固不在唐人下也。願無欽羨先生。曷止一端。蓋先生以詩人而兼哲學家。博覽羣書。而獨具卓識。國內之言諸子者。當推先生獨步。餘弗論焉。即就尊著老學八篇中之韓莊兩家老學之比較言之。其見地之超越。立論之客觀。統觀近世學者。未之見也。膚淺者流。往往以道家與法家為絕對相反。其言曰。老氏謂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家則主任法用刑。非察察為明者乎。此種論調。實由有見乎異。無見乎同。有見乎末。無見乎本耳。今先生將老氏之學說。析為無為與無不為兩翼。於是韓莊兩派。均得於老氏之門。各樹一幟。分庭抗禮。是天下至公之論。而史遷亦得大白於後世矣。聞嘗論之。法家淵源老氏有三點焉。一曰不任智。不尚賢也。二曰順化以達變也。三曰不仁與平等也。惟法家竟欲以老氏之宇宙論適用於人間世。於是法律一變而為人造之自然。用以取締人君之任智用私。夫既屬人設。則失其所以為自然矣。故其具體主張。往往與老氏大相徑庭。終至莊周獨傳老氏衣鉢。而法家者流。則移居別業。自成一派。如是以觀。則道法兩家異同。似可得其端倪矣。竊謂敵見與尊見。頗相表裏。爰舉以求正。非敢弄斧於公輸之門也。專肅即頌道祺。吳經熊頓。

世界書局 精刊古書

- 經傳釋詞 四册 連史紙 二元
- 經詞衍釋 四册 有光紙 一元二角
- 章太炎叢書 二十册 連史紙 十三元
- 胡子衡齋 三册 連史紙 一元六角
- 老莊正義 六册 有光紙 二元
- 袁註劉子 四册 廿四元
- 元四家集 十六册 十元
- 崔東壁遺書 二十册 十二元
- 棟亭十二種 二十册 十二元

理堂家訓

焦循遺著

近於黃寶虹先生許。得觀焦理堂先生手書家訓手卷。讀而善之。尋雕菰樓集尚無刻本。爰段歸景印。以流傳真跡。茲先彙錄於此。俾學者先觀爲快云爾。陳柱識。

儒者以治生爲要。一切不善。多由於貧。至於貧而堅守不失。非有大學問不能。莫如未窮時先防其窮。防之道如何。曰勤。曰儉。曰量入以爲出。王制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唐詩蟋蟀首章云。職思其居。次章云。職思其外。末章云。職思其憂。居謂日用飲食之常。外則冠昏賓祭。憂則疾貧凶荒。如是籌之。則知所出。又量歲之所入以準之。以此處家。自無匱乏矣。所入不足以食肉。寧食蔬。所入不足以食飯。寧食粥。乾隆丙午七月值旱荒之後。甕中米已盡。唯有麥數升及碎米麩而已。算之不能延兩月。乃賣麥買山蕨煮食。遂得寬裕。不然則半月而麥盡。其月餘者將餓矣。不甘其餓。則有不能自守者矣。故欲自守者必先籌其不至於餓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若貧者以貨財與人。則非禮也。不讀書之人。誤以貨財與人爲禮。甚至典衣稱貸。以爲餽遺之用。真陋習也。乾隆丙午秋八月。余外舅阮丈七十生日時。窘迫已極。算僅可有錢四百。與婦帶回。爲稱觴之用。丈之他婿。皆盛其饌物。婦頗以爲愧。余舉禮說之。婦亦怡然。蓋

禮足以勝情如此。

子弟必使之有業。士農工商四者皆可爲。若不爲此。則聞民矣。聞民而後無所入。無所入則餓。餓則無所不爲。四民之中執其一業。歲必有所入。有所入。而量以爲出。可不餓矣。

讀書之士。至以鮮衣美履誇耀於人。是惑也。至曰在外應酬。不得不如此。益可笑。士以課徒爲業。何用應酬。

家之不幸。莫如不肯教子弟。教子弟讀書不可不專。不可不嚴。人於他事或有不能。至讀書未有不能者。不必問資質之清濁。只以讀書一途導之。驅之。未有不能者也。其讀之不成者。皆教之不專不嚴之咎也。

幼時先使之識字。即愚一日識四字。不難也。自六歲至十二歲。可識萬字矣。至此便爲解說字義。分析平仄。徐徐使習時文。使習詩。使習書法。此三者少有可觀。庶可入學。庶可以訓蒙謀食。此根本也。根本立。則必使之知經學史學。及典章制度。六書九數天文地理。以漸而博洽貫通。若資質過人。則習時文時便可博覽。然究以時文爲主。

所謂根本者。習時文習詩習字。少有可觀也。不必定在入學後。總之習一事必期於實有所得。最忌虛名。假托風雲月露之詩。無題目之束縛。

無規矩繩尺。易於作偽。故子弟學詩。必以試帖。或使之詠物。只以工穩和協切題期之。

時文自有時文之繩尺。不可入於卑俗。尤不可入於孤高。不可入於拙滯。尤不可入於放縱。余別有論時文之書。守之可也。

生一子。必曰資質。不能讀書。一可恨也。既入學。便以爲已成。不復窮究經史。二可恨也。生質稍可讀書。便以虛名誇飾於人。不使實有進益。三可恨也。府縣試稍能前列。歲科試間列高等。便自翊爲名士。四可恨也。彙錄奔走以求仕路。不顧生計。不實力讀書。五可恨也。

狗鼻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剪其尾。

鼻寒無所蔽。則終夕吠警。癸辛雜志

曲洧舊聞云。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家貧。以訓幼學爲業。屢取

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於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

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誥之曰。師向

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道童子。用心篤志。不負

其父母所託。爲有隱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

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此一條可爲訓蒙者勸。余

生平於此自信可無愧。願子孫識之。乾隆丁未。葉霜林以其子托余教之。

謂余曰。不願兒作狀元。願兒作通人。幸勿授以時文詩賦也。余曰。不然。未

有不爲通人而狀元者。卒授以時文。使之先入泮。以訓蒙餬口。近之風氣。

教子者多以爾雅汨其性靈。余每力爲之爭。而不肯靡於風氣。

唐人高彥休唐闕史載鄭滸一事云。尙書鄭滸尹正圻南日。有從父

昆弟之孫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

僕御多笑其疎質。公心獨憐之。將致書於郡守與一尉。將行之前一日。召

甥侄與之食。會有蒸餅。鄭孫奉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

何以異耶。吾常病澆態譎俗。思得以還淳返樸。故憐子力農弊衣。謂必能

知稼穡之艱難。奈何浮囂有甚綺紉乳臭兒耶。因引手索所棄餅表。按餅

所學去餅外之皮也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棄。斥歸鄉里。又曾敏行獨

醒雜志云。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謁公。公約之飯。酒三

行。初供胡餅二。蕭啖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顧自取食之。其人愧甚而

退。余見今市井兒食餅頗有如是者。或共食必檢擇其善者。余每見深惡

之。錄此二條以戒後人。

程易田亦政錄。載教學恆言數則云。一要無俗儒氣。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俗亦禮也。如其禮有明文。而顯悖之。村夫野叟婦人女子行之不以

爲怪。業已習儒而同而合之。是謂俗儒。俗儒者鄙俚無識也。一要無腐儒

氣。知有聖賢而不能聖賢之趣。欲學君子而未嘗聞君子之道。是謂腐儒。

腐儒者。迂疎無能也。一要無寒儒氣。縮手噓氣。敲指搖足。惡之而無可惡。

憐之而不足憐。是謂寒儒。寒儒者筋骸不束也。一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

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身中正復何有。而乃栩栩得意。白眼

看人。是爲名士氣。名士者。目空一切也。一要無才子氣。作詩填詞。一味尖

刻。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簪篸不飾。帷簿不修。以此爲才。所以不才者多也。可惡也。亦未嘗不可憫也。後生小子。天性稍不淳厚。聞才子之名。最易陷溺。豈不危哉。可不慎哉。

費袞梁谿漫志云。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日及重陽間。視天氣清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每看完一版。卽側右手大指而撥其沿。而覆以次指。而然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

責備餘談云。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尤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卿何更作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進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竣。竣不救。柳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復人之情。既富貴則忘其久要。尙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柄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則謝絕之而已。

宋朱曠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不受。必卻回。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以他畫紅繡囊緘。必謂退回。王忽合畫啓封掛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焚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一兵官乃畫白畫二貓。既至前。漸擯失

措。或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余見今俗人。以物餽人。度其不受。或以水代酒。以石代金。觀可談此條。則昔人已有戒乎此矣。則以貨財爲禮。寧薄而不可僞。與其僞不如勿以貨財也。

生員爲人作訟證。雖繫株連。法亦戒飭。何也。蓋所以株連者。必由平日不閉門讀書。而好管閒事也。果不爲人居間。何株連之有。故讀書者自讀書。不可爲人居間說事也。

蕭山汪輝祖有佐治藥言一書。皆爲作幕者戒也。吾採其二條。一云。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強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勝。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狎娼妓。一譔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貨。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一云。寒士課徒者。數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是以節儉相佐。游幕之士。月脩或至數十金。積數月寄歸。則爲數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受惜。其後或至浪費。得館僅足以濟。失館必至於虧。諺所謂攔筆窮也。余亦嘗處人幕中數年。每日自食。不離蔬腐。衣帽仍舊。且敵者。目見他人之以虛浮敗者多矣。閱汪君之言。而爲慨焉。總之。子弟不可不讀書。能耕則耕。不能耕則訓蒙。作幕客之想。不必有也。

南窗紀談記呂文穆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家人常訴

日用乏絕。其弟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更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此在顯貴。足見高節。若儒生而作如是談。則謬矣。藉訓蒙之所入。以給一家口食。必通計一歲所入。以爲日用之所出。若只顧三日而浪用去之。於是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食。勢必借貸。或干與外事。余見史書中。每稱不計家人生產。此最足誤人。聖人治天下。首在於養。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士無恆產。假舌耕以爲俯仰之資。不能愛惜此資。何恆心之足云。

一學友訓蒙爲活。衣食頗裕。舊肄業安定書院。月餼一金耳。丹陽吉涇岩先生來作院長。稱其文有王文恪之風。獎諸轉運倉公。增其餼。每月三金。已而試於學使者。列高等。補廩膳生。又獲美館。歲所入較前不啻五六倍。不數年以負債失信於人。竟自縊死。蓋始而入少。日用節蓄。得不乏。既而入稍增。不自持。食用既侈。往來應酬遂盛。至於以身殉之。子弟不可不以此爲戒。

里中吳氏。自國初來湖居。其族頗稱饒裕。乾隆間諱重光者。以舉人挑爲山西陽曲縣。陞代州知州。於是族人皆依之。習於官署之風氣。不知儉節。已而代州以事罷官。族人歸而失業。遷散流離。不可究詰。向令代州不仕。其族未必如洗若是也。余前年舉於鄉。親族中有喜謂余曰。君不日作官。吾輩賴之矣。余頷之而勉以毋失業。子弟當悉此意。

程史記望江二翁事。輟耕錄記李慶四釋怨結婚。皆足爲法。備錄之。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鳥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驗年始得吉於近村。

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冢。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水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窆以得資。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值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值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設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醴。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請之。酒五行。釐錢緡三百。實縑子篋。酌酒於筵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敢用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值。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撓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

司大釋怨結婚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旁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伴。輕其值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

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火往燒其家。忽聞內有人喚。司竊念吾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其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卽所債錢爲豆乳。釀酒貨買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歎。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遂復具雞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寢。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遣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給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灑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

滋陽牛運震空堂文記書王勛還金事云。勛少喪父。貧落。父乃遺負倪氏五百金。倪氏未嘗言也。然勛微知之。亦未知其如干券數。久之久之。勛家稍稍振。因戚友求倪券驗。議還其金。倪氏悲曰。王君乃不長者我邪。我豈向王君索負者。客且大飲噉。勿復言王券事。後王氏客抵倪門。如索

債者數輩。倪悉大飲以醇酒。且縱博極歡。終不得開說券驗事。以爲常。最後請靳子等三人抵倪氏。靳子大言曰。今日爲王券事來。今日不博不飲。君速檢王債目示我。無則不出君門。倪爲靳所持。強登樓檢債籍。得王氏負目敗塵中。出以示三人。則粲然五百金也。初靳子不意王負多若是。及是微色黷。三人皆瞠目視。而倪氏曰。我初無意索王君負。君三人固劫我。我不出此。無以謝君。此唯王君及諸君若何耳。我何知有五百金。靳子因過語勸。且致倪氏言。勸仰面視靳子。君等乃以我爲債金而求讓金者邪。因泫然曰。此我亡父負也。幸謝倪及諸君。孰能起亡父受讓。負者縱少復一金如吾父地下反側何。居二日。卒滿致倪民五百金。而爲辭以告其父。更招戚友與知其事者大飲噉。極驪而散。

人負我債。而其人力不能償。我因不索而毀其券。此盛德事。尚非難也。唯我負人債。而勢可以不償。而竭力以償之。則仁者事矣。先君子病時。於債負之可以不還者。恐身後循等負之。陰授以良田而返其券。越半月先君子卽逝。逝後乃知其事。後人識之。

韓昌黎言古之民也四。今之民也六。六者四民之外有僧與道士也。吾謂六者之外又有四民。曰倡優隸卒。此四者人之所賤。然既失業。不爲僧與道士。卽將爲倡優隸卒。夫生一子而終至於是。固祖若父之所不願也。而究之皆祖若父致之。何也。不使之有業也。吾家有書可讀。有田可耕。宜以讀書爲業。子孫當世世守之。吾見名人之後。至於不識字。總由姑息。不使之習舊業耳。且儒者子孫失業有兩端。一由作宦。一由娶婦於市井。

之家。市井之家不知書爲何物。姑息其子。遂至流爲屠沽。作官則所見所聞。皆浮華而不實。此二者。當慎之也。

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嗃嗃嚴也。嘻嘻狎也。狎則失。嚴則未失。故處家寧失之嚴。不可失之狎。

弟子入孝出弟。卽次以讓而信。誠子弟之要也。能言便深戒其虛誑。一生誠實之根在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不可行於州里。不可行於州里。則欲不貧乏失所也難矣。十餘歲識字。自當教之以詩。然必取唐詩中真切有味者授之。使之動盪其血氣。而涵濡其性情。不必急急以能詩見也。若徒以風雲月露之套語。使之依樣葫蘆。或又代爲粉飾。於是倡和流連。詩箋四出。讀書之本未立。名士之習已成。無論老成之士見而鄙之。而往往以虛僞之名。誤其一生。果誰之咎也。至於婦女。僞取詩名。尤爲可笑。吾曾祖卞儒人。真能作詩作畫。後深悔曰。此非婦人事。乃力田治家。以立德教家人。戒不爲詩。吾嫡母謝儒人。亦知書而不看詩。曰與其有工夫看無益之詩。何不看古人賢孝故事。此真足爲後世法也。

許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先主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此先主折游士之口。而廣劉表之見。故又云。元龍文武膽志。造次難得。比讀史者不尙論其世。往往略田舍而不言。以元龍百尺樓自臥。究之進退失據。流爲浮薄。殊可嘆也。在表以名士而任方面。憂國忘

家。分之所宜。許汜避亂之不暇。何救世之有。吾謂爲汜者。正宜隱居田舍。若諸葛之躬耕南陽。王烈管寧之潛居海表。乃真百尺樓上人也。自托國士。游食諸侯。是當臥之於地耳。且先主之言。亂世言之也。身處太平。惟宜安分守命。節儉所贏。不妨買數畝田。課耕自給。百尺之樓。不願其臥也。且登甘爲曹孟德謀縛呂布。而拒孫策。卒之遷守東城。江西之士盡蕪。江西北非今之江西也。蓋希荀攸賈詡之列。猶不可得。先主豈真許之。登之爲人。余所不取。

田宅之買賣出入。不過消息於四五十年之間。遠之在孫。近之在子。甚則自身得之。自身失之。往來之機。天道而人不能強者也。置田舍所以自給。苟足粥蔬。不必刻苦經營以求多。亦不必成方。但取得麥稻以供口食。仰事俯畜而已。以賤值獲良田。尤不可存此見。彼棄田者自出窘促。多一錢可濟一錢之用。或不足而棄田。亦不可以瘠田而待重價。蓋棄田非因負債不可。卻必將得貨。別爲生理。負債有子錢。一日不償。則積累一日。待一年而田價未必增。子錢轉益累矣。棄田生理。必自度貿易之才。操守之節。不然與其求勝。不若自損日用之費。仍存田地。吾見棄田生理者。每虧折以速其貧。或有費在手。不知營運。鮮衣美食。數年而至於丐食焉。殊可悲也。余丙午丁未間。止有田二百畝。而負債甚多。乃以賤值棄其半。一朝而負債悉清。如居荆棘中得出。又如陰雨數十日。忽見日光。大快者。竟日。已而與兩弟析之。得田三十畝。乃損其衣食。減其應酬。舌耕鋤口。今二

十年。且有所餘。當時有爲余謀畫。令棄此三十畝。或棄其半。以積麥稻。取利。或借人得子錢。較田所獲爲多。應不自苦。余思積麥稻。取利。非己智力之所勝。借人得子錢。非安穩法。人宜用其所長。不可用其所短。筆耕舌耕。己所長也。立意守此田舍。以至今日。向令戀田而不償債。棄田而別營生理。必至一無所成。不知作何落拓光景矣。後人宜念此。

陸稼書先生撰崇明老人記云。崇明縣中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並爲富家奴。及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卜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周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大疎。復擬每日一家。周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周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擲蒲。四子知其所往。隨

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並屬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張志淳南園漫錄云。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恐身後卽耗。煩爲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貲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勗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予。托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饒。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可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志淳雲南永昌府人。書作於明嘉靖間。

閻百詩年四十四。自稱眷西老人。引杜少陵詩爲證。余四十五亦稱老人。本百詩也。且古人恆言不稱老。爲親在而言也。余無父母矣。自稱曰老人。所以自勸也。

講壇

李遐叔弔古戰場文研究法

唐文治

甲 原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悲風日
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銜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
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爲
路。寄身鋒刃。腦髓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
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
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
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息
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鬢。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
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屈。
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

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人寂
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
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
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
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
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
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
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
疑。悄悄心目。寢寐見之。有莫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
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
何。守在四夷。

乙 研究法

(一) 層次

方望溪先生論文。引周易云。言有物。言有序。有物者。窮理奧也。有序
者。分層次也。劣手作文。譬諸鄉愚述事。指東話西。莫明其意旨所在。語無

層次也。故初學先宜分清層次。此文自首句至天陰則聞止。爲第一段。虛冒到題。傷心哉。至嗚呼噫嘻止。爲第二段。言戰禍所由始。吾想天至勢崩雷電止。爲第三段。言戰事正面。至若窮陰至可勝言哉止。爲第四段。入戰場。鼓衰兮。至有如是耶止。爲第五段。仿楚辭九歌句法。寫足戰場慘酷之狀。吾聞之至功不補患止。爲第六段。本可接入弔意。偏推開作唱歎法。俾局勢開展。文氣紆徐有致。末段始實寫足弔字。揭出命意。層次井然。後代詞章家文。每多蒙頭蓋面。當以此法矯之。

(二) 練辭選韻

首段橫空而來。蒼蒼莽莽。包括天地人物。曲盡寫景之妙。盤旋作勢。點出古戰場。格外有力。已於讀秋聲賦中詳論之。二段文教失宜五句。語含諷刺。深得諫諍之旨。三四段選韻尤響亮。五段純係國殤篇神韻。筆端有欲恨聲。七段悱惻纏綿。愁慘欲絕。雖善戰者讀之。亦當流涕。可謂性情中至文。還叔自負。文過於蕭頴士。洵非虛也。惟二段用吾聞夫。三段用吾想夫。六段用吾聞之。句調重複。牧用趙卒鼓在周逐獫狁之前。時代倒置。然此小疵。不足掩大醇也。

(三) 命意

老子道德經云。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此語實含天地生生之德。左氏傳敘戰事。於誅戮人命多用隱藏之法。亦以養人不忍之心也。昔人謂還叔因藩鎮之禍而作此文。然按二段云四夷云戎夏。三段云胡兵。四段云強胡。六段連言匈奴。而結末又云守在四夷。自當指戎禍而言。

唐初兵力極於西域。將士征役之苦。百姓運輸之勞。流離之慘。殆不堪言。故還叔此文。極意諷諫。與賈君房詆珠厓對蘇子瞻諫用兵書。可稱三絕。孟子痛戰國時爭地爭城。殺人盈野。特大聲疾呼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於今之事君者與我善爲戰兩章。發明仁人不嗜殺人之意。千載而後。皆當深體其苦心孤詣。廣爲宣傳。故吾輩今日作文。尤以感動人心爲第一要務。凡屬此等文章。宜盡力提倡。涵養不忍之心。或可救世界之殺機乎。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研究法

唐文治

甲 原文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兼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絮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絮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輩從。有陳

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潔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瑣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激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外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摻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

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乙研究法

(一)分段法

自首句起至江西詩派者也。止爲第一段總冒。敘桐城派權輿論語。言樂所謂始作翕如也。自姚先生晚起至桐城姚氏者也。止爲第二段。敘桐城宗派。流行於江西廣西湖南。落到本題。條理秩然。所謂從之純如。嫩如也。自當乾隆中葉起至末爲第三段總結。因粵匪之亂。以慨嘆出之。所謂繹如也。以成。此等布局法度。最清晰。易於學步。

(二)段落中變化法

如敘江南江西廣西湖南四小段。每段皆變化。若強使整齊。則呆滯矣。此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得來。

(三)前後呼應法

如後段大結束。回應中段江南江西廣西湖南。一絲不亂。有鼓舞飛動之致。此從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序得來。

(四)全篇大意

此文不僅為表揚桐城派。蓋文正與歐陽小岑有舊。為此文以塞其悲。此文傳則歐陽生亦傳也。

(五)本篇性質

昔吳攀甫先生謂曾文以韓文為表。以歐文作骨。而黎蕤齋先生評曾文云。歐公而後。一人而已。余謂此篇純學歐文。惟歐文運氣較緩。此文運氣較急。

又昔人論文派諸作。如陸祁孫七家文鈔序。吳南屏與筱岑論文派書。及此篇凡三。而此篇則遠出陸吳之上矣。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為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語文學

- 中國修辭學 楊樹達著 一冊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一元一角
- 中國聲韻學 姜亮夫著 一冊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五角
- 說文綜合的研究 顧藹丞著 一冊 三元
- 中國文字構造論 戴君仁著 一冊 五角

中國文學

- 中國文學 隋樹森譯 一冊 一元五角
- 古籍舉要 錢基博著 一冊 九角五分
- 國學研究 顧藹丞著 四冊 二元九角
- 中國文學史 劉麟生著 一冊 二元
-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著 一冊 二元二角半
- 中國文學批評 方孝岳編 一冊 一元
- 詞 劉麟生編 一冊 一元六角
- 詩 蔣梅笙著 一冊 九角五分

世界書局發行

世界學者介紹

陳石遺先生漫遊兩粵

陳松英

先生閩侯人。善詩文。長政治。於學無所不窺。而詩尤精奧。閩廓感國事。則激昂頓挫。可歌可泣。寫山水。則神工鬼斧。雕鏤萬狀。太倉唐蔚芝先生謂已臻詩家之神境。豈虛語哉。雖然。先生之詩所以能得此神境者。半由天才卓犖。豪氣凜然。又加以勤奮。亦半由先生好遊所致。古之詩人。如謝靈運。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諸大家。莫不好遊。昔太史公亦以遊名山大川。發爲奇偉文章。可見遊與詩文有莫大關係也。先生全書自敘。謂自放於山顛水涯。則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玩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如履舊遊焉。可見先生得力於山水。亦不少也。先生春秋八十。如在平常人。則必老態龍鍾。步履艱難。而先生則步行如飛。目力猶佳。聲音洪亮。雖登山臨水。尚與壯年人無異。可謂老而益壯者也。前年夏秋間。曾作華山之遊。上下山巔。未嘗氣喘。同遊者莫不羨先生之健也。本年四月。復應粵東中山大學之邀。與冒鶴亭先生不遠千里而去。全校師生。踴躍歡迎。盛極一時。詩壇之唱和尤多。可謂藝林之盛事矣。先生此去目

的。爲觀兩粵風光。以爲奇文偉詩。非純爲講學也。蓋先生羨羅浮勝景久矣。而桂林山水甲天下。亦久有遊志。因遂成行焉。聞粵當局得先生南遊之信。表示異常歡迎。抵粵後。中大校長招遊石碑新校。並請爲諸生講演。詩學於大禮堂。（見中山大學日報）近粵西主席黃旭初先生。得家人去函。復書云。石遺鶴亭兩先生。海內耆宿。文章泰斗。現承不棄。遠作桂管之遊。吾鄉文物。頓覺增輝。逸聽下風。曷勝榮幸。現已電粵歡迎。並妥籌招待云云。吾知先生此遊。觀羅浮之景。窺桂林之蹟。則必有更奇偉壯觀之詩文也。雖然。吾又知先生視兩粵經濟之困窘。察生民之凋零。亦必有感慨悲壯之詩文也。先生近詩有云。加餐不畏鱗多骨。又云。八旬老子氣猶龍。可見先生豪壯之態。不稍減於壯年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於上海旅次。

章太炎先生講學

章太炎先生在蘇州國學會講學已將年餘。近其弟子等復發起太炎先生講學會。其徵求贊助啓云。夫文中設教。兼隱居行義之材。次宗授

經。分儒史玄文之業。私家講學之盛。由來尚矣。况天方薦瘥之年。有日以陵夷之懼。處凝陰而望一陽。遇重險則思習坎。蜀文翁之石室。寧得闕如。魯申培之蒲輪。固其宜矣。我師餘杭先生。鑿飲墳典。枕藉經史。極高明而道中庸。繼往聖以開來學。非游夏之能贊。已遐邇所共知。今者卜築吳中。優游世外。林泉頤養。山水逍遙。潛龍無躍淵之情。銅山有應鐘之力。粵中遠聘。白下矚迎。某等念禮有來學之文。古無住教之法。果行育德。擊蒙之大方。居賢善俗。達人之雅志。思啓講壇。尼其行色。就伏生而受書。招兒寬以都養。平量舊業。開濬新知。於以衍厥薪傳。烝我髦士。先生諾之。而未舉也。諸公領袖名流。主持至計。或雅誼聯乎縞紵。或神交勞於夢寐。所願話言肇錫。聲氣遐通。高呼答衆山之鳴。一諾來千金之助。俾鷓湖鹿洞之風。雖陽岳麓之緒。昔非專美。今有繼人。豈獨一方一人之幸。抑亦舉世之慶矣。此爲啓。

發起人 吳承仕 黃紹蘭 姜寅清 錢紹武 李希綱
 王乘六 錢玄同 繆 篆 李崇元 潘芝龍 嚴慶祥 施福綬
 朱希祖 景耀月 馬根質 王頌平 金 震 吳契寧 黃 侃
 黃雲鵬 孫至誠 戴增元 徐 澂 汪柏年 汪 東 馬宗薌
 邵祖平 王 睿 朱學浩 沈廷國 曾 道 潘承弼 徐 震

經濟學

- 經濟學概論 唐慶增著 一册 精裝一元七角半 平裝一元四角
- 經濟學大綱 郭大力譯 一册 三元七角半
Ely: The Outlines of Economics
- 經濟學原理 林秉中譯 一册 一元七角半
Ely & Wicker: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經濟思想史 詹文滄譯 一册 二元
Spann: History of Economics
- 歐洲經濟史 王亞南譯 一册 三元二角半
Knight: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 蘇俄計劃經濟 黃 卓著 三册 各二元二角半
- 合作經濟學 壽勉成著 一册 六角
- 農村經濟 唐啓宇著 一册 六角
宋希岸著 一册 六角
- 財政學大綱 李百強譯 一册 二元五角
Piehu: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 戰時財政 衛挺生著 一册 一元二角半

世界書局發行

鄭偉業 李希泌 諸祖耿

世界學術消息

汎太平洋學會年會在滬舉行

申時社本埠訊 汎太平洋學會五月二十八日午在禮查飯店開會改選會長及其他職員。並請前外交部長王正廷演講「華僑對世界之貢獻。」茲誌各情如下。

昨日到會者計有陳光甫。王正廷。郭秉文等百餘人。首由前屆會長王正廷報告會務。次即改選本屆職員。選舉結果仍由唐紹儀繼任名譽會長。王正廷繼任會長。旋由王正廷氏演講。略謂彼最近曾赴南洋爪哇蘇門答拉菲律賓濱等各地觀察華僑的歷史。猶似一首美妙的詩詞。華僑足跡所至。遍於太平洋沿岸各地。華僑向各地之移殖。數世紀來。仍在繼續進行。而未曾停止。華僑性格之特點。爲「向上」和「獨立」。此次南行觀察經過。覺南洋一帶。華僑之多。幾於每十五家土人中。卽有華僑與其交易之蹤跡。此可見華僑經商之普遍。此外在新加坡一地。五十萬之人口中。華僑竟佔四十萬人之多。故若一旦華僑勢力完全退出。則世界經濟遭受損失之大當可想見。又我國華僑雖多旅居國外多年。但其中華民族之固有特性。以及其對祖國之熱忱。卻未嘗稍減。華僑對世界幸

福之供獻。約有四點。(一)世界一般人跡稀少。環境惡劣之地點。華僑恆鼓其勇氣。以刻苦耐勞之精神。爲之開闢。而加以苦心經營。(二)繼之使荒僻之地努力從事生產工作。使成爲經濟繁榮之現狀。(三)對於各處水利交通等建設工作。華僑均曾有極大之助力。(四)華僑在海外者均以極和平真誠之態度。經營商事。絕未有任何不規則之行動。此實爲華僑最高尚之德性。而爲國際間所共知者云。

中國紡織學會五屆年會之詳情

五月二十九日報載 中國紡織學會第五屆年會於五月十九日在山東濟南舉行。到會會員。有朱仙舫。張迭生。朱應奎。龔滌凡。李錫釗。耿心一。邱先庭。趙國良。盧統之。苗海南。智清琳。陳守一。蔡柱瀾等五十八人。來賓有山東建設廳廳長張鴻烈。省黨部代表王潛。市政府開市長代表李德。魯豐紗廠董事長祝雙臣。成通紗廠總經理苗杏村。仁豐紗廠經理馬伯聲。及山東各界。並各省紗廠織工廠代表唐君遠。蔣柯亭。支達銓等五十餘人。茲分誌各情如下。

各界歡迎 上午山東各界就青年會開歡迎會。由厚德貧民工廠

廠長周百朋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畢。韓主席代表張建廳長及省黨部代表王潛等先後致辭。詞長從略。下午二時即就青年會開第五屆年會。公推朱仙舫。盧通之。黃炳奎。為主席團。行禮如儀。主席團致辭。邱先庭報告會務。盧統之報告籌備年會經過。趙國良報告保管基金事項。耿心一報告會計事項。議決下屆年會在漢口舉行。

通過提案 (一)呈請政府增加棉貨進口稅。以所增稅款為基金。發行棉業公債。救濟紗廠。(二)呈請政府劃定棉紡區域。俾集中都會紡廠酌遷過剩紡錠。或創辦新廠於規定區域。(三)呈請實業部籌設紡織機械製造廠。健全紡織工業。(四)紡織學會應設顧問及設計部。以利紡織工廠。(五)呈請實業部釐訂紗布品質標準。並設所實行檢查。(六)呈請政府制定獎勵植棉條例。增進產量與品質等十一條。宣讀論文。

選舉結果 選舉執行及監察委員。計朱仙舫。黃炳奎。朱公權。陳守一。盧統之。黃雲駁。苗海南。沈卓民。伍尙武。王子宿。汪孚禮。耿心一。傅道伸。陸紹雲。駱仰止等十五人。當選為執行委員。朱應奎。戴文伯。邱先庭。鄧禹聲。秦德芳被選為候補委員。趙國良。李錫釗。高事恆被選為基金保管委員。

公宴參觀 十九日午刻濟南棉業公會及商會就青年會公宴。申刻省政府各委員及各廳廳長就進德會公宴。張祕書長代表韓主席致辭。邱先庭致答辭。並演講政農工商學合作下之推進棉業談。二十日參觀魯豐。仁豐。成通三紗廠。及黃河鐵橋。午刻濟南全體紗廠就魯豐紗廠

公宴。西刻中國。交通。上海等銀行假銀行公會公宴。二十一日考察棉產。二十二日遊覽泰山並謁孔林。二十三日就兗州宣布散會。各會員感想所及。認為黃河流域所產之棉。在量與質的方面。均年見增進。而山東為尤著。且工價低廉。民性醇厚。實為發展棉業最良處所。黨政工商各界更能在互助原則下。相自合作。韓主席及各廳長。能善用政治力量推進事業。公正廉明。尤足感人云。

藝展古物裝運赴英

六月六日報載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已定今年十月初。在倫敦開幕。我國運會古物自經一度預展後。即於上月中旬開始裝箱。以待原定本月六日由日到滬之英艦薩福克號裝載於八日啓航赴英。茲經記者探悉。因該艦已於昨晚由日抵滬。故已決定提前於六日上午將古物遷運登艦。七日晨啓旋離滬運英。茲分誌古物出國以前各情如次。

運英古物千零餘件 據該會駐滬辦事處負責人語中央社記者。謂此次運英展覽古物。計八十七箱。一千零念二件。又乾隆御用傢具四箱。目錄案卷及照片等二箱。共計九十三箱。該項箱籠。均係特製者。內部六面均裝有彈簧。即使搬運時稍有不慎而碰撞。箱內古物。亦不致損傷。且對空氣之隔絕。亦頗縝密。如遇氣候寒熱燥濕之時。書畫織繡等類性質脆弱之古物。亦不致受惡劣影響云。

鄭天錫氏先期到達。此次古物運英展覽我政府除特令鄭天錫氏爲特派員赴英主持一切外。並由該會秘書唐惜分故宮博物院科長莊尙嚴二氏。隨同該艦赴英。惟鄭氏則須於十一日乘大英輪船公司拉傑普塔娜郵船啓程。預計下月十八日可抵倫敦。惟英艦薩福克號則因行程較緩。須七月二十六日始克抵達。故鄭氏當較古物先抵達倫敦也。

鄭定今晚宴英艦長。鄭天錫氏爲聯絡感情起見。定於今晚在假南京路新雅酒樓。招待薩福克號艦長曼納斯。指揮官懷塔克及其他高級人員。鄭氏已於昨日下午三時由京來滬。教部雷司長震。亦擬於今日上午趕到。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外交部駐滬辦事處科長趙鐵章。招商局業務主任韋煥章。暨唐惜分莊尙嚴等。均被邀請作陪。約共兩席云。

接洽古物裝運手續。昨日下午。該會秘書唐惜分先後往海關及巡捕房接洽免驗放行及押運諸事。並擬再赴薩福克號作一度視察。

唐兼出席教育會議。古物出國。約須一年。返國之期。當在明年五月底。唐惜分氏除隨同古物往返外。並將代表我國教部。參加於八月間在倫敦牛津大學舉行之世界教育會議云。

陳列玻璃櫥捐贈博物院。古物運英後。本埠仁記路該會駐滬辦事處即將結束。今除在預展會期中租借之傢具。均已退租外。其用以陳列古物之玻璃櫥八九十架。則均贈與故宮博物院。暫存天主堂街倉庫中云。

又六月八日報載。我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之古物。

業於昨晨七時十五分。由英艦薩福克號裝運出國。該會秘書唐惜分。故宮博物院科長莊尙嚴二氏均同行。昨日黎明。停泊於楊樹浦路招商局碼頭之英艦薩福克號。即升火待發。六時半。唐莊一行到達碼頭。當即偕同前往送行之溫源寧。邢克良。樊明五。王家祥。關可貴。暨唐惜分夫人等登艦。莊唐二氏在艦尾各佔艙房一間。該艦雖屬軍艦。然旅行設備尙見完善。該二艙隔室即爲休息室。足爲途中閱讀書寫之用。參觀一週。因啓旋在即。唐莊即與送行者互道珍重。於艦前握別。教育部總務司長雷震。則於七時許到達碼頭。至英艦離埠後。始各散去。據唐惜分氏語記者。該艦行駛原甚迅速。惟爲古物安全計。速行恐受風浪之顛簸。故將減低速率。預計十日晨可達香港。七月下旬抵英國。樸茨茅斯云。前司法行政部次長。現英倫藝展我專員鄭天錫氏。五日來滬督運我古物運登英兵艦啓運出國。並代表政府與英前派專員及英薩福克兵艦艦長官佐等聯歡。特備宴款待。昨古物已出國。鄭氏當仍返京辦理出國手續。據鄭氏行前語記者。本人此行除奉命參加我古物在英倫藝展外。並代表政府出席國際刑罰會議。關於古物出國後責任問題。政府已早商定。本人因國際刑罰會議出席委任書。尙未奉到。出國手續尙未辦妥。故須晉京將前事辦理清楚。明日重來滬上乘拉萊普達拉號輪出國云。

胡愈之葉聖陶等發起中國語言學會

六月六日報載。胡愈之。夏丏尊。葉聖陶。舒新城。陳望道。曹聚仁等。

最近組織中國語言學會。研究關於語言的學術。以促其發展。業已組織籌備委員會。擬訂簡章。現正積極徵求會員入會。以擴大其會務。將來關於我國語言的學術。行見漸臻普遍。以打破目前百里之外。方言各異之畸形現象。該會對於手頭字之推行。亦為其最大之任務。實為我國語言學前途之一顆明星。現籌備委員會會址。設在上海拉都路敦和里五十九號。將其緣起及簡章。分誌如下。

緣起 我們最近想聯絡同志。研究關於中國語言的學術。共同來促進中國語言的發展。前經推舉籌備委員胡愈之。葉聖陶。陳望道。夏丏尊。舒新城。曹聚仁。樂嗣炳七人。組織籌備會。迭次商量進行事項。並擬訂中國語言學會簡章一份。歡迎對於語言學極有研究之同志。參加本會共同研究。(下略)

簡章 中國語言學會簡章草案。一、本會定名中國語言學會。二、本會宗旨在聯絡同志。研究關於語言的學術。促進中國語言的發展。增加中國語言的功能。三、本會工作。分為下列各項。(甲)研究批判。(乙)調查搜集。(丙)報告討論。(丁)編輯出版與創導推行。四、本會工作對象包括。(甲)語言的聲音符號。(文字)意義。(乙)語彙。語法。修辭。(丙)語言理論及歷史。(丁)語言藝術。(戊)語言教育各門。五、凡贊成本會宗旨願參加本會工作的。由會員兩人以上的介紹。經理事會通過。都得做本會會員。六、凡贊成本會宗旨。願捐納會費一百元以上的。無論個人或團體。由本會會員介紹。經理事會通過。都得做本會名譽會員。七、會員有下列各

義務。(甲)就自己專門研究範圍。擬定專題。從事切實有用的工作。(乙)遵守本會議決案。(丙)每年納會費兩元。八、會員有違背本會宗旨或議決案的行動。經會員舉發。得由理事會。四分之三的多數。議決宣布除名。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任務如下。(甲)決定工作綱領。(乙)宣讀論文。(丙)選舉理事。遇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召集臨時大會。十、理事會由會員選出理事十一人組成。每日舉行常會一次。任務如下。(甲)執行會員大會議決案。(乙)通過會員及名譽會員名單。(丙)分配會員工作。(丁)處理其他一切事務。十一、幹事部。由理事會互推總幹事及幹事二人組成。任務如下。(甲)處理文件。(乙)處理出版事務。(丙)司理本會財政出納。(丁)其他經常事務。十二、專門委員會由理事會議決分門組成。十三、本會章程經成立大會通過。發生效力。修改權屬於會員大會。

本市教育界人士組織父母教育研究會

六月十一日報載 本年八月一日起。我國各地。一致舉行兒童年。業由政府規定並頒佈在案。上海市教育界一部份前進人士。以提倡父母教育。實為提倡兒童幸福之重要關鍵。故即於五月間。着手組織父母教育研究會。並已於昨晚。在狄思威路五賢坊趙邸。舉行父母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頗引起社會一般之注意。該會發起人。為華東教育會總幹事趙傳家。中華慈幼協會幹事陳征帆。上海工部局荊州路小學校長胡

福蔭市教育局專員周君尙等。其辦法係集合十對青年夫婦。於每月之第一星期三下午開會。討論各種實際的父母問題。假現代父母月刊爲言論發表機關。隨時將其研究之所得。報告於公衆之前。藉期集思廣益。喚起熱烈之討論。產生實際之行動。而收提倡兒童幸福之實效。除開會討論外。該會又計劃至各處參觀模範家庭。觀摩比較。研究得失。藉爲組織模範家庭之參考。該會舉行成立大會之夕。出席者爲光華大學附中教授陶紹淵與廖家濤女士。工部局北區小學校長葛鯉庭與顧靜仁女士。上海貧兒教養院院長郭大雄與章小明女士。時兆報館編輯梅晉良與李敬德女士。市教育局專員周君尙與松雪小學校長葉華女士。工部局荊州路小學校長胡福蔭與朱端芳女士。華東教育會總幹事趙傳家與張荔金女士。中華慈幼協會幹事陳征帆與上海慈幼教養院院長姚淑文女士等。其中除陳征帆與姚淑文女士爲友誼兼同工關係外。其餘皆屬青年夫婦關係。在成立會中。曾討論並通過該會簡章。並決定此後將依次研究「兒童訓練」、「兒童衛生」、「好習慣」、「兒童的服從」、「兒童的發脾氣」、「兒童的懼怕」、「兒童的好哭」、「兒童的用錢」、「兒童玩具」、「兒童性教育」諸重要問題。下次開會日期爲七月三日。在胡祖蔭夫婦家中舉行。茲錄其簡章如後。

父母教育研究會簡章。第一條定名。本會定名爲父母教育研究會。第二條宗旨。本會以研究父母教育。改進兒童生活爲宗旨。第三條會員。凡贊成本會宗旨。經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並經全體通過者。得爲

本會會員。(在創辦時期。本會會員暫以二十名爲限。)第四條會費。本會不收會費。如有必需時。由全體會員臨時規定分攤之。第五條集會。本會於每月第一星期三下午六時半。舉行常會一次。每次常會由十分之一會員輪值召集作東。主持開會一切事宜。並負責整理研究之結果。第六條通訊及言論發表機關。本會特約中華慈幼協會現代父母月刊社。爲本會之通訊及言論發表機關。第七條紀律。本會每次開會。會員均須出席。其有特別事故者。亦須先期請假。如連續三次無故不到。即以自動出會論。另以新會員遞補之。第八條附則。本簡章如有未盡善處。得經會員二人以上之建議。由全體斟酌修改之。

中國計政學會第二屆年會情形

六月十一日報載 中國計政學會。於昨(九)日上午九時。假勵志社開第二次會員常年大會。向大會報到者三〇二人。計到會員汪逢楠。王昉。狄夢奎。張競立。陳長蘅。季求敏。葉兆昌。傅况麟。李滋懋。衛挺生。楊春和。趙德馨。朱君毅等二二三人。及來賓王用賓。陳大齊。陳之頌。張蓬生。許超。龔德柏等。由常務理事楊汝梅。張競立。王昉組主席團。首由楊汝梅報告會務。略謂本日爲本學會第二次常年大會。報告會務之前。有應向大會聲明者約有五點。(一)本日招待不週之處。希望大家原諒。(二)本會係一平民化之學術團體。會員負擔。每年只交會費二元。惟會員散居各處。對會費亦有遲交或忘交者。希望到會會員即交。以憑入賬。(三)凡

私人組織之學術團體。其重要任務。在補充政府文化事業之一部份缺陷。此種學術團體愈多。愈足促進一國學術之進步。希望本會各大專家。均能將平昔研究之專門問題。隨時撰為論文。提交本會。以增加本會成績。(四)學會之討論研究。均在平時國內各大學會。大都於年會時。請提出論文之會員多人。到大會宣讀。表示一年成績。現重要論文有二十餘種。不在大會宣讀。特將各論文印刷成冊。隨時分送會員。參考討論。並贈送各來賓。藉作紀念。(五)各會員一年來之討論研究。異常勤苦。在此大會宜有以慰勞。故本會特定有會舉之聚餐遊覽辦法。亦含有慰勞之意。至會務發展經過。本會於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正式成立。其組織之目的有四。1. 中國之計政問題。關係複雜。須集合各專家之各種學識共謀改進。2. 交換智識。以充實個人學識。3. 融貫學識與經驗。4. 求科學之真理。以化除學派偏見。本會成立以來。故發展極速。二十二年開成立會時。祇有會員一六〇人。二十三年五月開第一次年會時。已有四六三人。本年開第二次大會。已有會員七六五人。已於開大會前。將新增會員呈報南京市黨部及社會局備案。組織人數。依會章第十三條。選舉理事二十一人。候補理事九人。又依會章第十八條。由理事會公推國民政府主計長陳謨士。教育部長王雪艇。司法行政部長王太蕤。青島市長沈成章諸先生為本會名譽理事。本年度內又由理事會公推審計部長李元鼎。中委兼計政學院主任王陸一兩先生為本會名譽理事。而本會發展迅速。有賴於各位名譽理事領導並指示者甚多。又依會章第十九條。由理

事會聘請文書。會計。庶務。交際。稽核各幹事共十八人。由常務理事聘用文牘員。庶務員共六人。工作成績。本會學術事業。以講演討論及刻行會員論文為主體。本會第一年學術事業。以講演為主。曾開學術講演大會五次。第二年因會員已遍於全國。欲使各地會員隨時得到交換智識之益。乃改以印行各專家之論文為主。然亦曾開學術講演討論大會兩次。一年來各專家提交本會之重要論文。已有二十餘種。經費收支。本會一切均採用經濟主義。期以最少勞費。獲得最大效果。關於輕費之開支。尤為特別節省。向未開始募集捐款。除開支外。已有相當之餘額為基金。此後祇須各位會員均能分期繳納年費。即可使本會之經濟基礎。十分穩固。然本會過去能得此結果。亦有下列原因。(一)本會辦事人員均係名譽職務。並無薪水開支。(二)本會會址。暫設於本席住宅內。並無會所經費。(三)本會會員。常有自印論文捐送本會。隨時隨事。均藉人的力量。金錢僅作為一種補充工具。但此後學術事業。深望本屆新選各位理事。共同籌劃。並請本會各位名譽理事。及本日到會之各機關長官及代表。隨時加以指導贊助云云。繼由王昉報告選舉結果。略謂根據本會簡章第十六條。本會理事及候補理事每年改選五分之一。均得連選連任。理事會於常年大會一個月以前。加倍開擬候補理事名單。連同選舉票分送各會員選舉之。但亦得選舉名單以外之會員。前項選舉結果。由常務理事於開常年大會時報告。故本會決定五月六日發票。六月一日開票。結果。衛挺生。熊仲韜。陳長蘅。王向榮。端木傑。林兆麟。李文伯當選為理事。劉

鵬、閻湘帆、吳大鈞當選為候補理事云。次由市黨部周伯敏、考委會長陳大齊等演說。繼即舉行攝影。至十二時聚餐。至下午一時。各會員及來賓謁總理陵。並參觀中山文化教育館等。盡興而散云。

全市初教研究會成立

六月十四日報載 全市初等教育研究會於昨日下午一時在務本女中舉行成立大會。討論部頒各項研究問題。即晚由潘局長宴請出席代表。以資聯歡。各情分誌如下。

到會人員 計到市教育局潘局長。科長曾繩點。督學謝恩泉。專員胡叔異。周尙。科員張子陶。專家會員陳鶴琴。董任堅。沈百英。及各區代表顧蔭千。許書紳。陳科美。錢選青。閻振玉。盛振聲。章樹欽。盧冠六。王梧鈞。柴子飛等六十餘人。由潘局長主席。周龍光紀錄。

主席報告 行禮如儀後。主席報告。略謂本市原有全市小學教育研究會之組織。嗣因教部通令各省市組織各級初等教育研究會。市教育局即將前小學教研會改組為全市初等教育研究會。最近曾將部頒各問題分組作初步之研究。並由教局聘請專家會員協同審查。提出今日大會從詳討論。至討論方法因問題繁多。費時頗久。為節省時間起見。對發言者不能不加以限制。如無異議。即照審查報告原案通過云云。

專家意見 次請專家發表意見。(一)陳鶴琴謂今日為研究結果之總審查。應先由各組主席分別報告初步研究之情形。再由大會逐項

審查通過。(二)董任堅謂審查各種教育報告。應有一個標準。再加以審查。比較便利。(三)沈百英謂關於課程行政兩組研究意見。應逐項加以說明。教學設備兩組問題瑣碎。研究費時。如無特殊意見。即可大體通過。必要時可組織委員會。

各組報告 各專家發表意見畢。即開始各組報告。計(一)沈百英報告課程組研究情形。(二)盧冠六報告教學組研究情形。(三)許書紳報告設備組研究情形。(四)盛振聲報告教育行政組研究情形。

審查結果 各組報告畢。即開始審查及討論。計課程教學設備行政四組研究意見。都數萬字。經主席逐項提出討論。會員發表補充及修正意見甚多。至六時許。始全部審查修正通過。晚七時潘局長在務本宴請各專家及各區出席代表六十餘人。席間對初教問題。互有討論。十時許始盡歡而散。

中國兒童文化協會舉行成立大會

討論會章發表成立宣言

選舉黃寄萍等為理監事

六月十七日報載 中國兒童文化協會。於昨日下午二時在大陸商場申報補習學校舉行成立大會。討論會章。通過提案。選舉職員。並發表成立宣言。各情分誌如次。

出席會員 計到胡叔異。陳濟成。周尙。魏冰心。黃寄萍。林蔭。孫育才。

黃警頑、袁鼎昌、趙筠、呂伯攸、倪錫英、白桃、邵鳴九、俞頌華、錢選青、董純才、閻振玉等會員百餘人。市黨部代表王龍章出席指導。

開會情形 下午二時開會。主席團陳濟成、胡叔異、黃寄萍、邵鳴九等。紀錄白桃。總幹事孫育才。黃警頑行禮如儀後。首由主席致開會詞。林蔭報告籌備經過情形。次請市黨部代表王龍章致訓詞。胡叔異、周尙等演說。次討論會章。通過提案。最後選舉職員。攝影散會。

通過提案 (一)定期出版會刊。(二)訂定分會章程各地會員組織分會。(三)定期舉行兒童書報展覽會。(四)置辦兒童書報車。(五)派員參加籌備上海兒童年開幕大會。(六)定期舉行座談、參觀、野遊、聚餐會。(七)籌設各地兒童通信社。編印通信雜誌。(八)組織兒童流通圖書館。(九)編輯大衆用書組織編審委員會。(十)請求政府補助經費。(十一)固定本會會所。

選舉職員 計當選理事者黃寄萍、陳濟成、林蔭、白桃、孫育才、何公超、黃純才、魏冰心、胡叔異、周尙、王龍章、袁鼎昌、倪錫英、黃警頑、錢選青、徐應昶、陳配德、李楚才、宋易十九人。當選監事者閻振玉、馬崇澄、趙筠、俞頌華、范雲六五人。

成立宣言 在我們國裏。兒童一向是被遺忘掉了。他們是大人的附屬品。是大人的玩物。他們沒有自由。沒有教養。大人所給他們的。一是打。二是騙。三是教他們完全屈服做奴隸。有錢的公子小姐。在家裏享福。做玩物。有一些在書堆裏做書獃子。沒錢的在人家放牛做工。游馬路。做

小叫化子。再不然。給父母們賣了或丟棄了。大人所給兒童的。是一個慘酷的世界。奴隸的世界。欺騙的世界。恐怖的世界。可是現在政府已經正式宣佈。從今年八月一日起開始兒童年。而且擬定保護兒童的辦法了。此後。這個世界是屬於兒童的了。我們要打破大人所造成的世界。把兒童解放出來。特別是解放他們的手和腦。來創造新的兒童世界。在兒童的世界裏。只有公道。沒有慘酷。只有自由。沒有壓迫。只有創造。沒有因襲。只有人中人。沒有人上人。他是一個自由、平等、互助、自衛衛人的世界。這個世界並不是少數兒童的。而是大衆的兒童的。我們萬萬不要只顧這一部份。而遺忘了那一部份。我們純正爲兒童文化服務的人。應該一致的聯合起來。爲這個新的兒童世界來努力。來建設這個世界裏的兒童文化。我們並不是替兒童建設好了。來使兒童享福。而是化成兒童世界裏的一份子。來參與這項工作。我們是兒童世界的一個活細胞。來幫助兒童世界生長。我們當前所要做的工作。是推進一切兒童文化建設。研究一切兒童問題。研究兒童教育。創造兒童科學。兒童文學。兒童藝術。增進兒童健康。提高兒童娛樂等等。我們在目前一方面把一切舊有的兒童文化。重行加以估價。一方面創造兒童世界裏最合理化的兒童化的兒童文化。謹此宣言。

留美學生發起組織全美中國學生會

六月十八日報載 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學生會最近發動組織

全美中國學生會除分請全美各學校中國學生一致參加外。並函本埠寰球學生會轉告本年留美同學。茲探誌各情如次。

函寰球學生會 芝加哥大學中國學生會籌備全美中國學生會主席馬祖聖函本埠寰球中國學生會云。逕啓者。敝會爲聯絡留美中國學生感情。並集合共同意志起見。特籌備組織全美中國學生會。業經各校同意。將於本年九月初旬開籌備會議於芝加哥萬國公寓。由各校選派代表出席。討論組織及工作等項。竊本年來美同學想必甚多。對全美中國學生會之組織。亦必贊同。或有重要建議。貴會主持留學事務。出國同學想多接觸。敢請費神代爲通告。俾衆週知。另附會議計劃等。請分發留美同學是禱。

函北美各學校 又該籌備會分函北美各學校中國學生云。敬啓者。芝大中國學生會前接去年美中中國學生夏令會。來函邀請參加本年夏令會一事。經由三月十六日全體大會討論。咸以按照目下留美同學分散情形。應擴大工作。組織全美中國學生會。以收全體聯絡之宏效。當經全體表決籌組全美中國學生會。並推定馬祖聖等五人。負責與各校聯絡。共同進行。商議結果。僉以全美同學組織之需要。凡我留美同學。俱有是感。決函達各校。建議本年夏季召集籌備全美中國學生會會議。

並提出具體意見數項。用供參考。希即召集貴校全體同學共同討論。素知我留美同學急公爲國。此會成立。實繫賴之。

籌備會議計劃 籌備全美中國學生會會議計劃。(一)名稱。定名爲籌備全美中國學生會會議。(二)時期。定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五日爲會期。(三)會議地點。定在芝加哥大學萬國公寓。(四)赴會代表。選派代表之方法。由各校中國學生會自行決定。至關於各校或各地中國學生會應派代表人數之規定。原有二法。其一以會爲單位。每會選派代表一人或二人。一則以各校或各地中國學生會之人數爲準。則若依前者。則人數衆多之學生會。其意見或不能由一二人完全代表。而人數較少之學生會或不能選派之困難。若依後者似較圓滿。(五)代表權限。起草及通過全美中國學生會組織章程。並選舉負責人員。附則。凡非代表之同學如願來會者。一概歡迎。並可享受各種節省費用及娛樂等特遇。惟須先函通知。俾便招待。

預定工作目標 全美中國學生會之工作目標預定如下。(一)統一對外宣傳。襄助外交。(二)切實研究國內問題。發行專刊。供國內學術機關之參考。(三)聯絡華僑。研究華僑問題。(四)聯絡各校學生會。溝通聲氣。

先秦學術概論

先秦學術，遠原於古代與宗教混合之哲學，又孔、老、農、墨諸家，皆富有社會思想，非深知古代社會之經濟組織者不能了解。本書特注重此兩點，探本求原，多發前人及時賢所未發；更精研近世社會學家之說，返求古代生活之環境，以相闡明學術之源流。此外解釋古書，獨具隻眼處尚數十條。全書共兩編：上編總論先秦學術之大概；下編分述各家學說之精義。誠學術史中之奇著也。

呂思勉著

精裝一冊

價洋八角

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出版

學術世界

第一卷 第三期

編輯人 陳柱尊
上海海格路一九五四號

出版者 學術世界編譯社
上海海格路一九五四號陳柱尊住宅內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所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售價及郵費

▼每月一冊 每月一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價洋	郵費		
		國內	香港	各埠
零售每冊	大洋二角	二分半	一角	五分
預定全年一份十二冊	大洋二元	三角	一元二角	三元

▼預定而委本局郵寄者郵費須同時繳足▲

本期呈奉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發給審字第一九五五號審查證。准予發刊。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封面	底面	文字前後
全	內	外	三十元
半	內	外	二十元
面	內	外	十元
四分之一	內	外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須用特種紙張及彩色印刷者。價目另議。凡連登半年者照碼九折。連登全年者照碼八折。欲登者請向上海大連灣路世界書局推廣科接洽。